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二)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劉子全書卷之十一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一 學言中

子曰易有太極

新本下云太極之說夫子只就二四六八與六十四中看出非實有一物踞其上也

周子則云

剛本作故濂溪曰

無極而太極

新本下有又曰

無極則有極之

轉語故曰

新本無

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

新本無也字

而

新本下有爲是

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

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

新本下云宜象山之斷新而訟也然借乎象山

知太極之說而不足以知濂溪也

丁丑

按是

年始以誠意已未發之旨示學者故學言中首此

河圖左畔陽居內而陰居外右畔陰居內而陽居外陽左陰右皆以內者爲主蓋陽生於陰陰生於陽也至周子圖太極左畔言陽之動而反以陰居內右畔言陰之靜而反

以陽居內將以內者爲主乎外者爲主乎內者生氣也外者僞氣也似與圖意不同雖各有取義而終以河圖爲正蓋河圖陽生於陰而周子以爲太極動而生陽河圖陰生於陽而周子以爲太極靜而生陰是河圖之二氣自相生而周子皆以太極生之也自相生則不必有太極若以太極生兩儀則太極實有一物矣爲此言者蓋擬夫子贊易之說而悞焉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按易傳天地定位一節乃造化陰陽配合自然之理非有所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而處之有定位也乃邵子圖之以爲此伏羲先天之易豈伏羲而後言易者天地不當定位水火不必相濟乎至帝出乎

新本無
乎字

震一章蓋序

造化四時八節之氣自元而亨利貞以時運旋其象有如

此者而邵子圖之以爲此文王後天之易豈文王以前言
易者不得有四時八節之氣乎若先天後天之說尤屬附
會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豈先天專以體言後天專
以用言乎總之易一而已作易者一人而已文王止以次
序自別於夏商而繫彖互有損益仍還之伏羲而止安得
別有所謂文王之易哉後人輒圖之而象之而種種穿鑿
附會之甚矣其闕於大道也

君子之於學也必大有以作之則八卦之義盡是矣然約
之不過存養省察二者而已如風雷火動氣也卽省察之
說而繼之以致役之坤省察之後宜存養也如澤水山靜
氣也卽存養之說而閒之以乾之戰存養之中有省察也
至艮以成終之後復轉而震貞下起元存養省察之功迭

運不窮又有無時而可息者此聖學之所以日進無疆與
又以對待之體言之則乾之健卽濟之以坤之順震之動
卽濟之以巽之入火之燥卽濟之以水之濕兌之說卽濟
之以艮之止一時並致交養互省有勿忘勿助之妙更何
先後工夫之可分乎後儒或言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婢
或言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未免落於偏指惟程子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庶幾其無弊與三條舊鈔不載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於人心爲最真故慈湖有心易
之說新本無此句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心之
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旣而遠取諸物如此大取諸天
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閒新本無無閒字無大無小
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聖人於道體指出一易字大是奇特只此一字將天地間有無動靜終始大小常變之故一齊托出天地間更有何事不該其中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爲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氣乎

宋儒之言曰道不離陰陽亦不倚陰陽則必立於不離不倚之中而又超於不離不倚之外所謂離四句絕百非也幾何而不墮於佛氏之見乎

新本無

或曰虛生氣夫虛卽氣也何生之有吾邇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

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
卽有卽無是謂太虛又表而尊之曰太極

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
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

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卽理也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
地人物得之以爲人物一也

一作天地人
物同得此理

人未嘗假貸於

天猶之物未嘗假貸於人此物未嘗假貸於彼物故曰萬
物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之統體而言蒼
蒼之天亦物也自太極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
各有一天也

舊鈔
不載

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
故人本天亦本人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曰上下二字截得道器最分明又曰道卽器器卽道畢竟器在斯道亦在斯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總從此句來

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新本虛故靈靈故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也蒙創見

合心意知物乃見此心之全體更合身與家國天下乃見

此心之全量今之言心者舉一而廢八也舉一而廢八而
心學岐卽淮南格物新建致知慈湖無意猶偏旨也新本無
天者無外之名蓋心體也

心生之謂性心率之謂道心修之謂教

此中庸三言註腳

天樞轉於於穆地軸亘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

太極圖說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成萬物物
鍾靈有人人立極有聖聖合德天地似一事事有屑節豈
知此理一齊俱到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
人與物亦復同得此理蠢不爲偏靈不爲全聖不加豐凡
不加齋直是渾然一致萬碎萬圓不煩比擬不假作合方
見此理之妙

凡事皆有始終由一言一動一呼一吸推之乃知天地有

大始終然始無所始當其始有終之用終無所終當其終
有始之用終終始始相禪無窮間不容髮總一呼一吸之
積

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惟太極圖說足以摹之西銘猶未

盡也

新本無

惟天太虛萬物皆受鑄於虛故皆有虛體非虛則無以行
氣非虛則無以藏神非虛則無以通精卽一草一木皆然
而人心爲甚人心渾然一天體也

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
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
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
之不淪於象數而道術始歸於一乎

或問理爲氣之理乃先儒謂理生氣何居曰有是氣方有是理無是氣則理於何麗但既有是理則此理尊而無上遂足以爲氣之主宰氣若其所從出者非理能生氣也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勿欺其次矣勿欺所以致明也

人寐時惟玄惟默可以證本心夢時忽起忽滅可以證習

心

心體渾然至善以其氣而言謂之虛以其理而言謂之無至虛故能含萬象至無故能造萬有而二氏者虛而虛之無而無之是以蔽於一身之小而不足以通天下之故逃於出世之大而不足以返性命之原則謂之無善也亦宜

二條新本無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賦畀之

非流行之外別有箇无妄之理也

陽明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

新本無

乾坤合德而無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日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造化之理

良知不學不慮萬古常寂蓋心之獨知如此故中庸一書極其指點曰不睹不聞曰不言不動曰不見曰無爲曰不

顯曰不大曰無聲無臭曰隱曰微曰聞曰無倚可爲深切
著明至周子始據此作太極圖說曰無曰靜通書曰誠無
爲而終之以良止之義

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卽是好
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卽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

無極而太極

二條新本無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發乎

新本云或問子

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

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
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

意何啻千里

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
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

是獨中真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

新本無此句別一終云蓋以表裏對待言

非以前後際言也今以重見分註各條

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卽中以求獨

體而和在其中此慎獨真方便門

新本作法

也後儒不察謂未

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既

思卽是已發

新本無八字

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

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

以獨爲動念邊事不爲無弊

新本爲作能

至湖南中和問答轉

折發明內有以心爲主則性情各有統理

有一作就

而敬之一

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等語庶幾不謬於慎獨之說

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爲第一議爲悞

新本無第一義爲四字

而仍歸

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

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徵性之善猶口有心善

有心不善故曰有性善與不善惟中庸以喜怒哀樂言之
人孰無喜怒哀樂者當其未發謂之中及其已發謂之和
乃所以爲善也惻隱之心喜之發也羞惡之心怒之發也
辭讓之心樂之發也是非之心哀之發也喜怒哀樂之未
發則仁義禮智之性也

新本無

陽明子言良知每謂箇箇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

又

新本作反不能信無又字

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

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中只是四氣

新本作時

之中氣

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

禪不窮人若無中氣

新本無中字

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

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明

新本無明字

目而視之不可

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故曰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嗚呼其旨微矣

性情之德有卽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卽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由中導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爲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導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爲兩在然卽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爲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卽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餘倣此

新本

無三字

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爲好樂也而溢爲樂怒也而積爲忿懣一哀也而分爲恐爲懼爲憂爲患

非樂而淫卽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
數減而忿懣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
非其心矣

陽明子曰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
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
亦自不難愚謂言語既到快意時自當繼以忍默意氣既
到發揚時自當繼以收斂憤怒嗜欲既到沸騰時自當繼
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爲循環
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卽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
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
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

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以學
照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
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讐新本無此二句而字用則字而杞柳楛棗之
說有時而伸也必矣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

新本有而字

言非以七情言也

新本

無此句○後首句下云原不以七情言而以四德言既云
七情何以減四既云四情何以喜樂二字犯重而又減爲
三乃知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之別名○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喜仁之德也怒

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

德也

新本下云人無一時離喜怒哀樂故道不可須臾離
若以七情云云至爲三見上註且聖人因畢世而無

怒也雖誅四凶不過與以應得之罪耳親戚既沒難欲哀
誰爲哀者是喜怒哀樂不必備人皆具而道有時而可維

也須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

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

而於

新本作其與下文異

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

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於時

爲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

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於時爲秋自其寂然而

止也

新本作愀然岑寂而止也

謂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

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於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

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

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真實無

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

後謂之德是也下云

喜也者仁之氣也於時爲春卽天道之元怒也者義之氣

也於時爲秋卽天道之利哀也者智之氣也於時爲冬卽

天道之貞樂也者禮之氣也於時爲夏卽天道之亨而謂之中卽五常之信如天道之中氣故一耳至此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而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

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

怒哀樂之發於外而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

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新本下云蓋以表裏言不

以前後際言也。見前自濼溪條註。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

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

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

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

此獨體一作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慎獨之學

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後中氣下云是故於喜怒哀

發之中見天命之本性而發而中節之和卽于此見焉。蓋

曰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謂之天下之大本自其所發

者而言謂之和謂之天下之達道中外一機中和一理故

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並不以前後際言也。四氣流行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卽日用間一呼一吸一作一自喜怒哀

止一衣食皆可取証而喜怒哀樂其象也。

樂之說不明於後世而性學晦矣

後其象也下云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嗔恚之

類畢竟有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不得以斷滅者爲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爲情緣分明有動有靜或又爲之調停其間曰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又曰終古發終古未發種種曲解終難合一於是執中之見者一有一無動成兩畔而作虛侗之觀者忽有忽無茫無下手大道始爲天下裂矣

以下特爲拈出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禮智該焉故樂者喜之餘氣哀者怒之餘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專指其盛者言盛者有餘之氣也如春之氣盛於夏秋之氣盛於冬也惟自樂而怒是相克之數然人樂極必生悲故王右軍云欣暢之下感慨係之關雎輾轉寤寐豈是涕泣之謂而曰哀於此益足發明中庸之旨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分明爲中庸傳

神蓋曰致中和而要之於慎獨云慎獨所以致中和而
子先言定之以仁義中正亦陰陽之外別無太極耳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

心中有意意中有知知中有物物有身與家國天下是心
之無盡藏處性中有命命中有天天合道道合教教合天
地萬物是性之無盡藏處

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新本作
二字

心爲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

念起念滅爲厥心病新本下云還爲意
病爲知病爲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

卽與之爲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卽與之爲
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卽與之爲真妄意本
無真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卽與之爲起滅心本無起滅也

故聖人化念歸心

歸新本作還下
云要于主靜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
不思絕無所爲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
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
思矣如官犯賊乃溺職也

思卽是良知之柄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動情熾而
念結焉感有去來念有起滅起滅相尋復自起新本有滅
自字人心出入存亡之機實係於此甚矣念之爲心祟也如苗
有莠

思積

新本有
而字

爲慮慮返爲知知返爲性此聖路也念積爲

想想結爲識識結爲情此狂門也

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毫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

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梟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並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只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孟子性善之旨反晦

新本無

性卽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

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卽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天道有氣盈朔虛積而成閏最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其在人心卽是一中趨出過不及之端如大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破斧東征皆處時勢之不得然而委曲旁

行以全其愛親敬長之心所謂過而不過也不然則聖人有死地矣後世如子莫之學不特尾生孝已恐自大賢以

下皆不免

新本不然下無

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爲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友人嘗啓予曰止爲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

古今性學不明只是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臧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與白對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

二條新本無

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

之動念邊事何邪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開於動靜則亦不得謂之知矣

獨之知卽致知之知卽本源卽末流也獨知之知卽知止之知卽本體卽工夫也

大學言至善中庸言至德至道至聖至誠及天載之至皆指出獨中消息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乎此者謂之到家漢

誠者天之道也獨之體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慎獨之功也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思字於慎獨之義更分明思曰睿獨體還明之路也故夫子於艮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慎之至也故又曰慎思之

天有四德運爲春夏秋冬四時而四時之變又有風雨露

雷以效其用謂風雨露雷卽春夏秋冬非也人有四德運
爲喜怒哀樂四氣而四氣之變又有笑啼哂訾以效其情
謂笑啼哂訾卽喜怒哀樂非也故天有無風雨露雷之日
而決無無春夏秋冬之時人有無笑啼哂訾之日而決無
無喜怒哀樂之時可知未發已發之說矣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程子

叔子

云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是以念爲心也朱子

云意者心之所發是以念爲意也又以獨知偏屬之動是
以念爲知也陽明子以格去物欲爲格物是以念爲物也
後世心學不明如此故佛氏一切掃除專以死念爲工夫
及其有得又以念起念滅爲妙用總之未明大道非認賊
作子則認子作賊

新本如此下止毋怪乎說
愈煩而旨愈晦也一句

程子言心指已發言之說亦本之大學大學言正心以忿
博恐懼好樂憂患證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
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
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

惻隱心動貌卽性之生機故屬喜非哀傷也辭讓心秩貌
卽性之長機故屬樂非嚴肅也羞惡心克貌卽性之收機
故屬怒非奮發也是非心湛貌卽性之藏機故屬哀非分
辨也又四德相爲表裏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發中有藏藏
中有發

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
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痛癢
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癢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晰

矣惻隱是知痛癢表明

明一
作德

禮之用和爲貴而以節爲體體陰而用陽也又曰忠信禮

之本也

新本下云故哀樂相爲表裏又曰喪禮忠之至也

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聖人以證禮本焉

智者良知靜深之體良知貫乎四德而獨於智見其體蓋深根寧極之後正一點靈明葆任得地處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貞下起元是天道人心至妙至妙處

仁統四端智亦統四端故孔門之學先求仁而陽明子以良知立教良知二字是醫家倒藏法也

天道八風之氣一一通之人心如風自東則雲滃而雨萬物資生自南則雨潤之後繼以日暄萬物長養自西則雲

斂而霽天道清肅萬物自長而成自北則重陰凝結氣乃
沍寒萬物自成而實四時各循其序八風適得其調分明
喜怒哀樂中節之象若動不以時或互相陵越或紛然颺
舉則八風皆能殺物而金氣爲甚金氣盛則雨澤不降萬
物受刑故西方之教行於中國道之賊也

日用之間嘗見得滿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無間否
行而不過其則各止其所否如此乃是切實工夫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惟心本
天是曰獨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心之幾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幾始著矣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
業

看大學不明只爲意字解錯非干格致事漢疏八目先誠

意故文成本之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極是乃他日解
格致則有意在乎事親等語是亦以念爲意也至未起念
以前一段工夫坐之正心位下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夫正心而既先誠意矣今欲求無善
無惡之體而必先之於有善有惡之意而誠之是卽用以
求體也卽用求體將必欲誠其意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齊其家又先之治國平天下種種都該倒說也此亦
文成意中事故曰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正所以明其明
德至以之解中庸亦曰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夫
文成之學以致良知爲宗而不言致中專以念頭起滅處
求知善知惡之實地無乃癡視良知乎其云大學之道誠
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此其供狀也看來果是大
學本文否

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爲意也無意之說不辨并夫子毋意
之學亦不明慈湖只是死念法禪門謂之心死神活若意
新本無禪門
句若作夫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

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圓等語此的傳慈湖宗旨也文
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
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
無新本
作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

形色天性也故大學之教歸於修身內之攝心意知物外
之攝家國天下此踐形之盡也新本
無

子絕四首云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疵不存了無端倪可

窺卽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
惟毋意故并無必固我自意而積成爲我纔說得私意今
意云私意是以念爲意也

獨體無朕著不得

一知字今云獨知是指下手親切言

新本

無

宋儒言乾坤二畫爲誠明誠立而明至明立而誠至故誠
不至則進之以明明不至則進之以誠互相鞭人上道也
中庸指出二字爲學問雙關鎖鑰如連環劫子永無敗著
凡事之不可言者皆其不可行者也故君子遇大事先謀
慮乃心必曰如之何如之何甚者書之於策而後行是以
動鮮敗績今也率意而行卽心口且不能自語安問
新本
其及於人乎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

博學五句是求放心無窮工夫

新本無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
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
之要在安民

以上丁丑冬日

化念還虛化識還虛化氣還虛虛中受命德合無疆理從
此顯數從此出河維天機一齊輻輳所謂宇宙在手造化
生心

知性者莫過夫子其曰性相近也亦指其生而可見者言
之非正言性也當時惟子貢智足以知之故曰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孟子七篇可謂精于言心矣

新本無

日用之間動靜云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飢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強我合道動成兩胖

德日慎小心時謹微

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若無事時存養不得力且就有事時省察有事時省察不得力且就無事時存養若兩者皆不得力只合查考存養是存養箇甚省察是省察箇甚此時搗出一箇本心便須不由人不存養不得亦并無存養可說且不由人不省察不得亦并無省察可說方是真存養真省察

心與理一則心無形理與事一則理無形事與境一則事無形境與時一則境無形無形之道至矣乎吾強而名之

口太虛

新本無

凡過生於誤然所以造是誤者必過也惡生於過然所以造是過者亦誤而已故過與惡每相因而過尤易犯過而不已卒導於惡君子惓惓於改過所以杜爲惡之路也

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人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言赤子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勸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先生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卽是知皆擴而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本旨

大學言明德卽是良知不必更言良知明明德遵其本明而止不必更言致也止至善者明明德之極則也而工夫乃始乎知止至於定靜安慮而得所止矣則知至矣知至

則明德之體渾然完復 而意於是乎誠心於是乎正推之
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而 明德明於天下矣故致知只是致
其知止之知格物只是 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如日致良知
則明明德又頓在何處 而并誠意正心之說不皆架屋而

疊牀乎

新本無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學問之宗心尚矣然心 一也而學或異有本心之學有師
心之學有任心之學本 心之學學得其心聖學也師心之
學索隱行怪自以爲是 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任心
之學則小人而無忌憚 矣

以上
成宣

佛氏止言一心心外無 法萬法歸空依空立世界何等說
得高妙乃其教門則忍 情割愛逃親棄君事事落邊際見

此又何等執著乃言空耶流遞既窮則云空本無空指一點識神認作本來人新本下有而又不起時隨識起滅時隨識滅時起時滅隨起隨滅卽謂之不起不滅幾何而不認賊作子乎至是則佛氏之言心可謂喪心之極

或云剛惡剛安得有惡惟過於剛則有之剛而不過卽是

柔克

新本無

人心本無惡近儒解克已不以去私言亦是然形氣之病獨非私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有已而後有物安得仁故克已復禮爲仁此是聖學宗旨不可草草看過

決機審慮患長與人周見利淡四者處事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箇工夫卻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北溪云情者性之動性乃靜乎意者心之發孰爲存乎

吳朗公

號御

云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

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予謂精神只是一箇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見有所不同耳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

朗公以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爲非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之說尚從佛學來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閒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

三條新本無

朗公云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是動靜判然二物也

曰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筭一線極澁忽處其動安可見
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
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
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真千
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也則公又云兩間可求惟
已七尺可問維心又云
不爲哀樂補有盈溢便是氣皆見道之言又曰嘗存此心
一編因勒以上諸語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
爲入門因合乾三爻深佩宋儒恭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
求已處亦篤信不疑因疑疑於克已閉邪謂不當作克去
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什聖一種擔當近裏之識亦自
犀利無前乃卓然躬行之君子也新本無

海門深病宋儒之學不提主腦蓋祖陽明也予謂陽明雖
說致良知而喫緊在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故曰明
善是誠身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

博文是約禮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此可窺其主腦所在

處後人便以良知爲主腦終是顧奴失主

新本無

學不可不講尤不可一時不講如在父便當與子講在兄

便當與弟講在夫便當與婦講在主便當與僕講在門以

內與家人講在門以外與鄉里親戚朋友講若是燕居獨

處

新本下有無可講時句

便當自心自講如何而爲食息如何而爲

起居如何而爲聖爲狂爲人爲禽有一時可放空邪纔一

時放卻便覺耳目無所施手足無所措大之而三綱淪小

之而九法斁

除夕訓子弟曰

新刻無此句註作除夕訓見章

君子謹身勿勿乎如不及

也平康之中有險阻焉衽席之內有鴆毒焉衣食之間有

禍敗焉

以上已卯

至哉萬物備我之說萬物皆備而後成其所謂我若一物不備我分中便有虧欠一物有虧欠并物物皆成滲漏如人身五官百骸有一官一骸之不備則衆官衆骸皆不成其位置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敬也一啟口而不敢忘信也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覲矣是謂喪心之人君

子惓惓於謹獨以此故也

新本無故也字

從前旬日皆落空忽忽從忙裏過或從憂裏怒裏過須得

陽和一轉方解此箇病痛不是小小

學者須是見道分明見道後方知所謂道不可離者不是我不可須臾離道直是道不能須臾離我

知言是學問入路養氣是學問進路惟知之至斯養之至後之至則知益至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本也誠者天之道也勿忘勿助敬之至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四條舊鈔不載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動於欲便就欲處體體得委是欲欲不可縱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消融而後已一念動於忿便就忿處體體得委是忿忿不可逞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消融而後已

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處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萬物統於我矣萬形統於身矣萬化統於心矣萬心統於一矣問一何統乎曰統於萬一統於萬一故無一萬統於一萬故無萬無一之一是謂一本無萬之萬是謂萬殊致一者體仁之功滙萬者強恕之說二乎一乎安乎勉乎

萬統於一其理易見一統於萬旨奧難明知萬者一所散見而一者萬所同然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正以處處此月故爾處處皆圓今以萬月之圓仰印孤懸之月曾無有二既無二圓是無二月既無二月萬川之月攝歸一體吾舉一川之月攝盡各川之月以一統萬旨正如此

統攝二字不作兩解

說一是一說仁是仁作何功能曰仁者純也純一不二是之謂仁仁外無一一外無仁非一不得言仁非仁何以得

一見有兩名祇是一物以之近裏以之著己合爲一體惟
一而已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純然不雜是爲一致

有萬物而後有萬形有萬形而後有萬化有萬化而後有
萬心以一心納萬心退藏於密是名金鎖鑰以一恕推萬
恕徧置人腹是名玉鑰匙持匙啟鎖強恕而行但見邦家
無怨終身可行止此一心是名大統會

三條新
本無

問恕曰恕己己所不欲勿施於己曰恕己焉己乎曰恕己
則盡乎人矣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
公於人者也曰請問其方曰不欲勿欲不爲勿爲近取諸
身一飲一食子臣弟友如斯而已然則古之爲方也強而
難子之言方也順而易乎曰以易始之以難竟之斯可矣
應事接物儘有差處只是心麤也淺深不得其度緩急不

得其宜皆犯心竈

火氣一平便無入不自得此一道火氣從何處熾然

示韓參夫云力剗浮誇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卽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卽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慎獨之學

二條舊鈔不載下舊鈔有聖人之所謂道者至流既天下無已時也

一條見張逢立立塵序今刪以上庚辰

劉子全書卷之十一

會稽後學吳傑

劉子全書卷之十二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三 學言下

有一種說不出的道理又有一種形容不得的頭面一齊和合在這裏吾強而名之曰人是甚親切

秦越人曰病在膏肓是藥食攻不到處吾亦曰道在膏肓萬起萬滅總是一念起滅聖人無念纔有念便是妄也

念亦有善乎曰克念作聖是也

新本合上作一條

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心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隨感而應隨感而忘者聖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止者賢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流者常人

也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卻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猶不免以共主自命嗷嗷焉日與七雄十二列爭令共之誼悲夫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或問幾曰未有是事先有是理曰事幾未有是心先有是意曰心幾先知之謂神故曰知幾其神乎

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終身不動些子曰有動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小人閒居爲不善只爲惹卻些子

一作抵爲一念決裂誤

聖人勸之

曰無所不至

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

起一念固是惡惡一作病下同除一念亦是惡然後念勝前念知

道者覺之而已矣

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不及可商如出手太蠢應手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

升沈得失之際因感而動不能忘情前輩周寧字每以此

自責看來此事大難克只因平日種孽既深按伏且久新本

前輩下至此無雖有好見識好議論只將此種子護持在內全不

挑動根株如何得兜底廓清一日乘閒又竊發矣臨境時

雖不至大段決裂然既有此病根則出手展足不免時時

掣肘當大利害便全身放倒耳朱子所謂隱微深錮之疾最難療也今且作狼狠覷破法直進一步何如

孟子稱舜一則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一則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此等處真得古人之心看其禪代轉換處絕無一絲罅隙渾然天地相似學者嘗將此等氣象尋討本心是如何便超超長一格去

或曰仲尼之心至今在何如曰吾之心非仲尼之心乎聞

者有省

新本無

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入巖一二則樞紐之地

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有浮質有浮質因有浮性有浮性因有浮想爲此四浮合成妄根爲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

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依著有依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傳稱毋自欺自之爲言獨也謂一點妄心結向裏去爲諸妄之本所謂自也若曰不欺其自己而已人又誰肯欺自己者自非己也獨非念也於此益知誠意之說

機發動所由也發非機也以發爲機矢已在的矣况機乎由字卽自字中庸曰知風之自

籠侗通病一籠侗不識心二籠侗不識性三籠侗不識天

四僿侗不識命五僿侗不識生死語云若信畫前原有易許君親見伏羲來

初本無一不識生死下云蓋道本至一而至一之中條理森然僿侗則淆之矣

此改易語也

人心之體氣行而上本天者也形麗而下本地者也知宅其中本人者也三才之道備矣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藏其宅不可睹聞是名曰獨發竅於天神明著焉成形於地德行顯焉故君子慎獨而成位乎其中矣

先儒論靜坐有得云此是氣靜非心靜也予謂氣靜亦好氣靜正得涵養法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以此

好行小慧凡日用之間事事安排得好皆小慧之屬可且

放過

三舊鈔不載

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是悟境到頭處繼言存養繼著修

持邊此其悟境實際終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方是修之
盡修之盡乃得悟之盡正是心盡處也其爲物不貳是自
心本來家當盡心者盡此而已至此方叫做立命方得親
佔地步在難矣哉只今一動一靜間能不作二胖否猛省
顏子喟然一歎是說自家屋裏話故不勝其苦孟子盡心
諸章猶是對塔說相輪然孟子晚年造詣如此所謂學已
到聖處也

人有恒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
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
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
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

孔子如天顏子如斗柄建四時曾子如地子思子如五嶽

四瀆孟子則秦岱黃河之尊也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周子誠神幾三字作一事看無有前後際亦無粗細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應事之道順而已矣立心之道正而已矣盡性之道中而

已矣事天之道誠而已矣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一本無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

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

今典籍以爲口耳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

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如客子

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

貧甚尚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據之

一作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一作闕字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行乞以死悲夫

或問曰孰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剝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烟火氣

間通知晝夜之說曰晝間亦有夜夜間亦有晝卽坐下頃刻間亦有晝有夜總是造化一通一復之理無時不然如夜間一夢一寐往往相與循環便是此理識得此者謂之通知曰至人無夢何如曰此便是執著知也夜可無夢晝可無念乎夜者晝之復也夢者心之影也人心時通時復晝不能除念則夜亦不能除夢但夢欲其清便是正念影

子也世豈有槁木死灰而可以爲心者乎

新本無以上壬午

心一而已

後重載作也

視於無形謂之明

重載作之謂下同

故明無不

見聽於無聲謂之聰故聰無不聞思於無思謂之睿故睿

無不通慮於何慮謂之智故智無不知而

重載無而字

四者有

遞入之象焉然則人心其統於智乎合聰明睿以爲智而

無不知也

重載無此句作此所謂良知也

盎然而知者仁也所以寬裕溫

柔也又謂之惻隱之心沛然而知者義也

重載作截然而知者禮也

所以發

強剛毅也又謂之羞惡之心

重載在辭讓之心下

截然而知者禮也

所以齊莊中正也又謂之辭讓之心

重載作秩然在下

井井

然而知歸之無所不知者卽智也所以文理密察也又謂

之是非之心分而言之燦然情也情一

重載少四字下同

知也合

而言之渾然性也性一智也大學之言明德淵已乎

重載作是

爲心宗是爲聖諦。○重載次後理

一也。後文義相對。新本同。重載。

大學首言明明德又繼之曰止於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

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

一本下云

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當在新本無下。

王門倡無善無惡之說終於至善二字有礙解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無乃多此一重之繞乎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古人未之及也卽陽明先生亦偶一言之而後人奉以爲聖書無乃過與

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孟子斷斷以善折之已是千古定案而後人又有無善無惡之說又以孟子爲註腳

至善卽性體實無加于善之一毫以定學宗故表之曰至猶易所謂太極也故又曰無所不用其極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

折本

作意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

今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輾轉悠謬矣

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自之爲言由也自之爲言獨也

定靜安慮得皆知止以後必歷之境界學者必歷過此五關方於學有真得今人漫言主靜無首無尾何怪一霍卽散

由知止而後能得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但得之分量必至天下平乃全雖至天下平於誠意一關不增些子

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爲桎梏一爲巖牆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真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故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

以下壬午

京邸

物有本末則必是由末以歸本決不是由本以歸末知所先後則必是先本而後末決不是先末而後本故八條目緊承之今乃曰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可乎

致知在格物則物必是物有本末之物知必是知所先後之知石本于兩節互易先後尤見分曉乃後儒解者在朱

子則以物爲泛言事物之理竟失知本之旨在王門則以知爲直指德性之旨轉駕明德之上豈大學訓物有二物知有二知邪

大學言明德不必更言良知無不良卽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耳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卽天理卽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搬弄此二字益晦陽明之旨以良知爲性體則必有知此良知者獨不曰知得良知卻是誰又曰此知之外更無知輾轉翻駁總要開人悟門故又曰致知存乎心悟自是陽明教法非大學之本旨大學是學而知之者

明德之上可加明字工夫卽本體也良知之上只可加致

字加、得知字工夫之外無工夫也

胡敬齋先生曰心有專主之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卽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知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

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爲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主宰卽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處今

以意爲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

陳剩夫先生曰大學誠意是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鎖匙也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

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

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諱

當如此

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爲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

則乎

新本無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原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旣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卽惡

在不善惡在不善卽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是一箇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心可言無善無惡而以正還心則心之有善可知意可言有善有惡而以誠還意則意之無惡可知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櫟乎將戕賊杞柳以爲栝櫟也

心無善惡信乎曰乃若其意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意有善惡信乎曰乃若其知則可以爲良矣乃所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意之罪也吾自知之吾自蔽之不能知所止焉耳

天穆然無爲而乾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盡在帝中

見心渾然無體而心體所謂四端萬善參天地而贊化育盡在意中見離帝無所謂天者離意無所謂心者

從古本則格致工夫畢竟毫無下落或云自平天下以至正心誠意諸傳皆格致疏也終涉附會或云言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意者解毋自欺句云不自欺其知乎又意者獨中有知良知只是獨知時乎皆蛇足之也畢竟知無可知致無可致乎曰大學首言明明德則德性自然之知業已藏在其中本明起照何患不知只患不知止不知本則一點莽蕩靈明於學問了無干涉故首章特揭修身爲本後章又言知其所以止而致知格物之義已無餘蘊至於身之托命果在何地止之歸根果在何地決不得不從慎獨二字認取明矣故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知此之謂知

先知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止知此之謂物格而知至正不必云自欺其知不必云獨中有知反傷誠意本旨今卽謂格致是誠意工夫亦須善會本文不得以辭害意也若從石本以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後則格致已有特傳不特朱子之補傳贅并陽明之良知亦無開口處矣

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先生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爲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

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之說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攷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致知可言予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別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卽是知好惡卽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其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旣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揉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卽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爲君子誠

其有惡豈不斷然爲小人吾不意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箇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當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致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

橫渠先生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不意陽明子亦墮坑塹中

濂溪曰幾善惡故陽明亦曰有善有惡濂溪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陽明亦曰意之動然兩賢之言相似而實不同蓋先儒以有無之間言幾後儒以有而已形言幾也曰善惡言有自善而之惡之勢後儒則平分善惡而已或曰意非幾也則幾又宿在何處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濂溪曰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智曰
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
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
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更不雜凶字君子見幾而作
所謂善必先知之也惟先見故先知先知之謂知幾知幾
則知所止矣或曰吉下有凶字仍是不善必先知之不以
禍福言也

意本是善的但不誠則流失之病有無所不至者然初意
原不如是

從良知定主意則誠從情識定主意則欺且僞今人有一
於貪財好色者心下畢竟打不過便是僞也

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
中原不動些子何爲之有章句實用其力不知如何叫做
實用其力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
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邪抑知先主
而意繼之邪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爲良
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留鬼魅若或驅
意於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
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爲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卽知
卽意乎果卽知卽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

靜中養出端倪今日乃見白沙面

主靜立人極只是誠意好消息

新本作
意誠

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箇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予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提點語

周子云有無之間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大公案後人憤憤千載於

今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爲好樂惡而流爲忿懣又再流而爲親愛之辟爲

賤惡之辟又再流而爲民好之辟民惡之辟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之辨彰彰矣而世儒反以意爲粗根以心爲妙體何邪

心之主宰曰意故意爲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裏言心心爲身本也鄧定宇曰心是天意是帝

鄧定宇先生曰陽明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之是大不致也余甚疑其語然必知是知非而後見此知不是蕩而無歸則致知之功庶有下手處仍指月與鏡言定宇恐人在用處求落後著不得力也可爲互相發明

身置名教之中心融物理之妙真切爲已務闇然而日章

不愧屋漏卽上達乎天德

友人有問學者每拈此語爲的

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予請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爲末

李見羅先生曰齊治均平而不本於修則爲五霸之功利

格致誠正而不本於修則爲二氏之虛無凡以自申其修

身爲本之說然其如文理何

與載大學雜言者異

從朱子之補傳則學問思辨可以兼舉庶有合於明善誠身之說而今皆廢之何居曰謂之大學則學問思辨行皆在其中至一篇成書只是疏其道之所在而八目遞言之其要歸之知本而已

格物之說相傳有七十二家其最著者爲以至訓格朱子

是也以去訓格慈湖及許恭簡師是也以式訓格陽明是也
也以感通訓格念菴是也念菴與朱子相近慈湖與陽明
相近然就大學前後本文熟玩之終以朱子之說爲長物
有本末將從何項格去從誠正來何必增格式起手在此
將從何地感通但朱子泛求物理不免如游騎之無歸少
疏知本之義耳然如補傳所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嘗非陽明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之意陽明云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全是朱子之說
而又云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又兜攬正心項下矣豈欲
正其心者究竟只在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乎

朱子之意蓋欲人預先討論物理而以讀書爲大端反而
正之吾心乃得反約之地由是進而繼之以誠正之功沛

如也然其如講明後臨到手一著全用不著也曷不將此
項工夫一一用在到手時如讀書而求讀書之理則此心
明於讀書之下矣讀書之知致而讀書之意誠讀書之意
誠讀書之心正矣處事而未處事之理則此心明於處事
之下矣處事之知致而處事之意誠處事之意誠處事之
心正矣又推之事親敬長隨處用力莫不皆然如此分疏
更較親切但此隨事省察之端畢竟當鋪張在誠正以上
款項而於經文所謂物有本末此謂知本之說全無分曉
則推之誠正以往隨處是架屋疊牀而無從見其爲一貫
之血脈反不若朱註之有條理矣卽如陽明意在於事親
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
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事親之知至而後事親之

意誠事親之意誠而後事親之心并無孝之可言則正矣亦微有商量只意在於事親便犯簡私意了落根在稊稗安望五穀之熟談學而求精者卽云爲子必於孝且不許況可意在於事親卽當晨昏則定省當冬夏則溫清何處容得意在於事親邪此其辨甚長不細從坐下體勘則不

知其弊二條新本無

王門矯朱子之說言良知復以四事立教言無言有言致

言格自謂儘可無弊然宗旨本定於無已是一了百當新本

無此句故龍溪直說出意中事但恐無之一字不足以起教

也故就有善有惡以窮之仍恐一無一有對待而不相謀

也故又指知善知惡以統之終病其爲虛知虛見也又卽

爲善去惡以合之可謂費盡苦心然其如言心而心病言

意而意傷言知而知岐言物而物靡四事不相爲謀動成
矛盾本欲易簡反涉支離蓋陽明先生偶一言之而實未
嘗筆之於書爲教人定本龍溪輒欲以已說籠罩前人遂
有天泉一段話柄甚矣陽明之不幸也

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
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此之
謂體用一原此之謂顯微無間

合後身者天下國
家之統體一條看

正心章言好樂見此意之好者機言忿懣見此意之惡者
機言恐懼憂患見忿懣之變者機蓋好惡之性發而爲四
端矣只爲意不誠則此心無主往往任情而發不覺其流
失之病有如此者樂而淫怒而恚哀而傷余謂

新本以上
只忿懣恐

懼好樂憂
思八字

只此是心不正供狀今乃舍此而摘及有所二

字爲莫須有之獄不已過乎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云爾
眼中著不得金銀屑凡累眼之物總是惡緣何辨於金銀
乃以是伸無善之說乎

心不在焉謂失所主也失所主則全體亡去此意不誠也
之其所而辟意不誠也反其所好意不誠也不慎而辟爲
天下僂意不誠也乃知誠意一關爲大學全經樞紐

念近意識近知以識爲知賴王門而判定以念爲意錮日
甚焉

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說最爲喫緊而於誠意反草草
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簣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
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疏矣至慎獨二字明是
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

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於格物之前真所謂握燈而索照也

正心章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又將主敬工夫用在正心項下終忽視誠意關故耳此陽明之說所自來也

陽明只說致良知而以意爲竊根故於慎獨二字亦全不講起於中庸說戒慎恐懼處亦鬆所以念菴有收攝保任之說鄧定宇先生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蓋爲此也夫定宇學佛者而持論如是

治平意極口發揮好惡二字真

竊本作直

是王道本於誠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好惡者性乎今云情之屬何也好惡與喜怒不同

公私義利之辨非格物致知之極不足以語此

予嘗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爭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裏誠正之辨所關學術甚大辨意不清則以起滅爲情緣辨心不清則以虛無落幻相兩者相爲表裏言有言無不可方物卽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其顛倒播弄而不自知適以爲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支離之病何啻

壞二條新本無

大學是一貫底血脈不是循序底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邪

合心一也合性而言六學八條目如

從來學問只有一箇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

無一本下有說

同說異句誤劈成兩下總屬支離

不賭不聞本言人所不賭聞末章已有註腳而解者深求
之必欲分慎獨爲兩事在宋儒則有靜而存養動而省察
之說在明儒則有無善無惡有善有惡之說只爲諸公素
叩禪關卻欲取短錄長成其至是以立大中之極故持論
往往如此予謂儒而不雜者自周程而後吾見亦罕矣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
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
目聰明愈加分曉可見人一并無不賭不聞也若謂戒懼
工夫不向賭聞處著力則可

二條舊鈔前後分載上條次
此下條次看來請公條後新

本於不睹不聞至兩事下刪去在宋儒一說用然則註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非手接日此惟後語合爲一條而問目合眼作眼目塞耳去視聽下二而字及時字

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真得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

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於此尋箇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腳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無有作好如好好色無有作惡如惡惡臭

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一下有格

物者格此句

大學後五傳篇篇有好惡二字誠意之好惡其所存也正心之好樂忿懣恐懼憂患指其所發者言也至修身之親愛賤惡則發而及於家者也齊家之孝弟慈其所令反其所好則發而及於國者也民好民惡好人惡人則發而及

於天下者也故君子必誠其意

新本無

先儒謂中庸是大學註疏直是字字體貼出誠意工夫

心體本無動靜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有謂喜怒哀樂未感

時屬靜既感時屬動靜焉而喜怒哀樂藏於無形謂之中

動焉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謂之和則心體分明有動靜

可言矣獨蘇季明與伊川論已未發以爲動見天地之心

不敢徑下箇靜字可謂千古卓見

新本別一條云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爲千古卓見

然則未發動乎已發靜乎亦非也心體本無動靜性體亦

本無動靜卽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尤屬後人附會

餘以意重

人箇中庸言喜怒哀樂條註。新本亦非也下云發與未發只是一箇時時發時未發正是陰陽互藏其宅通復

互爲其根後人執名相以疏動靜烏識心體本然之妙乎。一本云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

發已

喜怒哀樂與元亨利貞春夏秋冬宮商角徵羽東南西北
中金木水火土相配已見於蔡九峯洪範一書有圖可攷
但加一欲字以配五行似無據何不徑以中字代之新本無
古人未嘗以動靜言心惟大易傳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見心體亦復如是夫乾其
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見心體亦復如是一就感應間識取一就屈
伸往來間識取皆不是截然兩候

陰陽之理無處無之因陰陽見動靜非以動靜生陰陽也
分喜怒哀樂各有中體合喜怒哀樂共見中體中本是實
落性體爲一部中庸權輿而後人卻以氣象求之不免失

之恍惚只爲將喜怒哀樂四字看錯遂謂有中和之中又有中庸之中又曰中和之中實兼中庸總屬葛藤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慎獨工夫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然解者必以慎獨爲致知工夫不知發處又如何用功率性之謂道率又如何用功若此處稍著一分意思便全屬人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小人間居爲不善正犯此病症來

先儒之解大學者以意爲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存故於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云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爲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悠謬信如此只合和爲天下之大本了

看來諸公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謂工夫只在致和上而卻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知著力後自然黑窣地撞著也此與延平之教正相反

四條新本無

道無方所性無方所謂所不睹所不聞處是天命之性亦得但解大學方首禁有所此處乃得有所邪

慎獨是學問工夫第一義然大學於誠意前尚有致知工夫而在中庸爲了義何也曰中庸後章說知說行更是完備又臚之爲學問思辨行而陽明先生則曰學也者學此者也問也者問此者也思也者思此者也辨也者辨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仍完得誠之而已故知誠意是了義致知者致此者也格物者格此者也

中庸疏獨曰隱曰微曰不睹不聞並無知字大學疏獨曰
意曰自曰中曰肺肝亦並無知字朱子特與他次箇知字
蓋爲獨中表出用神庶令學者有所持循

喜怒哀樂一氣流行而四者實與時爲禪代如春過了夏
秋過了冬冬又春卻時時保箇中氣與時偕行故謂之時
中此非慎獨之至者不足以語此故與小人之無忌憚相

反

喜怒哀樂中便是仁義禮智信故中庸於中字逗出誠字
或問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橫看成嶺側成峯
好惡從主意而決故就心宗指點喜怒哀樂一本下有哀從氣
機而流故就性宗指點畢竟有好惡而後有喜怒不無標
本之辨故喜怒有情可狀而好惡托體最微

大學言心不言性心外無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性卽心之所以爲心也有說乎曰善非性乎天非心乎故以之歸宗於慎獨一也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中庸看得其言良知亦從生知看得然大學只是言學而知之者

新本無

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卽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只是稍後耳視聖人霄壤知只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耳

知只是良知
下新本無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爰吾慮其剗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後

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卽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岐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卽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而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是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銷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卽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卽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莫是落後著否曰有剝卽復間不容髮此一點元陽在天地間無一息間斷七日來復言復已久也若操未剝之陽爲來復之陽所爭不遠看來仍是占先手若已落後著則手忙腳亂中安得有如許力量便與不行不復行謂當下消化不是後日不再作也今人皆所謂頻復者甚之迷復迷復亦是學五字新本無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尚得急著離誠言明終落後著卽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來總屬狂慧

凡事豫則立信在言前則言前定敬在動前則行前定道在事前則事前定性在道前則道前定

莫高匪天而鳶戾焉莫深匪淵而魚躍焉莫微於鳶魚而

天淵體焉道心惟微之妙亦有如是者子思子贊之曰言

其上下察也

新本下云正指心體昭著處非泛言化育流行事

終日見天而不見有鳶之飛終日見淵而不見有魚之躍亦見亦顯亦隱亦微

鳶飛戾天而繪弋不及極於高也魚躍於淵而網罟莫加極於深也所托之地皆闔也鳩鷓決起尋丈而下控於地鱣鯨之類與波出没人得而量之小人之道也與

君子之道卽小推大故曰費而隱以心言則曰莫見乎隱以道言則曰費而隱故自夫婦之居室推之以極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以見大莫載小莫破卽夫婦聖入天地固不足極大小之量也又引詩以指點隱體如鳶魚之在天淵超於睹聞之表不可端倪有如此者君子之學始自居

室造端而自有以闡至隱之堂奧則天地聖人之量亦卽此而在無事他求矣費而隱所以顯而微也

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卽就喜怒哀樂

新本下有求之猶以爲靈幾不足據

也故又就喜怒哀樂

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

者言之德卽人心之德卽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

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旣嘗戒慎恐懼以承之

君子作

之戒慎恐懼無下又字

又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

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

一誠乃信陽明先生戒慎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

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

之爲德如此

不二不測只是一箇不二言實有是理體卽用不測言本

無是事用卽體不測云者隱微之至也昭昭撮土卷石一
勺總言不盈一些子正爲物不二之真情狀及其無窮及

其不測只在昭昭撮土中看出中庸如此說得根據

新本無

德性之中本自廣大亦復精微本自高明亦復中庸致之
盡之極之道之須當用何等問學工夫時時致廣大而盡
精微時時及高明而道中庸是爲溫故致廣大愈廣大盡
精微愈精微極高明愈高明道中庸愈中庸是謂知新而
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只此三千三百一一體備於身敦
而且厚日積月累由中符表底於崇高崇禮所以崇德也
崇德所以盡性也此之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愚而好自用盡天下愚人之局坐此愚者必有識以識自
封故自用吾安得真愚者而與之言道也哉噫

新本無

大學言修身爲本中庸亦曰本諸身而直推本於知天知人并心意知物一齊穿貫矣由知人以知天卽下學上達之機由知天以知人卽一本萬殊之妙是爲致知在格物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在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

曰蚤有譽有立於譽之先者卽前定前知之理

聖人之心如空中樓閣中通外關八面玲瓏一氣往來周極世界天地之體皆我之體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只是一箇虛而已

聰明睿知皆此心虛中之象而耳目不與焉耳目者聰明

之戶牖而非其專官也一心耳外關之則爲聰明周徹之曰睿極深之曰知而氣機通復之候生長收藏各盡其妙是謂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

鐘虛也而鳴心虛也而靈耳虛也而聽目虛也而視四支百骸虛也而運掉夫道又何以加於虛乎存之其中也天下之大本也發之其和也天下之達道也

或曰心惟虛也而後靈無乃囿於形乎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

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有無而不空其所謂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魂語下而遺上者與

配天達天其始不離下學立心耳天豈遠乎哉心得其所
以爲心則達乎天矣人得其所以爲人則配乎天矣又曰
其天天卽我我卽天今必云有物先天得之者天自我出
何苦將天亦私爲一己家當看了

至誠盡性之至不學而能卽經綸大經已足見其心精密
而無漏矣又出之不窮爲立天下之大本運之無外爲知
天地之化育其要歸於無能而已無能故無所何倚之有
眈眈其仁仁之至也淵淵其淵靜之至也浩浩其天化之
至也合而言之誠之至也

合眈眈淵淵
浩浩條看

中庸之道從闢入門

一有中庸全部收到闢
字最是學問真種子

而托體於微

操功於敬一步步推入至於上天之載而乃能合天下以
在宥愈微亦愈顯卽微卽顯亦無微無顯亦無有無無仍

舉而歸之曰微嗚呼微乎至矣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篤恭而天下平修之意也

誠者自成也誠於意之謂也

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祕旨

理一也得於心爲德

此句無

本於生爲性

一作主於心

蘊於性爲

情

一作生於性

達於情爲才直於初爲命體於自然謂之天

一作

體於性

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惟天無外人得之以爲人物得

之以爲物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

此句在天得之句上

盡

則俱盡虧則俱虧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是爲性宗是爲人

造也條次後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此千古論性第一義惟濂溪足以發之

性相近以生而善者爲主習相遠以習於不善者爲主上智下愚不移則痛下愚也

論語二十篇語語皆言性皆要人就近處復仍就遠者下工夫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云爾

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卽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註腳

太極本無極是直截語如後人參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宜象山之斷斷一作聽而訟也

新本無

千秋上下大道陸沈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

書尋箇入門

孟子道性善蓋爲紛紛時人解嘲以挽異端之流弊其旨可爲嚴切然他日立言並未輕惹一善字人性之善也一語稍執亦承告子之言而破之

新本無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

傳鈔有而字

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

見得是善今卽如此解尚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

乎

今卽如此解

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箇惻隱心就

是仁

新本無

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

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

新本作善

字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

性因以一作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

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

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

告子累被孟子鍛鍊之後已識性之爲性矣故曰生之

爲性直是破的語只恐失了人分上本色故孟子重加

指點蓋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孟子已是盡情剖露

了故告子承領而退新本生之爲性下云孟子恐失人分

而性亦不同云犬羊之生惟有知覺運動而已吾人既爲

萬物之靈則其生有獨得其粹然者所謂仁義禮智是也

告子概言之無乃雜乎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言性

第一義也此後纔有箇善字可下

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證性此一點是非之心尤容易起風波少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

孟子論性只就最近處指點如惻隱之心同是惻隱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多不害其爲惻隱也如羞惡之心同是羞惡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然不害其爲羞惡也過於惻隱則羞惡便減過於羞惡則惻隱便傷心體次第受虧幾於禽獸不遠然良心仍在平日禦人國門忽然見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來豈從外鑲者

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

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

孟子論性之說惟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卽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藉而言則曰命故常能爲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

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將小人有縱惡之途而君子沮爲善之志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而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曰命亦然

心之於思也性也孩提之於愛敬也命也

新本無

勿忘勿助間適合其宜卽是義非是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

忘是不及助是過過之病甚於忘氣本易動又因而動之遂至偏勝則本心之體因而特亡所傷在根也所謂氣一

則動志也

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子處

心只是萬古同然所以千聖千賢都打得合同印過但起見處則微有不同卽堯舜一堂亦有手輕手重何況後之君子惟孔子立大中至正之極亦爲經歷多全不執已見一步步迤邐上去隨路問程也孟子直是見得到爲他將孔子做箇榜樣又煞下苦心一日輕輕將知言說過豈知啞子嘗瓜有難向人開口處後人於此處終草草了安得不千差萬錯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原乎新本以濂谿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章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家當繼善成性卽是元亨利貞本無天人之別而本義錯會又以解天命之謂性將人分上家當一并推在造化上所關不小然朱子解通書此條下原不錯也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大是分曉新本無

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

敬字末句新本無

心如穀種仁乃其生意生意之意卽是心之意意本是生
生非由外鑠我也

物有本末惟意該之事有終始惟誠意一關該之物有本
末然不可分本末爲兩物故曰其爲物不貳終始雖兩事
只是一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試就穀種推詳此理甚明
如稻米中一角白點是米之生意由此發爲根芽苗葉結
實皆自此一點推出去安得有兩物今人只將苗處看意
以爲癩幾試問此苗從何來豈另有一物接向苗裏去

新本

試就
下無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
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
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

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

箇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

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

另一條學中也者至達道也日後人無從會得附此

聖人之能事

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

別解變和言正者就仁義上言也皆酷爲中庸作注疏

後人

不解中庸并不解圖說通書遂將此道千古長夜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

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容則不能無不通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

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愚按

新本以上無

通書此章

新本作思日睿章最

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
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
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吉凶之機言
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此句一作
幾中本無
善惡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
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
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

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
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爲大惡矣君
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
之矣

昌黎見道已得八九分如原道止言誠正而不及格致自得古人知本之旨後人譏之爲無頭學問止緣不識大學所以遂不識昌黎又如三品之說言性有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情有三而所以爲情者七試問所以爲五是何物已不遠於孔孟之見矣乃何以亦與荀揚竝議乎哉

世儒謂因情之善見性之善然情則必以七情爲定名如喜怒哀懼愛惡欲將就此見性之善則七情之善果在何處又醫家言七情曰喜怒哀思悲恐驚將就此見性之善則七情之善果在何處中庸以喜怒哀樂爲情則四性又屬何名豈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有性而餘者獨無性也耶從此參入便破一班

是豈山之性也哉果曰是豈山之未發而性也哉是豈人

之情也哉果曰是豈人之已發而情也哉山固無情人豈無性

禪門不忌念而忌怠不忌欲而忌思不忌惡而忌善與吾

儒蒼素在於此

四條新本無

只此一點微幾爲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芽矣俄而幹矣俄而枝矣俄而葉矣俄而花果矣果復藏仁仁復藏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說

佛氏言性而不言天故性非其性吾儒則曰天命之謂性佛氏言心而不言意故心非其心吾儒則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喜怒哀樂所性者也未發爲中其體也已發爲和其用也

合而言之心也

朱子曰心統性情張敬夫曰心主性情張說爲近終是二物曷不曰心之性情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不得已而求其似姑從平旦時認取如星宿海萬壑會歸森森浩浩不可測其涯涘而一種蒼而欲決之機已有萬折必東之勢又分而爲黑水弱水則其旁支也善水者導之於東而已矣

新本無

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蓋言氣質義理之分如此

一云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甚明

但大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時言一無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

所謂不容說者也卽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木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一本有如此則字水與受水者終屬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予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

見羅先生曰心性古人無辯者辯之自僕始然予閱其道性善編大抵言情善知良皆指心之用言而所以情善知良者性也則心之體也如此則依舊只是先儒之說曷云

破荒新本無

未發以前無極之前畫前父母未生前一般伎倆新本無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將先後天一齊并出來爲立教之宗

性本虛位情有定理

二條舊鈔不載

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爲

新本

不敬

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

也非敬卽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

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

以上癸未冬月名存疑雜著

虞延十六字爲萬世心學之宗請得而詮之曰人心言人

之心也道心言心之道也心之所以爲心也可存可亡故

曰危幾希神妙故曰微惟精以言乎其明也惟一以言乎

其誠也皆所謂惟微也明亦可暗誠亦可二三所謂危也

二者皆以本體言非以工夫言也至允執厥中方以工夫

言中者道之體也卽精一之宅也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

敬此明是謂嘗惺惺敬以敬此誠是謂主一無適微故精

精故一故曰惟微惟精惟一連數之而語脈貫合至允執
一句方更端也惟允執二字專以工夫言故堯授舜單提
之而不見其不足後之儒者止因悞解大學既有格致之
功又有誠正之功以合之中庸明善誠身之說因以上援
虞廷分精分一既分精分一則不得不分人分道種種支
離而聖學遂不傳於後世矣

劉子全書卷之十三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三 證人會約 會講埭言 會錄

證人會約

底本作證人社 蘇崇 未三月三日

學檄

周瑒抄作證人社學檄

蓋聞學惟學人乃真人與人同斯大圓首方趾何以等藐
類於乾坤古往今來胡獨拒吾生於賢聖三復遺編慨焉
示歎義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堯舜相傳遂闡危微之秘
迨羣聖人沒而一中行派委王統於衰周幸吾夫子興而
六籍還儒表微言於長夜杏壇洙泗之間斷斷從之洪水
猛獸之際岌岌懼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又曰人稱好
辨非得已凡以存天理之幾希抑亦拯民生於陷溺世愈

降而人愈危千秋勝事有鵝湖偈和之英說愈殷而旨愈
晦一點良知多王氏廓清之力生於其後能無景行之思
出於其鄉寧免過門之憾禹穴之靈光未泯蘭亭之禊事
可尋相彼烏兮求友何爲矧伊人兮所學何事如旅未歸
深迷既往之途似築有基先立只今之志或本詩書以論
世或借禮樂以維躬或談經而修素業或較藝以啟新知
或指點天性於當下或招捫肺肝於大庭總期善相長而
過相規且務日有省而月有試慥慥爾鞭辟近裏之功非
關口耳恢恢乎浸假上達之路直接維皇須知此理人人
具足而不加印證終虞寶藏塵埋益信此心人人有知而
不事擴充難免電光淪沒乃世之狃於習者每以道學二
字避流俗之誚而人之諱言講者轉以躬行一涂開暴棄

之門蔽也久矣念之悚然老大無成望崦嵫而策駕後生
可畏激霄漢以揚輝聊借典型之地推私淑之人緬懷狂
簡之才寄斯文之重使文成墜緒繼孔孟以常新若濂洛
淵源自何王而遠溯則昔人所以睠言歸與而吾黨因之
不虛此日者也嗚呼七尺昂昂豈是一包膿骨錄本作豈徒塊然形
質百年冉冉何止半宿遽廬欲決共命之良圖應視我心
而先得辱在同人願言請事申以永好庶踐平生

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
明道故衿紳駢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真心
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籍
其願入會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

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

一會禮於前廳設先聖孔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雲板三下請謁先聖贊四拜禮謁先賢止長揖禮畢分班序齒東西相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紳齒士與士齒如士而齒德表著者仍齒於紳遠方賢者用客禮不齒坐定聽講講畢復謁先聖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於諸縉紳下設虛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於堂中以待質疑者司贊傳雲板三聲命童子歌詩歌畢復傳雲板三聲

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欲更端者俱俟講畢出位共而立互相印證不得譁然並舉亦不得接耳私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聲糾之講畢命童子復歌詩乃起一會費每期司會者具香燭於先聖先賢會友既集先進茶茶畢開講講畢具菓餅二器不設席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至會記有刻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貲自一錢以上多不過三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蔓可也錄成呈之主會者以訂可否乃登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謔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

一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無專屬臨時選擇而使之
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在籍者輪值
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糾儀贊以相禮司
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永貞

約言

社

錄本
作會

有約約爲學之大旨而言之凡以爲證人地也

并附諸戒條於後卽證卽修在斯學者幸相與守之天
鑒在茲同學劉宗周識

其一

畧戒譏侮爵先既詞名教不講學不讀書及
讀非聖之書 周木貳詞名教下作遊手遊
談博奕喪馬等事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
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且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

此而非以凡聖岐也聖人亦人爾學以完其所爲人卽聖人矣偶自虧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虧欠之人而遂謂生而非聖人之人可乎且以一人非聖人而遂謂舉天下皆非聖人之人又可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如子淵方謂之一開眼孔人病不爲耳纔讓聖人不爲亦更無第二等人可爲出聖入狂非人卽獸間不容髮錄本無明眼者當自得之耳錄本下有問見地何資日在讀書讀書始知古來大聖賢皆從學問中做出吾儕何爲自暴自棄也纔作猛省不由人不發憤用工夫

周本是條下尚有一條云畧戒弗讀書弗求友輕作詩文好名鬪鬪素隱行怪參拜僧道

學者知見難開如白日墮雲霧中未嘗不恍恍一斑只是遮蓋重不得透體光明先備特以讀書一事爲格物致知之要而後儒則蔽其旨於良知曰爲善去惡是格物亦探本之論也然則讀書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良知不圓於聞

見而實不離聞見讀書者聞見之精者也今試問如何而善如何而不善日心非不恍惚而至於如何而為善去惡未有不轉作茫然者一日讀書人書見得古人為此事費御多少苦心纔作猛省一一引之坐不錄人不汗流泪下從前真是狂做壞人也而其為善去惡之力不既恢恢有餘地乎則雖謂讀書即致良知工夫亦無不可者所慮誇多鬪靡轉入荒唐炫奇弔詭反增迷逐然非讀書之罪也昔和靖先生見伊川半年後方與大學西銘看古人之不輕讀書如此語云先入者為主發朝一步尤須先防歧路耳

其二

畧戒私財私發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水年久停喪

人生必有所自來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以前不容言說成性以後儘可識取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所謂良知者也人孰無此良知者自孩提稍長以後一竅生生時嘗流露遇親知愛遇長知敬雖當且晝寤亡之時此知仍是融然不減毫末即遇親長暫違之地此知轉是熾然亦不增毫

未性體呈露於此最真學者欲參性宗

錄本作見地既開

只向此

中求實地不必更事玄虛良知二字是孟子道性善宗旨
致此之知更有何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三

畧求利已妨人駕勢毆人辱人動致人於官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由吾親長而推
之有親戚焉有朋友焉又有鄉里焉等而施之漸推之天
下之大無有不愛且敬者君子所以廣仁術也乃吾儕每
不勝其有我之見自親長而外一步推不去情疎而愛薄
分隔而敬弛鄉里親朋之間有不勝其怨惡者矣况出而
事君事長使衆之日乎若是者缺陷仍坐親長處至此恩
無可推隨處成缺陷耳學者只向一點良知落根處討分
曉於此果無缺陷事則滿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燃泉達

而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萬物之不歸吾一體乎此古人務本之說也若更作對治法必也強恕乎試問已所不欲處果是何事

其四

畧戒會中投遞書牒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持官府雖黃人物

語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吾儕向人分上推不去只爲私己心未除所以動成我見錄本作隔礙於凡辭受取予進退死生之際總得箇利心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真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與君弑逆大故總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窠臼卽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學者只就動念處蚤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總不能瞞昧自己急回頭莫放錯

錄本是利是義下作若於

此辨得明莫與含糊去便一了百當

其五

畧戒呼盧酌飲以長夜蓄頑童挾優妓樗蒲爲生求田問舍終訟

人生而有已卽有物欲之累其最沈溺處爲酒色財氣四者四者之於人本客感耳而不能不與感俱著則已私爲之主也學以克己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雖有四者之感亦順以應之而已先正有云眞知是忿忿必懲眞知是慾慾必窒眞知中勢如火燎毛一知一切知更何處容得忿慾在若猶不能無著也姑時時喚醒此知漸用克治之功以化之昔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其他可知曾記先師許恭簡公每於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曰今日遇

交際頗能不設將迎見晚年絕色目前此猶有染在遇拂
意事或動氣旣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爲學者言
如此慥慥君子哉

其六

畧戒側聽淫視疾言遽色跛立箕坐之類衣
不紫履無朱冠不采闔闔無惰容喪不用浮
屠祭無淫外神動行祈禱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散之爲三千三百而人道
始備故聖人惓惓於學禮其教必本於小學繇小學而入
大學莫不有禮以爲之節文斯進於成人也易後世禮教
蕩然士多習爲猖狂者燕居則箕踞科頭羣居則謔浪笑
傲以父子則嘻嘻不問坐與立也以兄弟則頡頏不問後
與先也飢而食渴而飲嗜慾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
以爲人乎未也學者曉然於義利公私之辨已能不入獸門

正慮其無所持循也進之以學禮禮者體也近取之卽一
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視一聽莫不具有三千三
百苟能致謹於斯而心有不存者蓋亦寡矣作聖之地其
在斯乎若其大者施之家庭日用問請從文公四禮而推
之此條周本無

其七

畧戒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
諛當塗者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
夫名節之於道豈直籬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
名節爲外又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白沙此言政欲以籬
籬重名節非以籬籬外名節也如淫坊酒肆吾儕斷無托
足之理不具論至於出入公庭謁見官長或借文字作緣
或倚貨財居間似足誇耀流輩舉俗爭豔慕之而不知自

有道者旁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尤者薛文清公曰湯托公事雖能免人於患難實損自己之廉耻夫免人於患難且不可以廉耻殉况其不堪告語者乎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苦不看破枉作小人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一敗萬事瓦解人但知昏夜乞哀爲壘斷之富貴可耻乃其病根實自做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做秀才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其八

畧戒嫁娶相競宴會相高宮室與馬服飾踰制○凡宴會用四菓八餚餚五葷三素加禮者用湯餅小菜仍不得過豐遇非常之禮餚不過十尤痛禁梨園宴會邀官府亦然往來用折柬慶禮用紅折一切慶弔稱家有無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習上來卽

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於流俗者不能枚舉而
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涂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尚一成牢
不可破每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豈知濫觴不已
其後有不可繼者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恒必繇之未
嘗不追悔前事也而終柰此後事何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禮奢寧儉聖人以此證本教焉本者性地也緣習近性舍
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夕之故孤掌狂瀾尤在
吾輩矣

其九 畧戒多言及言市井間闢事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修德曰徙義改不善則
講學云者正講明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徙之與所謂不善
而求必改之爲修德地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

角異同縱說得勺水不漏亦只是口耳間伎倆於坐下有
何關涉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乎甚者口
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
爲不淺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嘗令精神完養在
內卽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
步處

其十

畧戒腹誹背憎樂道人短故怨結交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算況在我者未必能且多
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
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於過惡相仍尤
賴明眼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識者以爲百世師
信乎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婉詞相導俾其

遷改乃已其或中拒飾非徵色見詞意非久要聽其去籍
甚者干犯名教遺玷門牆鳴鼓之攻不待言矣大抵惡不
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端錄本作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
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嘗人耻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約誠

原大書增改小書

一戒不孝

一語言觸忤行事自專者上罰

一甘旨不供陰厚妻子及妻子觸忤公姑者上罰

一異姓承祧出繼外姓越次奪繼者上罰

一制中嫁娶宴樂會葷酒納妾近婦女者上罰

一虧體辱親匿喪赴試者出會借出繼名色赴試同

一親死改名忘先志違祖訓毀遺書宗器者上罰

一親過不諫侍疾不謹祭祀不敬忌日不哀停喪不葬
繼述無聞者上罰

一戒不友

一分析不平爭財構釁者上罰

一偏聽婦言嫉妬傷和者上罰

一異母相嫌鬪牆外訴者上罰

一貧富相形憂患不恤者上罰

一戒苟取

一依勢欺陵設機誑騙者出會

一交結官吏說事過錢者出會

此戒在孝廉縉紳六易
犯謂之乘勢打劫惡流

穿

一把持官吏武斷鄉曲拿說詐錢者出會

一設機局騙逐戲賭錢者出會

一貪婪慳吝交易不明者中罰

一爲證作保好訟終訟唆訟和事取錢者上罰

一戒干進

一賕求權勢鑽刺衙門者上罰

一懷挾買題倩人代筆者上罰

一要結當途樹碑刻石者上罰

一借名講學奔走勢位者上罰

一易姓名頂替徼倖結拜權要者出會

一戒閭幃

一棄妻寵妾以妾爲妻妾飾擬主册者上罰

一縱妻女入廟燒香看戲看燈者出會

一縱妻女延僧拜師削髮爲尼者出會

一交警不時夫妻反目婦言詭闕者上罰

一縱妻女學詩詞寫扇作畫琴棋誇耀者出會

一戒貪色

一少年娶妾及有子娶妾者中罰四十無子方許娶妾

一多畜婢妾屢進屢出者中罰此等過端罰亦難加今

已蚤圖而預改之斯得矣若長惡不悛者徑聽出會

一湯比頑童攜挾娼優買妓作妾者上罰錄本作出會

一淫汙外色有干名義者出會

一戒妄言

一期約不信面諛背毀者上罰

一文過飾非巧言佞口者上罰

一好談閨闈攻發陰私者上罰

一搬鬪是非使機舞智者出會

犯此戒者尤能敗類故特從重典

一戒任氣

一強項自滿剛復拒諫者中罰

一陵虐寡弱動輒毆罵者中罰

一戒過飲

一呼盧酩酊長夜不止者中罰

一擎拳攘臂脫巾岸幘者上罰

一使酒罵座執成嫌隙者上罰

一盛飾奇品漿園宴客者出會

一戒奢侈

一衣冠過麗隨俗習非者中罰

一

卷十三 整人會約

上

一 飲食過侈暴殄無紀者上罰

一 田宅方圓嫁娶侈靡者上罰

一 戒遊蕩

一 戲動虐言開遊好事者中罰

一 觀戲場看龍舟神會婦女者上罰

一 畜娼妓博奔賭錢縱飲者出會

一 習市語稱綽號造歌謠傳奇小說者上罰

一 戒惰容

一 科頭翹足恣肆不檢者中罰

科頭上錄本有暑月袒字

一 拍肩執袂相接無禮者中罰

以上約誡十二則凡五十條卽參前說而分中上等

耳上罰罰杜門謝會講一次靜坐訟過立下便改至

赴會日

捐古書一册藏古小學仍治具以供湯餅一

次諸友不更齋分中罰

錄本有杜門字

謝會講一次靜坐訟

過立下便改

至赴會之日仍捐古書一册藏古小學

若因而竟不赴會者皆聽

會約書後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則有錢王諸君子並起爲之羽翼嗣此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先生復沿其緒論爲學者師迨二先生沒主盟無人此道不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於時稱二難士心屬望之久矣頃者辭濟陽之檄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壽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諾因進余於先生之祠錄本進余句作相與字商訂舊聞二三子從焉於是有上已

之會既退石梁子首發聖人非人之論爲多士告一時

聞之無不汗下者余因命門人某

底本作章晉侯

次第其儀節

以示可久遂題其社

錄本作會

曰證人而稍述所聞以約之

從石梁子志也或曰人盡人耳何證之庸余乃告之曰

人盡人耳五官具百骸備云耳至耳之所以聽目之所

以視手足之所以持行人不知也人盡視聽持行耳至

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持行之所以恭重人不知也

人盡聰明恭重耳至聰明不與耳目期而耳目至恭重

不與手足期而手足至人又不知也視聽持行者形也

聰明恭重者性也而其莫之爲而爲者則天也吾形且

不知况於性乎况於天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者盡乎天者也天者盡乎人者

也然則其證之也可若何曰以人證不離視聽持行者
是以天證非視非聽非持非行非二之也君子終日視
而未嘗視視於無形而已矣終日聽而未嘗聽聽於無
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於無地而已矣
孔門約其旨曰慎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知時
可謂先後一揆慎獨一著卽是致良知是故可與知人
可與知天卽人卽天卽本體卽工夫證乎證乎又何以
加於此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事焉
以終石梁子之志

會講申言

崇禎庚辰閏正月三日

春正月之會聆諸友日新之說不覺戚戚於今而日斯邁
而月斯征吾輩何日之新乎昔賢有言脫去舊習重新做

起因思舊習困人如油入麪如水和泥動自出頭不得苟
非痛自懲艾用一番抵死對治之力亦安望有取新之機
成湯大聖盤盂致警猶云苟日新首致鄭重之意若登先
陷陣然蓋幾幾乎其難之也矧吾輩乎然吾輩終有不可
不自勉者譬之苦海中人昂首向岸無不奮身一決者不
然呼吸之間載胥及溺耳他不具論卽以古人所稱三不
惑曰酒色財吾輩果自視舊時行履何如惑有淺深有粗
細古人所引避者自是進一步法未可槩例之今人今人
姑以粗淺律之好色也而或挾娼優爭財也而或仇至親
宴飲也而或忘衰經凡若此者殆亦鄉黨自好者有所不
爲而爲賢者爲之乎然而習俗移人往往而是也乍處之
穢如糞壤而久習之安如茶飯矣口言之礙若芒刺而身

出之坦如康莊矣所謂大惑不解也所恃登斯堂者口誦
聖人之書目覩禮義之秩耳聽歌詠之音而且聚之以友
朋之雅漸之以歲月之久能不幡然今是而昨非乎此一
日也亦庶幾苟新之一會矣而日日新而又日新新不
已浸假上達而爲聖賢則帝命之新有不待言者矣若猶
未也能不轉作商量記陶先生曾指一二流俗者曰此輩
謂我老生嘗談耳然算來畢竟出此嘗談圈子不得可奈
何痛哉斯言人生少壯時氣血有餘文采標致一往稱性
何所不可及至意窮力倦老大浸尋始不覺廢然願息回
視老生談頗有可味者而已身名百碎了無著手處矣言
念及此何如急早收場作勇於改過之聖賢將來下稍頭
儘可出人一步互相傳陽明先生少時頗豪放自命其後

知學一日舊習脫然羣少年進而訕之先生謂之曰吾向不知學以至此今而知過矣豈能復從若輩遊羣少年乃謝去嗚呼若先生誠可謂大勇吾輩豈無拔俗之見時露新機正爲腳跟未定纔欲自立時一種前曳後擁之人進而掣我手足繼以訕笑使不自繇已而登斯堂方欲覓所依歸而視前輩之號爲知道者氣象又只平平往往孤其來意曰我何以道學爲哉相與掉頭而去者十且六七以是益堅其流俗之念容有之乎則前輩之責誠有不得辭者矣然獨不思平坦之氣良知炯炯何去何從必有了落只此是我安心立命之根乃不此之主而專一隨人腳跟以爲進止終至跛躄於陷阱之途而不顧何爲者乎諸君子亦可以自返矣昔海門先生開講郡中其後有一二敗

類者或言清而行濁或口是而心非致爲陶文簡公厲聲
舉發其人遂自竄去而學會亦從此告罷至今以爲口實
令人不敢舉道學二字前車之覆亦可戒也不肖敢終訪
諸君子以久要之誼姑從今日始各各取新者機先正有
言此日開過一可惜念及此寧不凜凜

會錄

附易箴語

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
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箇人人
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
知眼孔

或舉素位章質自得之義從主敬得來抑心體自然如此
暢適先生曰自得全然是箇敬體無時不戒慎無時不

恐懼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何等心安
意愜更何境遇足以動其中乎則此心下舊作已遊若於天空海濶之境矣若
只認作快活景象便已落無忌憚一流

或舉學而章質時習之義曰今日先要明如何喚做學卽
今坐下諸友一一反問自己發何念頭來此相聚一堂
若或身坐堂中心馳物外又或以前輩倡率後輩勉從
更或以講學盛舉姑來相與則於學字不明此會終成
虛設如未發足前真有爲學問做聖賢一段真意則今
日在會堂是學出會堂亦是學卽隨時應事涉境無不
是學此便謂之時習而其爲一日千里又何疑乎
或問人不知不愠似乎與說樂相反覆發明曰學問到此
只有這箇關頭最難破蓋天之與我本是聖人體段但

一落於人便有物欲之累聲色貨利種種膠固而不可解將天所以與我之體盡行埋沒學者卽極力用工夫於諸物欲之累頗能次第銷除直到後來尚有名根不化此名根又從何處來只爲胸中仍是箇物欲於本體全無湊泊考勘至此方是徹底學問

問並生爲人而君子小人懸殊乃爾其先有以異邪抑其後無能邪曰其先本無所異其後無不可同只因習心滲漶將聖賢地位讓與別人自甘流俗所以愈趨愈遠說聖賢二字便頰首咋舌不肯下手承當豈知下手承當便是聖賢地位或曰陽明先生不云乎滿街之人皆堯舜也曰滿街皆堯舜亦自陽明先生言之耳若滿街之人貿貿而趨焉能自認且無論滿街之人卽座中諸

友孰肯憬然以堯舜自認者彼途之人不知堯舜爲何
如人望之以爲不可幾及而不肯承當猶名鈍漢此等
人尚可撥轉惟退諉之人明知堯舜人人可爲直自不
肯當下承當此等病根深入骨髓正所謂無勇懦夫終
身墮落者也

問于祿章大意曰此正是聖門判斷天人理欲關頭

問胸中塵染時起如何作淘洗法曰若是塵便能落因問
其人曰塵染處是甚物曰只進取心曰學者須知我大
而物小則萬物不足以動我說在孟子解旣醉矣學者
必開此眼孔方可入道

友問某有念不起時如昏黑一般此是何境曰外塵偶息
念與俱靜實非大易何思何慮氣象人心只有箇覺體

纔墮昏黑便不是學者須從覺處理會入方是向上
機若一向求靜少閒應事接物依舊不得力靜也只是
昏黑動也只是昏黑曰未發之中是覺體否曰然中庸
言學問功化極於位育只在致中和然所可致力者獨
未發之中耳曰此處沒巴鼻難以摹索曰中體瑩然何
勞摹索纔摹索便不是知此便知未發之中

何弘仁問學莫先於改過否曰然曰先改心過否曰心安
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過乘於無心往往已不及知
因不知故不改故曰且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在聖
人便已知得八九分了學者須時時簡點

吾輩須尋箇真自訟手段

此下延平教人寡思慮二條
舊鈔載戊辰前改歸學言

弘仁問三省之旨曰學以誠爲本忠信者誠也傳習者傳

習此誠

錄本作忠信

也故後儒曰三省只是一省

忠孝盡乎人者也信則盡乎天矣此誠之至也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腳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致誠意之功也中庸之要誠身而已矣明善誠身之功也

小人一朝之忿忘身及親猶甘之處君父之變不覺廢然而返矣前後一人耳而勇怯異縱欲之與循理取舍有素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此下問躬行之學一條舊鈔載丁卯前改歸學

言

祁世培

彪佳

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關尚有未淨

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就義利辨得清認

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眼前止
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友以生死爲問陶石梁先生取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及原始反終之道娓娓言之

一日以臘月三十日言之

先生微示一

語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
不自此日始直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

祁熊佳舉古之學者章問曰均一學也如何有爲己爲人
之別此其受病當在何處曰病在不識己此己非形骸
軀殼之謂原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若識得此意無往非
己無往非爲己之學更有何事可容把捉在人分上此
是爲己最親切處

先生曰昔賢云近與看大學頗有進益處問其所以因朗

吟心廣體胖四字不知這四字如何便是進益請座中

將此做箇公案各各尋求討箇下落

問格物之義諸說紛紛當主誰說

一曰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

路一曰一有畢

竟二字只有慎獨二字足以蔽之別無門路多端

可放步也

問聖賢之樂只是從戒慎恐懼中得來否曰有此理然子

只是謾問其友語塞曰子且

錄木下有從事於三字

戒慎恐懼去

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

錄木下有從字當下辨

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

人決有爲人不爲禽獸之志方可苟不辨此志則講說領

受俱是回護禽獸機穽卽良心乍見亦如鷲去家產偶

復從此經過眼眼認得不爲我有

一友畏向道便爲流俗訕誚者曰流俗未訕誚時君先作
訕誚見柰何畏訕誚而違道念正自昧其平且好惡處
晦翁云非至明不能燭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牽牽纏
纏底人斷是沒用全要與剛體相應提得起放得下纔
有進步

友問承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柰何曰吾輩

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

一有假如科舉的人只著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著在仕途上

卽不專爲此總所以濂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一作只

自此旁枝生來

兩字作丹頭○一奈何下作先生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旦去得不靜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門人問先生近功曰近來夢境頗清無雜夢亦有無夢時若嘗惺惺者門人曰先生已打破夢覺關矣先生謝不敏先是先生嘗書門曰舊學還章縫新功卜夢寐時年五十一歲

友人請曰先生初年志道及今得力處可拈示否曰某自幼有不屑流俗之意此意最真比來從事學問見義必爲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實鮮有慚心處每自刻責故樂與同志商求耳

張應鰲舉顏淵季路侍章請質曰看此章書全要識得聖賢萬物一體之心大抵人之大患只是有我認形骸爲己將自己看得甚隘如何推廣得去卽一家中父母兄弟亦儘有不相通者不知吾人本來與萬物同體是何

等廣大更何處可容狹隘何處可容間隔然所謂一體者亦非推此及彼之說象山先生云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假如對父思孝是父與我原是一體父有未安卽是我子職不盡對兄思弟是兄與我原是一體兄有未安卽是我弟道不修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有一處不得其所是皆我本分中闕陷如何推得在人審如此則合天地萬物時與之周流祇自完成得一己今之役役力謀一身者皆自喪其己也豈不大可哀乎

今人能把車裘一關參破便胸中廓然絕無勢利之念這是入道的關頭

或問承先生示立志之說非不劃然特形骸之見尚不能打破柰何曰既有志爲人如何尚打不破如爲臣自然

有君爲子自然有父爲弟自然有兄此心如何能已只恐無志爲人耳若眞有志種種隔絕自然銷化又云本來原是一體天地萬物尚且不隔何況一家之人乎

陶先生曰學者須識認本體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甚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煥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

先生歎曰人謂爲人不肯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蝨息如欺世盜名等輩日日戕賊此身誤認作占便宜事寧不可痛

或曰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

一有王金如云這是

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如今日之會來而聽者亦爲

字貽禍不是小小或謂卽

念一有卽此

先生曰此言甚有病這會

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諸

友當畏足而不入矣或曰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

豪傑建立事業從勳名起見

一有無名心恐

先生曰不

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諸後

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

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若稍涉名心是虛假便是

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事業也

問名心不能斷奈何曰吾輩講學正如把一利刃斬斷此

根耳

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

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就如今所謂無欲只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

爭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嘗明不必更言無欲

論大形體卽天地萬物是一是二

舊鈔作回光

自反便是大善可見

善惡只在一念轉移間然出此入彼真是可危每日自勘做人能自免於禽獸其庶幾乎

秦弘祐謂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便錄本作俱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嘗行之中若舍日用嘗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素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

吾輩未嘗不求心但多一切依傍之見

問格去物欲之說曰物欲是通病凡可用力於致知處便是格物不必印合古人

或苦善惡難辨曰實致其知自不至善惡相混又問恐當於念頭起處做工夫曰既動亦追之無及

工夫不能頗有所得時時警策自佳習氣深則一隙之知抵當不過務用長提此知又曰工夫真是易簡

陶先生曰有志於學者立身須與流俗異先生曰同堂中目前異於流俗大槩可決只恐後此不學忽然失足卻不可知

不遠復與迷復之復同雖是迷未嘗不覺

問一念雖極微卻是極著動一忍念便到伏尸流血田地

若致中和便位天地育萬物起處只幾微耳所以要必慎其獨曰學問到此纔爲切實

先生曰沈溺於聲色貨利在吾輩也少至於喜怒哀樂之中節卻不易得吾輩喜怒哀還不甚關係如握事權者倘一過當便流禍無窮矣陶先生曰若從喜怒哀樂上做工夫卻極難須理會無喜怒哀樂空空洞洞底體得了他纔好先生曰謂無喜怒哀樂似失之無謂有喜怒哀樂又著於有此處做工夫是卽喜怒哀樂求之是離喜怒哀樂求之須自體當

原無惻隱等心卻臨境又有

莊子云至人之用心若鏡曰去了用字

用葆任之功如提燈用蔽明便不息

習染雖日深而人心萬古如一日

先生曰大抵發心學問從自己親切處起見卽是良知若參合異同雖黃短長卽屬知解陶先生曰雖黃參合亦是良知如一柄快刀子能除暴去兇亦能逞兇作盜顧人用之何如耳先生曰恐良知之刀止能除盜不能作盜

先生曰吾輩只指點得面目若淘汰工夫在諸人自用陶先生曰人人是精金美玉只是不肯認帳先生曰亦不廢淘汰但非一時能盡必遷善改過精進始得陶先生曰遷改如掃地掃地是作家日用事遷改是學者日用事但得良知自能遷改如作家人既成了一分人家則去塵滌垢自罷手不得先生曰遷改固是家嘗事但人

沉蔽已久如屋爲糞土所封初入門必須著力掃盪一番此時較難爲力

王朝式問省察克治亦是致知工夫曰終日說致知而實能致知者千萬未見有一以四字易之亦見苦心爲人處

今有人行事亦無大過乃隱微深痼之病有己不覺而人覺之衆人不覺而一人覺之者又曰密叩吾心無一物可摸索又不可不求

問如夫子十五志學以後漸有進境原有王夫曰當下要了莫旁引古人不能了只是平日不甯了

爲己爲人是學問大關頭爲人卽差爲己則必求其是然爲己之中儘有夾帶爲人處

問知了畢竟要去行曰知得徹定行得徹行得徹只是知得徹耳

問爲子當孝爲臣當忠雖極不肖人亦曉得曰盡孝盡忠纔稱得箇知徒曰當忠當孝是從君親分上起見便不能忠孝

問格物之說甚多有以格去物欲豎義者果然否曰若自覺有私欲否曰無私豈易言曰旣知有私卽從此克治便是致知不必問書旨如何

先生顧李先生曰頃所發揮能諦信否曰猶信未及曰學問中留心疑信異同他日總歸有益若雷同附和卻是混帳不妨存此疑密密體驗於日用間然執成見爲存疑則又非矣

陶先生謂看心不是閉目塞耳必如舜之明四目達四聰纔是先生曰此語最好不識此意認定色身之內以爲心矣

先生示學者從自身起疑而歸本於慎獨

以上廿五條甲

戊八月秦聖補記

朋友中相期只有學問一事此事明更無餘事可明此事了更無餘事可了

敬則心中無一事

一下有又曰心中無一事便包容得浩浩太虛

或舉飯疏章請質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其人曰一念不起時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

或問今人講道理甚好及按其所行儘多差錯故夫子重躬行曰然但不體驗到本心至是處隨著行來仍是差錯故全要自心上查考得的確磨勘得精明自然所行無失此行錄本無行字先一著工夫也

或問曾點漆雕開見大意何如斯可謂之見大矣曰以其能超於方所之外也問如何謂之大曰上天下地曰宇宙往古來今日宙斯可謂之大矣無外之謂天無外之謂道無外之謂大堯舜之爲君伊周之爲相猶然局於方所之內不可謂之大若孔子足以當之曰巢許棄天下如傲蹤可謂之見大與曰巢許遺世之士堯舜伊周不可而況於巢許乎大者如四海之包九垓百川四瀆皆在範圍之中其餘諸子不過中國之水或爲江或爲淮

或爲河或爲漢有原有委可得而究也曰然則孔子居君相之位必能超絕古今不與堯舜伊周同其量乎曰甚矣子之拘也欲爲君盡君道堯舜君之至也使孔子而爲君如堯舜而已矣欲爲臣盡臣道伊周臣之至也使孔子而爲相如伊周而已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周之所以相孔子之所以師時爲之也時之所爲卽道之所在其趨一也時未至聖人不敢先時旣至聖人不敢後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知乎此者可與言二子之見大矣其人躍然曰先生命之矣

心虛而已矣惟虛故靈惟靈故應以父子感之謂之仁以君臣感之謂之義以夫婦感之謂之別以長幼感之謂

之序以朋友感之謂之信物感則通物過則寂仍歸之
虛而已矣天地之所以覆載鳥獸之所以飛潛草木之
所以蕃變皆是理也知乎此者惟明道先生

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義禮智信皆無形之
名也然必有心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
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一而二二而一也

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蓋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
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
事之理也

誠則明矣陽中之陰也明則誠矣陰中之陽也陽中之陰
離也陰中之陽坎也

誠者天道之本然聖者人道之極至

傲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
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云爲不善卻自
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此過也亦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勤
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
而不已必惡亦謂其出有原而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平時語日遷善改過是學

者獨步工夫

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
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反躬之義
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嘗理乃舍見在之當

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這道理原是見成不須安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已矣這是孟子言性本旨性善一語是爲諸言性者
立一定衡也終不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語之妙
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認如何討下手乃諸人便
欲識認箇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因而反入於
坑塹者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夫子猶
以爲歎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

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
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

易經從造化說到人心其妙處須自家體認出來
一畫是陽加一畫便是陰非有二也

聖人原從象數悟出理來

濂溪明道之語淳而無弊餘亦便須善會

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與門人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箇善吾從而好之有箇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爲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

放鬆

學貴聞修聲塵一些不露

學者務遜志以下入隨處求益

鄒南阜近於狂高景逸近於狷馮少墟彷彿中行之概論

儒者矩矱少墟第一

朱子之學孔子之教也陽明先生之學孟子之教也

先生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

欲等語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分明天地氣象

無事時惺惺不昧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

一物不容之中而有眞實无妄之理以爲虛莫虛於此矣

以爲實莫實於此矣

附錄

卷之二 會錄

三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艮卦上達天德分明到頭學問四爻止諸躬退藏於密也

躬從呂取脊呂之義
背非兒也卽屋漏意

示人以下手處大象思不出其位

又示人下手親切工夫

夜氣清明之際正天心來復之期從此有火然泉達之機

自有欲罷不能之妙

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心是已發意是未發意之精神曰知意之本體曰物

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卽意卽獨卽天

性卽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

謹名教循規矩不可詭異子子以自命

憂勤惕厲此聖人心法也

尹先生只長吟心廣體胖一句是得手氣象真深於慎獨之學者

時時存養時時體驗體驗在踐履上做工夫

先生論心意曰以虛靈而言謂之心以虛靈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又曰心如舟意如舵又曰心意如指南車

論寂感曰寂然不動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妙

靜中工夫須在應事接物處不差方是真得力

心體嘗寂而流行之機無一刻間斷與天運一般此條下錄本有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二語見後絕食中語

象山不差差於慈湖陽明不差差於龍谿

先生曰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也

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也因謂
學者曰爲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曰不免間斷
耳錄本不免
作正坐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曰本來原無間斷
一曰知間斷卽禪續一曰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
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

禪家有三絕一絕聖學二絕彝倫三絕四民之業

一友喜讀史先生曰讀史而不窮經其究也爲功利又曰
所貴先經而後史者以天下無心外之事也

薛文清隨處體認天理之學

予於本朝極服膺吳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產先生
訟之官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
克至此

陳克菴先生地位甚高官廣東布政爲中使許奏被逮卒

於途時暑月友人張東白殮之以綌衣曰成先生之志

也既卒

錄本有先
生所三字

黜吏張褻走京師抗疏誦寃中使賄

之不變絲二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

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

能使黜吏化之又如是吾有以觀先生存誠之學矣

古之人有詩書理義以養其內有揖讓進退琴瑟鐘鼓以

養其外故成材也易今之人既視揖讓進退琴瑟鐘鼓

爲末務而棄之而詩書理義又不明於天下安得不日

趨於禽獸乎

禮與性無二禮也者性之流行也欲盡其性不可斯須去

禮斯須而去禮卽斯須而滅性矣

學者以立志爲第一義不立志不可以言學又曰人不知立志亦當發羞愧之心人以名位不若人爲耻而不知此心不若人至流於禽獸真可耻之甚也

先生曰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曰如何爲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

世之遠人以爲道者以道爲一物必用吾力求之故愈求而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卽是又多乎哉

或問剛體曰立志卽剛

或問剛亦有惡乎曰剛安得有惡剛而不過便是柔克

或問某所存自謂已善而發之日用之間往往有過何也
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
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
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
而已矣

人能立誠當下已在聖人位上不必他求

先生惓惓說箇誠字又惓惓說

思誠二字又曰存誠去僞是第
一義君子小人只在誠僞之分

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爲心也性只有氣質之
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爲性也

武進張二無

璋

渡江請正於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

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以靜爲
主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然

已而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已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終身用之不盡也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工夫入竊入細皆爲有益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爲外緣所轉句一作卽懲窒遷改未免以後起爲功卽少有得力總入人爲湊泊於身心毫無干涉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

問心性兩字是一是二曰心只是此心言心而性在錄本下有

其中天下無心外之理問存心養性工夫還做那一還

錄本作以何者當先曰功夫只在存心上存得恰好處養在其中

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平時又曰存得恰好

處便是養養得恰好處便是存

問戒慎恐懼與顏子不改其樂何如曰樂正從戒慎恐懼
中來

問某凡事必求心之所安但今日以爲安明日又以爲不
安不知初念是轉念是曰有今日以爲安明日以爲非
者但就心之所安處斷然行之而不疑心所不安處斷
然止之而不行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如斯而已矣卽此是慎獨之學

邑令問爲政之要曰爲人上者平其心而已矣無作好無
作惡心平則政平政平則推之一邑而一邑得其平推
之一郡而一郡得其平推之天下而天下得其平此中
和位育實際處也

友人舉賢賢易色章請質曰疇不思賢賢疇不思事親事

君交友若不本於誠無有是處先生曰古人言學必有
頭腦語曰觀人之好惡可以知其爲人矣蓋好惡發於
性真不可假也如好好色須從誠意來已占了學問第
一義故於親君友分上各有承當一副至誠心隨地貫
去所謂一真一切真也不是四者又須本於誠也賢賢
卽善善之別名不是賢人之賢纔說到人分上便隔靴
搔癢今日之會爲卻何事來

或問萬物皆備之義先生曰纔見得有箇萬物便不親切
須知盈天地間本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
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
然君父二字可推卻身分外乎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
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

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曰敢問恕與仁之別曰恕卽仁之下手處非有安強之分強之云者卽上文反身之功思誠之則也

問學在尋樂乎曰對一種營營苦處者則曰樂君子無樂可尋但適得乎在我而已曰然則世人何故自尋苦趣曰以苦爲樂曰以苦爲樂奈何曰人未嘗不自知苦樂作惡之人始初心地上亦打不過只因漸漸習慣便成自然錄本下有既成自然句則離此一刻便不樂初學道者一下便從打不過處立基址每事設箇勉強法漸次積習去自然日日與之親切緣來都是我本然故物到此時心安意肯有欲罷不能之妙比從欲惟危之樂何啻霄壤

之分乎曰然則世人往往去彼而取此又何也曰正爲耳目聞見都是一副當計較便習壞了人曰何故性無權曰性本有權不見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氣象乎少間把捉不定便與俗作緣然終覺煩惱了人學者將從其順而樂者乎抑從其逆而苦者乎問如何奉性以權曰立誠立誠之外無學矣

天下之事大都循名而未嘗責實吾人之病大都責人而不知反己

或問勢利關曰昔謝上蔡曰已打破十餘年矣予謂尚說得容易在當以程子喜獵心勸之

邢生問四教疑亦就根器而施與曰非也此博約之說也自文而約之行自行而約之心則曰忠自心而約之性

則曰信忠信有二義說不得只是一心

祝淵問靜時有無思無慮時節曰人生實無無思無慮時思慮是生生不已同造化不息之機若有意求靜便是寂滅淵曰只要嘗提醒念頭曰不消提他此心原自惺惺純乎天理無一毫間斷卽是無息之體其要只是一

誠誠則通誠則復卽天命之不已也

以下祝淵記

人只在體上打疊得乾淨聲色貨利自然簡淡了

孔孟之後論性學惟濂溪爲是

惟虛故能誠惟誠爲能虛

顏子高堅前後一章此是他苦心處不是他得力處他得力處全在不遷怒二句

淵問曰禪家參話頭立門坎離調息若吾儒靜坐時事物

不交御如何著落曰心原自有著落的如何去著落
他淵請舉示曰不得已而言之嘗覺而已蓋心之本體
原覺覺卽明也只嘗嘗提醒而已又曰初學大患在聞
了一句話卽猛力下手去做生硬之物吞嚥不下先儒
云畧綽提撕便是薛文清云涵養只在動靜語默作止
之間此語最好

學固無間動靜初學亦須謝事靜坐爲得

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學者用功不可荒廢亦不可拘迫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今入
水將身一跳勢必跳在水外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
志往何處求道知得及連立志二字也多王毓芝舉誰
能出不由戶章先生曰此是吾儒最上一層學術學者

信得及則無適而非道矣

人須用功讀書將聖賢說話反覆參求反覆印證一番疑
一番得力須是實實將身體驗纔見聖人說話是真實
不誑語

先生寓潞河時有某生來謁其同來友人代致向往之誠
并此生家世先生唯唯畧不一顧某生述其父死丙子
難求先生一言華袞先生亦唯唯不一顧迨別去淵竊
歎先生之嚴冷深愧吾輩向爲世情埋沒夜坐先生曰
蚤間某友父既死難何得朱履優游無異流俗不知他
當年換上朱履時胸中亦一念及否因舉王鳳洲先生
昔年父旣被戮鳳洲自幘終其身又舉蕭山何孝子父
含冤死孝子能文章絕意進取手刃父讐終身衰經不

改迨臨斂及傳像俱衰經淵悚然有省

人要識得過顏子一生學問只在「不遷怒」二句不貳過者非是終身只有一過蓋顏子時時過時時知時時復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必如此然後謂之好學

毓芝請曰先生讀易已完得開乞有所著撰以惠後學先生曰議論儘已多了譬如我是庖厨一般整備了許多筵席無論衆客不會下得箸連庖人亦未嘗其滋味

丙子過德州晤盧紫房遺杜五郎傳一帙蓋鄭端簡所著其人「不櫻世故」以醫卜自給不甚讀書頗治淨經久而亦忘之家園園以槿籬終身不出籬門宴如也盧自言名根未淨欣然相慕其人故重刻其傳示人真是學人

一榜樣子

盧時以戶部郎家居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爲中庸一書之樞紐周子太極圖說

本之

舊鈔載學言

中庸全部收到闕字最是聖賢真種子

先生夜坐語淵曰世間好利底人還真率人一好名渾身是假再無救藥外邊修飾甚好裏邊受病益深究其所至適以成其自利之私而已因歎名利二字倚伏甚微說不好利定著好名一邊說不好名定著好利一邊所以學者要在心上用工工夫不外擇善能擇善類名而實非爲名類利而實非爲利

錄本能擇善下云不特顯然名利判斷得凡非

名之名非利之利無不辨之至精一毫容不住

工夫到此際纔是手段老辣

先生寓潞河時傳警已逼境先生畧不爲動曰也少不得

有箇結局同時學者聞報竟夜不寐先生曰古人說安
土敦仁吾輩平日學力在何處

語毓芝曰自今去須將此事狠狠下手毓芝曰只爲舉子
業割不得先生曰旣爲儒者若定要棄去舉業爲聖學
便是異端只要體勘我爲舉業念頭從何起見若從君
國上起見便是天理若從榮進上起見便是私欲正爲
平日學問不明榮進之念消除不淨只些小一念在胸
中後將無所不至予謂士人自初第以至崇階華廡同
是穿衣同是喫飯何曾有半點異常人處只被閭巷一
二愚鄙驚喜奉承此人不知不覺不能自主遂高擡起
來究竟於自己身上曾有一毫增益否所以內外大小
之辨不可不明

後儒議論儘明備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至踐履遠不如前輩可見學問喫緊全不在議論好看

事求可功求成便是霸術武侯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後面六出祁山定要身死營中此其人何等光明俊偉

中庸首章戒慎二句卽乾九三爻辭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體乾知大始全是健行不息爲生生不已之機若一息間斷便生機斷滅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正是天機不息一間斷便死一桎梏便槁

耻惡衣惡食朱註謂識趣卑陋程註謂心役乎外俗學種子被兩先生八字道盡凡吾輩勿論道念俗念稍從軀殼上起見者卽是耻惡衣惡食之根此之謂小人喻於利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士君子在宇宙間須將身子與萬物一例看凡宇宙間道德事功在人在我總是一般著一毫人我相著一毫多寡勝負相總之爲軀殼上起見此乃內外公私王霸義利之辨

昔人解人心道心說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如此說是一身有二心矣離卻人心別無道心如知寒思衣知饑思食此心之動體也當衣而衣當食而食此心之靜體也然當衣當食審於義理卽與思衣思食一時並到不是說思衣思食了又要起箇當衣而衣當食而食的念头

心之炯然嘗覺者無時不然只因爲氣所役便做主不得氣是一種浮游之氣纔著物便爲所牽引去凡一切憧

憧往來皆氣也非心也故學者必先養氣

世人純是強陽之氣用事所以讀書用功便有一種急迫不雅馴底氣象此最礙事卽如讀書難通處且留下難記處且留下不徐不疾卽讀書便是養氣

自開闢至今日神聖至凡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合將自己看得小了精神便馳向外邊去人苟識得心體素位而行便與天地相似位外一切恢張炫赫分毫動他不得

平日學問專爲掃除勢利但此念潛伏甚微一毫未淨日後當熱鬧場中一見可欲便從此一毫未淨處牽引將去便自站腳不住

學者有志爲學便將弄聰明計毀譽一切誇多鬪捷積習

盡情掃除銷歸闊淡自非真有定力有實爲聖賢之志
自耐此澹泊不得然儒門澹泊是其本色也

一日二日簡束不放過卽此一日二日便是聖人

錄木下有路上

人自一日二日以至六日七日累積漸深向後不忍拋
卻前功自然歇手不得明無人非幽無鬼責達則共繇
窮則獨善何等浩落何等坦蕩雖有至樂不能易也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以心體觀之此語亦有病陳白沙曰
藏而後發故敬齋譏之曰如是則將此理作簸弄了此
語甚是

擇善不是外面去擇外面人品之邪正事爲之是非此易
明白惟於此中粹然天理無夾雜之中稍稍手勢重些
聲音未免過高舉動未免輕率只此一念便流躁動邊

去手勞畧畧緩些聲音未免過悠舉動未免疏易只此一念便流怠慢邊去須是此心粹然中正畧無些子過些子不及中和之氣滿盤流露此之謂動容周旋中禮此是惟精惟一之功

凡一切事功德業成敗利鈍都是前一步境界惟坐下一刻所當爲的不可不盡其在我譬如行路底人務要到家當其在路上時只行路是坐下事可以歸卻留滯不歸未得歸卻躁急欲歸皆非素位而行試問此留滯躁急念頭欲何爲此最害道

讀古人書讀一句便要鋪張一句讀一字便要用他一字都是計功利之念

說謊二字甚微不是說以亡爲有只是一件道理胸中明

曉得該得如此外面姑且從俗爲之昧了自心隨人腳步此便是說謊

此心本善自氣拘物蔽以來往往昧失聖賢隨方接引或曰慎獨或曰求仁或曰求放心或曰致良知或曰存天理總是隨人指點欲復此心之良初無門戶名目之可擬也舉求仁即可該數義舉慎獨求放心亦可該數義學者不必去除念慮亦不必要不起意只是此心無一刻不在坐下用著不使有一隙空處亦不使有一毫墮於形氣此外別無學問可言也

所謂講明之學不是靠定書冊上道理充塞宇宙靜觀物理無非師友仰觀俯察卽俯仰是講明語默動靜卽語默動靜是講明朱子釋格致未嘗差只不合以口耳爲

講明講明後纔去做誠意工夫是將道理分作兩截了
予嘗見童子持錢入市莫之或欺以童子之誠故也卽此
便見渾沌氣象尚在人間於此益驗得誠能動物

孟子言赤子之心言夜氣言本心言良知性善此是聖賢
喫緊喚醒人處人但培得夜氣所存便見得渾沌氣象
此理不論聖凡不論今古時時具足箇箇完全只是不
會體認得

後生讀書須要細心理會讀上章不知有下章讀上句不
知有下句有疑義便要審問有難字便要查考如此讀
得少時定勝泛濫而多者今人只是一種夸多鬪靡習

氣如何得長進

又曰讀書須再三潛玩意味愈出又視
淵記曰善讀書者於讀書得養生之術

優游厭飲一唱三歎神清氣定讀得少時勝人多許今
人讀書只一味誇多鬪靡此段未明復思旁及此中泛

蓋不勝忙迫如此讀不崇朝精神已先疲罷昔人謂仕宦速竟則無味余謂讀書則然。錄本作讀書亦然舊鈔云則字與亦字通別則字爲是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皆已明白所以便無法可處說道理

亦然若有不明白處便好作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

字字不明白

舊鈔不載

柔佞輕巧終身不可救藥

明是明此誠誠是誠此明

凡影響學問平日間模樣

舊鈔作稜

儘好到勢利生死關頭一

些用不著學者用功須實實從鼎鑊刀鋸上打熬

舊鈔作熬

過始得

學者惟有尊心而已

錄本無此句

尊心卽所謂尊德性尊心而

耳目從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學言舊鈔云君子尊心而賤耳目形

爲心役也故曰尊
心卽所謂云云

人品之壞也離品而言才學術之壞也舍心而尊性

凡人學術以先入者爲主少時肄習不可不慎一時所讀
之書爲偶然耳其實卽此種下種子終身不能變易昔

朱子譏呂東萊蚤年留心史學其後輩遂爲賤王尊伯

謀利計功之說在昔賢者不免况後之人乎

舊鈔
不載

語淵曰學者旣以正人自命踐履一毫失足不得

易教所言趨吉避凶者蓋趨善而避惡也今人解吉凶都

向人事上去大錯

以元亨利貞爲之經以中正爲之的以吉凶悔吝爲之緯

以善補過爲要歸易義盡於此矣

人被私欲汨沒如飄入大海終身無出頭日子有志聖學

須盡情斬卻不留些子此心纔得廓然未晦翁譬人拾得假銀終身愛護卻不肯向火中煅煉煅煉便知拋卻此譬最警切

爲學喫緊是要打破一欺字關卽如居嘗語默動靜最微最細簡點不到處錯失都是此欺字下根株若是此字剷除不盡更說甚麼學問吾這裏纔說著學問便不容假借分毫

淵偶語萬麻相業張江陵心術欠正事功議論卻好不似今時相臣先生正色曰心術不正更說甚事功議論吾勸諸公著眼明些不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淵問靜坐時游思雜念不能盡除先生曰邪妄之念自然存留不得若游思雜念不能一切剷除不妨且與放下

不能除去只莫增他人之心之靈

錄本無之靈字

本自做得主宰

只因向來沒有養氣工夫氣去動志天君反聽命於氣

遂至遷流積漸

錄本無積漸字

無所不至學者養心之法必先

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事事求慊於心昔

賢所謂一日之間閒言語少說幾句閒事件省下幾條

如此做去漸漸歸併一路游思雜念自然逐件銷除

凡游思雜念究所自起畢竟名利二字是他根株名利二

字總根我見生來

此下舊鈔云我見象箇太極利是勝名是陰爲利底無所掩護遮藏爲名

底害道

人身本與天體相似天之所以爲天無私而已

人若無私便與天體一般

平時嘗曰心是無著之私難去

學貴自得師能自得師凡邇言近事觸著皆有警省

淵見先生於雲門淵以遷善改過爲學者作聖之功而祁

駿佳則以學者必先有所見如無所見所謂遷改俱無當也先生曰兩家一言悟一言修總之合之則是離之則非吾輩果有所見見處便能遷改果能遷改遷改處正是見吾儒學問只見在作揖打恭開口措足處無非此道彼釋氏則懸空想著天地間別有所謂道艱深苦索於凡事變倫物一切不理即到水盡山窮看來原是喫飯著衣本等所謂因地一聲然從前已枉卻許多心力真可惜也

人心不可有欣厭有欣厭便有取舍卽如人忽有厭朝市心此卽是戀朝市心有愛山林心此卽是厭山林心人主之病病在朝講爲二事士大夫之病病在學仕爲二事士人之病病在學業聖學爲二事通人之病病在言

行爲二事

退而省其私私字卽獨處之時如今人卽有志爲學鮮不背地有箇家計必得宴居獨處時與大庭廣衆爲一小視聽言動與承祭見賓時爲一如此纔可稱爲好學顏子知之未嘗復行其不行處最微吾輩胸中纔有喜意外面便有舞蹈之意胸中纔有怒意外面便有嚴厲之色有不善便行如響之應聲如何能不行顏子潛消默化畧無幾微滲漏故曰不遠復无祇悔悔者必其有失而後有悔也有失而悔此謂顛復吾輩不能到顏子地位且莫先知過知過便能改過行之不懈後面漸漸促緊來以抵於不遠也幾乎

學者只管言覺體不知心體原是如此應事接物自然妥

當不必更言覺覺之第一義只在見得已過知過改過

是覺之第一用神也

平時又日能覺的是心

坐下不明白在章句上勘求章句不明白在坐下勘求誠能在坐下勘求未有不明白者

吾儒學問在事物上磨練不向事物上做工夫總然而壁九年終無些子得力此儒釋之分也

人性本無所爲惡亦無所爲不及處只爲氣質所囿但有過處過於彼便不及於此所以第一要改過其過也囿於形氣之私而其復也繇於本心之覺聖賢心法只是

一中

癸未四月十七日舟次津門子洵病氣上升先生語之曰終日說降氣曾不肯將心來降下學者只因一種飛揚

跋扈之性不曾放下因此一時拘束未免不得發舒遂鬱而成火在舟不安因思從陸從陸未安因思抵家抵家後一事未了又復一事此中憧憧終無歇息遂汨沒至老若是者何也蓋因此中紛紛擾擾皆是有所爲而爲底若是安土敦仁自然隨遇而安吾只勸女放下罷卽此是卻病之方卽此是養心之法

濂溪太極圖說前面是一段惟人也以下又是一段

舊有不合

二將天地與人分作兩橛如此說是先有箇太極之理貯在空虛而人得之以爲道不知盈天地間皆是此箇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卽至根荦鱗介無不各具五行之性卽此是陰陽之理卽此是太極之妙故曰陰陽之上更無太極也

陸子所言陰陽已是形而上者此語至當不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不可謂道將仁義亦不可謂道乎

淵問禪家參話頭亦是求放心否曰他是死心法此中是

一股死氣吾這裏純是生生不已之機

舊鈔不載

先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二語曰天既有意生才卻如何生在如此世界可見事求可功求成凡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儒者不可有即上天亦初無此等意思不過磨練出此人精光便了更不計其利鈍

錄本無即上天下三句

淵因言

假使當年孔明果能撥亂反正亦未曾於孔明身上加些子先生曰此論最好吾儒學問只要講明此意必如此而後知孔明終身草廬亦不失爲孔明必如此而後

知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此是聖學
真血脈

淵初度日先生過焉淵感父母蚤背恨欲報之無繇先生
曰父母雖不在吾身卽父母之身身在卽父母在今當
愛重此身務其遠者大者而已

淵問先生進學亦有次第否曰初年悠揚過了日子晚年
漸覺繁雜近來雖稍有所見然卻不能心與理爲一未
免有些識見意思未淨在細勘來名利二字畢竟剷除
未盡頭出頭沒時有動處方知研究入微一毫假借不
得

初度日問孝先生歎曰吾輩時時將君父放在面前便一
毫苟且不得

昔人有云生有五幸一幸爲人二幸爲男子三幸生中華
四幸讀書識字五幸爲士大夫便當灑灑落落自家尊
重此身又須戰戰兢兢惟恐墮落此身今人一味長戚
戚隨處都若不足及至放肆卻又無所不至這分明是
顛倒了

孟子全副精神交與滕文公文公國勢如此阽危而信道
之篤一至於此眞千古賢君也後人卽知爲學稍稍境
履艱難便將爲學之志都灰了那得如此篤切吾嘗曰
春秋之世道在衛武戰國之世道在滕文

惜也越境乃免六字是夫子誅心之語君臣之義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卽越境可免乎董狐亡不越境此語自差
夫子因誅其心彼將以爲越境可免將自惜其亡之不

蚤矣後人把夫子話看死煞了此真癡人說夢

江漢以濯之二語是形容心體聖門諸子都道不出此時
曾子年最少其造道之深如此

象山見道甚真朱子學力甚苦

節義之士後儒多所不取不知殺身成仁夫子屢屢言之
如屈大夫賈長沙東漢陳蕃李膺范滂諸君子非深於
學問者不能俱宜表之以見節義與聖學無二道乃後
人謂其行險僥倖而周海門反列揚雄於聖統錄昌黎
與大顛書爲間道此種議論害世不小

危邦不入夫子就當時如此說今人自說不得此二語君
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祖宗數百年培養之士
可托言明哲之說乎

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此孟子所言本心是也學問深者率此念去學問未醇必有轉念然而是非之心仍在當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矣若轉轉不已必遂其私而已故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一節是臨事揣度與夫子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意相發明此正所謂轉念與初念合也

錄本孟子可以取下無

程門惟尹和靖無失和靖不事著述門人輯其壁帖大半

是錄前人語

此條下錄本有心無往而不在句下兩見

東銘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此是窺見至隱底語後人

推尊西銘

錄本下有而忽東銘字 真不解

淵問顯微體用之義曰吾人凡事不離此心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無往而不在不可分外面可見者爲事故程

子說顯微無閒二語

此心之覺自堯舜與桀跖一也而其所以有堯舜桀跖之殊者以其氣有萬殊也氣有萬殊則性有萬殊孟子所謂性善者專指此心之覺處言也

靜而存養要潔淨不沾一塵動而省察要精明見得義當爲便必爲義不當爲便必不爲朱子曰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周子曰無欲故靜此是作聖要領此外更無別法

人心之私如千尺浮雲層層障蔽疾風迅掃更無點翳不是說掃了一邊更去掃一邊也吾嘗夜坐看此最有會世言上等資稟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稟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上等資稟人方可從事朱子之學以其

胸中已是有箇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稟人尤宜從事朱子之學下學而上達始能識得道在吾心不去外求不然只去懸空想像求吾道於虛無寂滅之鄉寧不率天下而爲禪乎曰然則重知者非乎曰知行何可偏廢亦不可作兩項看知之至纔能行之至行之至方是知之至後人言卽知卽行不必於知外更求行重本體不重工夫所以致吾道之大壞也

道理行著便是不是說有箇道理在彼我可以求得自朝至暮道無往而不在以吾心之無往而不在也

道理千變萬化無非此心之妙吾身大小順逆總在此道之中人能信得及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那

得不親切那得不真篤

積習儘有功君子遠庖厨亦是平時涵養此箇不忍之心勿使戕賊壞了凡羞惡辭讓之心總要平日養得完成友人言及次第後甚難排遣先生曰此箇病痛不小如今學問正要打破此關人生自有我純是得失毀譽聲色貨利念頭作了安身立命之符除了此念更無站腳處卽此並坐之際一言順之則喜一言拂之則慍一生全被此種念頭作了主譬如大樹一般他根株旣深徒然斫去枝葉總無益處所以禪家有剗斷命根革卦有革命之說今日用功要將此箇根株盡情斫去始得陽明先生有云人以下第爲耻我以下第動心爲耻此念勘得淨盡不必更言了生死

立身行己最忌夾帶

謂淵曰陳白沙不應舉以老母在陳布衣不應試以有司待士無禮尹和靖以策問爲非遂棄去前輩此等舉動都是胸中實有所見今人漫無所見此中先主張箇不應舉底意此不是爲名便是爲利只此便不是道趁今壯年正該砥志學問實實築箇根基有質幹有枝葉後來因時爲之便無失著

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工夫

習俗敗壞已極挽回習俗惟有志之士能之然卻要此中積得些誠意遇事不可輕發一味誠心且省外事

處今之世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都要世間人可法則一毫苟且不得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凡吾人一言一動一呼一吸皆具
箇潛見惕躍龍亢的道理於此能不失其中纔可謂之
時乘纔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如今把舊行履舊知解層層剝去古
人云溫故知新新者正是吾心生生不已之機

易喜易怒輕言輕動只是一種浮氣用事此病最是不小
如今要將此種浮氣覓箇銷歸安頓處

佛氏以鏡喻心只說嘗照嘗寂鏡是死物此爲佛氏之偏
若是吾儒以日喻心光明嘗照內中自有生生不已之
機如日行南至北至具有陰陽不息之妙如心之體本
虛惟虛故靈其往而伸者爲仁與義誠通也返而屈者
爲禮與智誠復也

謂淵曰人生末後一著最爲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極是精妙臨期往往失之此其受病有二一是僞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嘗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禪家指爲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卽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違順之來夢寐之際此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所動不爲害所懼矣惟其平日無終食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學者不可不兢兢也

條改歸

學言

淵記止此。下明德卽是良知定靜安慮得二

張受先

采

自婁東來就蕺山泠然閣問學受先問學而時

習如何便說先生曰只是學而時習之又問朋來自遠如何便樂曰只是學而時習之又問不知不愠如何便是君子曰只是學而時習之既而先生曰總要曉得學字不曉得學字習也差說也差樂也差連不愠也差時趙甸董瑞生侍先生顧謂曰精神千里相往來豈可當面蹉過受先問閉諸一室不能名一物卻須學先生曰萬物皆此心之形又曰工夫到時只是易簡卽初學時亦是易簡但不可苟且耳受先反覆言義利之辨謂凡便宜處卽是利今日做秀才時要討便宜居官日安得不貪又謂拆開算似有利和盤算卻大不利先生曰和盤算也得拆開算也得受先謂利心之極流而爲寇我不能去利心是以利攻利安能除之先生曰殆有甚焉

受先問孔子云我戰則克卽克己之克否先生曰只是
自克受先謂餓死事小先賢之言尚未盡須曉得此時
合當死便是死爲正卽是啟予手啟予足底意思此事
甚大非小事也先生曰知得成仁便與輕生有別受先
居嘗記壁云知足卽足安貧不貧又於病中嘗自有樂
處四字是日又謂廉字最須尋玩有廉隅廉耻二義先
生嘉其有守語畢又告之曰只要有把柄

日

癸未十月十

下學有二義一是就日用嘗行處做一是埋頭向上

庸言庸行切不可忽一語差一步錯便足以殘心便是心
量不完處

人心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只是有一箇把柄纔收攝得

來

人亦曉得與物同體只有我見卽隔

先賢云無志士不忘在溝壑一番意思不可與入道

求心若難何以證聖聞見遮迷邪意見作祟耳

偶然之見要屬影響不可恃

世間安有生知孔孟只說學知所謂生知乃聰明耳顏子

大聰明人卻云如愚曾子大聰明人卻曰魯如顏曾之

愚魯真是大聰明

以上九條董瑞生記○按會語所佚甚多尚俟蒐補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

自此而一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一致之於

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

良知不慮而知如開手見掌握手見拳當前卽是今乃作

十分支解向無事甲裏討消息要參要悟故陽明亦有萬死一生得來之說慮乎不慮乎

吾師許恭簡公與周海門在南都有九諦九解辨有辨無可謂詳盡而師論辭嚴而理直凜乎日月爲昭今卽從海門作妙解亦只是至善註腳終脫不得善字

佛氏之學只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

無善無惡語雖雙提而意實寄於無善宗杲曰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染惡知惡識如芥子大破戒謂貪嗔癡惡知識謂分別心也

形色天性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聖人

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當事至古小學請正諸生拈邦畿千里章謂大學之要只在知止知止則爲聖人不知止則人不如鳥聖狂人禽之分止爭知與不知耳先生曰人禽之辨最是喫緊出乎人便入乎禽世之人不知人禽之說曰姑且爲之不知一出乎人其爲禽也便在腳下古人云率獸食人如今已不少所以要借重公祖父母留些生意使越中有箇人種如今到處開門延寇滿城之中都喪了人氣矣

一座聞之悚然

時甲申四月間流寇破山西故先生云云

先生絕食中毓芝來侍先生迎謂曰紫眉來乎吾輩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態毓芝曰然已而問曰先生心境若何曰吾甚樂少焉徐徐曰冥途有玄趾爲侶相對談

心不亦樂乎毓芝曰先生樂在此乎曰吾有三樂吾甚樂下

至此錄本無他人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

祖宗一樂也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二樂也他

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三樂也一樂也等句錄本無泰然

下作如嗚呼哀哉抑又何求因撫腹曰此中甚涼快乃

吟曰即絕命辭以下絕見文編詩食中語

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

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吾今免夫時先生於誠敬之旨不啻三致

意焉

王玄趾素近名倪鴻寶周巢軒亦未嘗學問然臨大節即

能致身者以其有至性在也蓋好名好利者習氣而死

義者至性也此誠敬之本學者於此握定命符優入聖

域不難矣

洵請示訓先生曰嘗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

吾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之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幾乎

毓芝侍立榻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

有勸先生不宜徒死者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勸者不已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

應鰲侍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敢不受教先生點頭頷蹙徐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請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先生印合何如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

劉子全書卷之十三

會稽族裔劉澹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四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一 奏疏

遵例陳情懇賜待養以全子道疏

萬曆甲辰十一月

二十七日初任行人司行人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復蒙聖恩於萬曆三十一年旌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草茅叨列清班寵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遽恤私家顧君親恩並求臣子兩全之地敢籌緩迫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焯壯歲喪臣祖母陳氏義不再娶舉臣父輩三子臣父天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天皆無後影

相弔者祖孫母子三人凶喪頻仍田廬盡賣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於臣舅氏臣母躬紡績以奉祖而臣祖嚴義方以訓臣伶仃孤苦以有成立臣叨一第臣母終於家匍匐號歸影相弔者祖孫二人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於臣舅氏如故也茲臣辭膝下致身清朝子遺臣祖一人耳見今年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衰邁朝不暮保而臣風塵羈旅倏焉彌歲不勝烏哺之思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爲命矣日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子能仕父教之忠不能舍孝以作忠卽以四窮民二十餘年辛苦幸見天日寧必辭祿以爲孝但鰥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拋而臣使

臣也欲迎養在官啟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轉輾
踟躕進退狼狽終不容已乞身之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
恩而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尚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
見父長不殮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并三恨臣死且不
瞑目尚能覩顏爲朝廷犬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天孝思
錫類凡情切父子屢荷矜憐豈欲在祖孫而有異視伏讀
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
願離職侍養者聽臣之事體委與例合爲此激切上陳懇
恩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臣回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
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顛懇之至
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疏 乙巳三月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厯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

回籍服闋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痛有祖父劉焯侍養無人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烏私未蒙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罔測天威既望闕而踟躕益瞻雲而憔悴伏念臣遭家不造遺腹稱孤臣祖與臣母忍萬死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并一身而爲命殆臣長而臣母歿今臣仕而臣祖老既無叔伯又絕弟兄臣以孤子當室抱疚經年祖以老耄居鰥子遺萬里竄跡荒山生涯無以卒歲倚門終日鬱思至於傷脾昔猶善飯而今浸衰臣欲爲貧而天不弔幸而歸寧在卽或爲骨肉如初臣祖春秋八十有一矣報罔極之恩餘年何及臣齒未三十也急無逃之義他日尤長倘致身之節既二於縈家而將父之懷仍牽於持祿俛祖爲聖朝之冕獨則臣實名教之罪人所以臣心

日痛欲待罪而無期亦知臣罪當誅敢爲親而請命也伏
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
自願離職侍養者聽懇乞聖慈憐憫臣情勅下吏部查覆
臣疏放回故里永侍高堂惟皇天后土昭鑒微忱合鰥祖
孤孫銘鏤大造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敬循使職諮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教家推恩

起化以裨宗藩以保萬世治安疏

癸丑

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達天
下之大節以有事於諸侯比及返命則以五書述邦國之
故每國辨異而獻諸王王乃爲之修其政刑秩其典常協
其度數恤其災疹而後巡狩省類之制因之蓋行人之職
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則入

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蔑焉明典制
監前古特設行人司隸於禮部入掌典籍出寄絲綸有周
官遺意焉遭世成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幸居宗國歲
爲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簡任萬曆
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副戶科右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行
冊封禮役既竣爰報成事臣居恒念天下事大壞極弊者
未易枚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敢因馳驅所及俯竭愚
悃少贊末議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試採擇焉臣聞宋
儒張載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夫三代之法
莫大乎封建諸侯唐太宗讀周禮慨然嘆曰不封建不井
田不肉刑而欲法三代之治其道無繇已於是命羣臣議
封建終阻異說識者恨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於後世而

代興之君分封同姓子弟猶稍稍緣飾其義乃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竟安在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中夏大啓土宇以封諸王外捍邊陲中制襟腹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畧損益前代之遺雖未暇盡善而規模宏遠矣嘗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羣臣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晉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同特顧施爲何如耳大哉王言真有意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爲之臣者不能將順其意講求一代經久之規以遺子孫而至於一傳而弊也分封過侈葉居升預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於藩服遂增東濕之政累朝以降一懲於漢再懲於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弊澤竭

於上威頓於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說也顧標而失本覲其偏而遺其全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臣以爲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通之臣請以六議臚獻一曰議爵臣聞古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於國中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適子世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有郡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郡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已濫乎今准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鎮國將軍視下大夫鎮國中尉視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二將軍之爵可裁也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無可推矣故宗法惟繼別者稱大宗得世其家小宗親盡則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宜降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大宗則庶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雖絕必繼重統也女子於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五等不又濫乎今惟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單則曾玄之女爵可裁也與曾玄儀賓之爵可並裁也隆慶中禮部議濫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適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并適子封其二無適子止許世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適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銀兩實本豐林王台瀚所奏夫限子封爵於禮無所考據恐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封爵遠及七世七世之孫尚襲中尉而親

王第六子自列爲庶人不既戾乎孰若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頒庶幾於名正於事順矣一日議祿臣聞古者大國地方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畧可做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或限八千石六千石而成化中減例支萬石者實折二千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儉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乎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不可議減乎卿祿三大夫則鎮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八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遞而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賓之祿不可議減

乎資奩之給不可已乎蓋先王之世士必世祿世祿之等自不得埒於職官之俸卽遞降而至百畝之糞亦已不薄矣而又開之以仕進之路常祿之外復有圭田如近制流官俸薪之例斯不亦親賢賢恩誼曲盡乎臣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歲而供之卽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填無窮之壑乃虛額之以廩祿而實坐之以飢寒往牒所載親王而下有給祿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經年不得關領者有三年五年不得關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莫以上聞朝廷知而不問卽諸宗亦且習以爲固然而無可奈何於是嘉靖中衡王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襄陽王佑想上書願准漢唐故事得應舉効用力田自活免飢寒不敢煩歲祿彼豈不樂

貴且富如疇昔哉凡以被空名而受實禍也於是先臣王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聽免祿秩先後議覈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以定畫一之規也曷不取王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之以六等之頒則歲歲所供取諸其樽節而不匱而宗藩之實被其澤者不啻涸鮒之起矣一日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爲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並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旣薄待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輕視宗藩以不必治一至此者臣讀皇明祖訓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謨固未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姑未暇備極其

用之之途惟王府官屬文若長史司等武若指揮使司等
宗人尤可自效請自將軍中尉中聽撫按官歲覈其賢者
薦之於朝度能授任仍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制
此而絮知程能豈遽出遷人下者且用一宗室卽省一流
官亦可以清冗官之弊至若王官之必用左遷與王官之
不外轉本朝實無此制國初楊士奇以史官高等擢爲審
理副後入翰林卒爲名臣宣德中周忱自長史累尚書成
化中雷霖以長史陞提學副使萬厯中趙世卿自長史累
尚書臣鄉周應中亦以王官謫籍起歷光祿少卿此外尚
不能更僕數何嫌何異而過主分別以叢任官之弊長史
職專輔導王有失例罪輔導官厥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
之墨敗者審理以下莫不皆然則王府固天下逋逃藪而

王府視其宮屬非特贅疣無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
近惟恐驅除之不速而又何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
而國日瘁也卽如郡王府教授郡王講讀資焉今歲貢自
訓導歷府授已不下一二十年計其齒亦當八十九十虞
旦晚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精彩責之以效用如以充故
事而已則國家廩祿可惜也臣按先朝奏准事例凡長史
等官於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類而推之宜
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
後一體改遷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爲藩國之裨非小
補矣一曰議教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皆生而有教入歲而入小學十有五年比
冠乃入大學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大樂正造之教

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成焉諸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於邦國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而統之以鄉學凡民之生者亦以時入學焉三年而大比之鄉大夫賓其良能而升之司徒已升之太學已升之司馬而材之又簡其不帥教者而移之屏之遠方焉其庶子之爲政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焉蓋所以重胄子正公族備造士之方有如此者今國家近制且爲宗藩立宗學矣而制度未詳官職未備廣勸未專辨論未時非所以爲訓也方今國家文教休明舉海內窮鄉僻壤莫不修六藝之科服孔孟之道以備薪樵充王國之楨榦而獨於神明之胄忍爲黔

首之愚不亦悖乎夫古之學者將以適於仕也今登進之途塞而先資之業荒矣爲父兄者以何恃而教爲子弟者以何恃而學雖日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性軼於無所用而動扞文網若楚之訐汴之譁往往而是當事者乃始操三尺而議其後不少貸焉亦不教而殺謂之虐而已矣制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掌之郡王之胄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於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胄子諸子及郡王之胄子弱而冠學於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於斯焉於是乎提調之以有司衡之以督學憲臣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其秀而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上升

之家宰與科甲一體敘選其胄子必入大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簡入大學九年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大學者爲不帥則不授以爵禮曰親未盡而列爲庶人賤無能也其教必先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賓典畧做選貢例以論行爲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爲近古而科舉帖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壞而言揚行舉之意微土鮮有用之才朝多佞位之弊甚矣後世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丘濬等著論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於古鄉舉里選之遺誠爲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持帖括之技與郡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開科舉亦有年矣

而賢書列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陰阨其途雖有豪傑之士
能不灰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宗室
之賢才而通行於天下郡邑則亦本朝一盛事也一日議
養臣聞古者封建井田相爲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大夫
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分之每夫授田百
畝合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以給君以下之廩祿上下相
保忠愛樂利蓋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通
焉後世取民者往往述之王制旣廢上多取而無藝下兼
并而不均生民之困也久矣國家之待宗室也奪四民之
業而歲給口糧計不下數百萬石世世雲仍與天無極長
此安窮封爵之祿且不給而况於口糧乎亦終坐斃而已
臣請親王而下各受田如古之制其列爲庶宗者編插都

鄙給以廬舍卽佃其公族之田每五世親盡而始分者一夫授以百畝歲視豐歉而賦之公族以供親王以下之歲祿其國家租庸調一切除之如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准輸歲祿一萬石不過江南賦役之額耳或祿從減例差得准貢助之數而佃者可以無困仍視公田肥瘠以爲差等君祿而下且以類推逮數世之後生齒倍繁量視貧乏給以餘夫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舉藩國之內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以世守常業少免於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聽有司征收或徙外藩貧宗實之開國以來封爵萬計勢難盡給公田惟自今伊始子弟續封者聽有司從長設處適者福王開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四萬頃資贍養乎臣

以爲賜履所入卽常祿矣而復祿之乎祿不過萬石而侈至四萬頃乎莊田額賜祖制未詳國初固有賜王諸子田六十頃例酌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准古封國君田所得給以世守免支歲祿額外量加優贍出自特典而先王封建井田之遺一舉而復見於今日矣或者曰公田之說行則數世而後勢必盡括民田以益之而不足不成偏重之勢乎夫以宗室當天下固無幾也且澤以世降田以夫授有定制而無兼并適與百姓通爲肥瘠何偏重之與有今天下困矣井田之制旣不可復計莫若倣中古限田之法寧禁宗室有分田乎此一役也以野人養君子而無專城之嫌以宗人養宗人而無竭澤之患臣未見其迂遠而濶事情也一日議制臣聞古者天子使其大

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天子五載而巡狩入疆問治慶讓行焉於是乎削不敬流不從討叛其加地進律則以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曰述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巡狩之制不行於後世今制歲遣御史往按各省直王國隸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狩卽其義也而法令疎濶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凡王國中動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輕則削地重則削秩其賢如河間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軍而下得從錄用親王報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史報聞其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比五年王遣郡王以朝於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死名婚而登之玉牒國初親王有覲禮天順而

後廢矣攝卿之聘可通也諸典禮之不必數請於朝也抑有說焉宗藩困矣又重之以奔命數數行賂京師賂乃得請數世而後空國不支至有逾時而不舉者臣聞親王薨封內官監該監索賄萬金郡王襲封及王妃郡王妃封亦不下二三千金他典禮殺是習以爲常否則槩從沈壓不以上聞宗藩苦之刑餘之輩安得逞釜隔之奸壅聖天子敦睦之澤如此如辱朝廷何陛下奈何不一問也夫禮雖庶人冠娶妻生死必告告於宗也今槩經奏請何擾擾也古者八議之法一曰議親公族之制辟也王三省不得則追赦之又不得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宮刑不剪類也今國家疎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爲務苟掛吏議動坐深文往者楚獄之冤噴有繁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牆

閉宅之錮尚戴覆盆殊可愍也臣聞先後之發高牆者或
犯在祖父而淹及子孫或坐在夫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
門永違天日直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議倘從民間科
斷除大辟外不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
而釋徒者限年而釋矣曾世世錮之乎臣請亟下所司及
時推勘洗其矜疑者釋之以昭朝廷好生之德仍請著爲
定例凡應發高牆閉宅者准照戍流徒配之例酌其輕
重或限以年或限以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湔釋庶幾用
法平而宗室無冤民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營洛邑
焉往者陳勝發難先趣入陳勝國時紅巾之亂亦起汝穎
間蓋四戰之區也今周府宗室之繁甲於天下若唐府伊
府趙府鄭府崇府徽府潞府又新開福府所在充斥至竭

中土之民力而不能給倘以歲之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蹂躪而且挾以貧宗之蠢動一夫作難長驅四潰天下騷然矣曩者宗祿不給至推行臺凌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詎可長也漢時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掉今日中州之虞以挺急而走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更擇河南地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於三楚百粵隸之就近王國并及天下宗藩若陝西韓府等槩議調劑庶可以蘇地方之困周先事之圖乎凡若此者又皆酌古準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三代封建諸侯親賢並置成周之制尤重懿親同姓五十國至裂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爲王室衛也迨其後也魯衛曹鄭之祥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孤立晉亂於骨肉相殘尤

爲殷監漢興過封子弟未必遂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
削弱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好禮終鮮禍敗禁闈之禍莫慘
於唐族轅之釁莫替於宋若其應舉效用代顯賢俊則猶
制之得者由是觀之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爲存亡而
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觀已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
乎盡蹈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祿侈而置官不惟賢
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漢儒董仲舒
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今天下
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初制立法萬世率由而其推行之
勢固未嘗膠於成迹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主於
強幹義勝則推之以恩恩窒則經之以制勢固然也是故
執洪武之事例於永宣之世則窮執永宣之事例於正嘉

之世則窮逮而今日則益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媲美先王而沿習之陋至降而爲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汚民生之困士習之虛邊防之弛紀綱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於後人之沿習而顧重誣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斷持之以藉口於法祖是亦所爲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時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始矣傳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膳一日再

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子職之謂何且陛下日溺於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羣臣處睽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興官府震傷繫乘於睽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虧矣世不乏左右窺伺之奸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疎忠臣被構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儲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宣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立修惑於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爲先臣海瑞切諫而時先皇帝實潛裕邸無關儲訓陛下奈何效之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託於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昔高皇帝諭廷臣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

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問安視膳間者陛下盍亦法高皇帝一令練習啓事益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於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徹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固如是乎臣不暇遠稽祖宗教諭之規卽肅皇帝處裕邸固不若是卽先皇帝昔者處陛下於東宮亦不若是竊爲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愆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皎日乎臣恐姑息之爲見者終不結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

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舛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之於所厚者無所不薄矣尚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雖然陛下臨御以來孝竭兩宮錫類之澤首被宗潢庶幾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而顧不能善推所爲使父子兄弟之間反置厥施則本原之地必有受其蔽者惟陛下幡然悔悟自識本心杜有我之私屏怙終之見因明啓蔽推大孝以成大慈君君臣臣父子子由身而家由家而國而天下於以稽古定制起弊維新奠大宗於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此而措之耳先正有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殆謂此矣臣東髮受學竊從遺經慨慕古先哲王之化輒欲見之行事長而通籍遭際聖明幸得自効屬羸病久櫻委溝壑之

不測高厚難酬用抱耿耿爰以職事之將謬陳一得罔知
慙越干冒天威安所逃罪倘蒙少寬鈇鉞之誅不棄芻蕘
之見除躬修主德端天下大本大慮外將臣前列末議勅
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
待命之至

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疏

癸丑十月

臣使署冗員分不得論列天下事至於世教人心之責不
擇人而付者固未嘗限臣職守如杞人憂天不以爲過臣
因得以熟觀今天下治亂之機輒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誅
又遑恤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號稱治平
然識者以爲經筵徒侈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未幾
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廟不數十年揆厥所由靖難

之役一籍奸黨而賢人君子誅夷略盡三楊徒以容悅養
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較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
侍郎者一人空國之禍至是始驗乃知國家之有賢人君
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而其人未有不立槁者我皇
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爲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
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於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
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
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爲語柄者臣竊痛
之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
者也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
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挾危顯微屏
玄黜頌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

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議大明流俗之士苦於束濕屬有救淮撫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罹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有申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於是東林之風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收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果何罪哉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峻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坐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報復爲翻局計御史熊廷弼固嘗詬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積怨一發救廷弼者張皇四起逐總憲處臺省總結局於于玉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於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勘輒坐東林籠罩朝士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瘴

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一元珍下有金玉節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而有不人人爭按劍者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跡而原心二臣者亦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然則東林無罪與標榜唇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淮撫欲盡錯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其誰聽之由是四面樹敵一體之中頓分吳越陵夷至於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阱也且吾以爲門戶前破之酒

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尚同之念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伐異臣勸諸臣反其所以攻人者而自訟焉卽爲東林之徒者亦姑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交反而兩得其平亦庶乎其可以遠怨矣審如此將胥天下而游於大同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何以攻東林爲哉雖然臣請進於是夫學亦難言矣昔者孔子沒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其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弊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

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
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
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
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
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於戲本虞廷之中
以建皇極於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於
聖天子今日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弗
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
忠邪使賢者安於有位而不肖者亦得以洗心易慮其沐
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殷監不遠空國之禍將有臣所
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輒

忘忌諱冒干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宮

之則以化天下疏

天啓辛酉十一月二任禮部儀

制司主事

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備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所矣一旦遭際我皇上聖作物睹覃恩海宇以臣微賤濫竽起廢之典天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切夙夜兢兢於寅清之地而喟然於禮之可以爲國也臣請因事設規爲當宁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卽繼之曰放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先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不盤游畋居則被法服親圖史行以鸞和中以節奏盤孟几杖刀劍戶牖

有銘工誦箴誓誦詩公卿比諫庶人傳言商旅議於市忙
恐不聞其過也而治化爛焉皆此物此志也巨人闕未幾
仰見陛下朝講時勤留心治道庶幾具大有爲之資聞者
道路之言還宮以後頗事宴游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
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母乃敗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
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慾之媒此其爲害何啻毒藥猛
獸卽陛下偶一近之已令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
古者投壺射御雖六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
之則亦未始非導慾之媒天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
類是也乃禮之大者又莫先於謹內外之閑矣故曰外言
不入閫內言不出閫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
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自是孺慕真情特以大內森

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耳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卽位以來逐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宮侍逐郭鞏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藩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母逐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於是而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

結人主之權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
讎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
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
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
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
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
然則魏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蒙泉之初出方將
追邁古先哲王以躋盛治乃竟爲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
可恨哉昔裕陵以冲年卽位王振用事卒蹈土木之難當
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二楊猶不能蚤除萌孽以貽他日
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八奄亦導泰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
毒縉紳幾於亡國至今言宦官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爲

千古永鑒方今皇穹降割匝月之間國統再絕陛下以熒
熒冲齡承天地神人之付托大禍未悔
虎踞遼
左旦夕竊發頃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卽令陛
下宵衣旰食與羣臣交儆於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
欲與忠等共了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以耿耿
而不容已也雖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成自然是故目不接靡麗之色而視日明矣耳
不聽柔曼之聲而聽日聰矣心不長滿假之志而善言日
進矣四體不設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宮之中有不
狐鼠竄而奸宄肅清者未之有聞於是而可以正百官於
是而可以齊萬民於是而可以率蠻貊皆六禮之化也伏
惟陛下毅然以古先哲王爲法將平日俳優馳騁之習一

切屏絕而益稽古親賢以自輔開天下之言路還票擬之職於閣臣仍勅內侍魏進忠等各凜高皇帝鐵榜之戒毋蠱惑君心專權亂政以釀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於奉聖夫人客氏者陛下不過一時之依眷本無忝於大信其中謹禮制而出之當無俟臣言之畢矣臣聞宋儒程顥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之臣子宋神宗拱手謝之夫明主旣不廢未萌之防則忠臣亦何必諱明盛之戒臣尤記皇祖時評事雒於仁以酒色財氣四箴進規皇祖一時不懌卒感其言培四十八年無疆之運臣雖不才致主之誼不敢自後先哲頃者切見倪思輝等以言得罪旬日以來遂無諫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切痛之臣禮臣也在禮言禮分無虞於越俎草野孤踪不識

忌諱冒干天威儻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
聖明少垂鑒焉

奉聖旨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

學勤政並無宴游等事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
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守

職業毋得沽名賣擢該部知道

進忠後改名忠賢時取旨予杖福清力救得免

參正孔廟祀典以尊萬古師道疏

辛酉十一月

臣辦事儀曹接邸報見廣東道御史董翼一本爲聖裔已
沐殊恩孔廟宜修缺典等事大抵爲增祀至聖先師孔子
皇祖王父防叔伯夏而發事關典禮而其說頗係斯道之
晦明有不容隱忍而處於此者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
繼天立極若堯舜禹湯文武盛矣時至春秋世道際升降
之會上天之心以爲斯道不可一日不行於世也則篤生

仲尼以素王講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教天下萬世使羣聖人之道亘萬世而行如一日而仲尼遂爲萬世師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然則萬世而下所以尊事孔子者蓋可知矣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也者有父之親而不必以情屬有君之尊而不必以爵隆况孔子萬世師乎過魯一祀而後代有追崇爵則自公而王矣諡則自宣而文宣而大成矣澤則子孫或以侯或以公矣然則言乎尊孔子之道未許也至我肅皇帝獨斷自宸衷易玉而師易土像而木主去文宣不用昭至德之難名而孔子之聖始揭真面目於宇宙以全其所爲生民未有之盛萬世而下尊孔子之道者肅皇帝也夫旣以道尊孔子矣猶欲求孔子於血肉之軀由身而推之父由父而推之

祖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真乎夫孔子者禘天而郊義皇祖堯舜而宗文武者也非孔氏所得而私也若曰以孔子之聖必有親也既有父也必有祖也則有孔氏之家祀在矣然則叔梁紇之祀非與夫啓聖之祀昉於肅皇帝也臣捧釋當時明詔本爲顏曾子思禮不先父食故不得已而以諸賢之父配享於啓聖若叔梁紇之祀猶然公孫洩之立疑天下後世者耳而謂可以慰孔子在天之靈乎矧欲聚三世而合享之似族食一似社飲亦種種爲瀆而已凡禮不得其說而求之於假借未有不流於瀆者也是故禮言君則有先君焉臺臣周公追王之說是也言親親則有高曾祖禰焉臺臣同堂異室之說是也未聞言師而猶及師之父與祖者禮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周立四代之

學虞庠祀舜東膠祀禹瞽宗祀湯雍祀文王不闢推祀太
王王季也於孔子又何疑焉總之以王禮事孔子者知有
爵之尊而不知有道之貴功利之見也以親禮推孔子者
知有生之本而不知有道之原血肉之見也言道者而苟
以血肉起見幾何而不以食色論性是功利之真種子而
陷溺人之深阱也此其說正與稱王之蔽相爲表裏甚矣
斯道之難明而易晦也孔子之道天道也無夾雜故無假
借故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崇奉孔子者亦明孔子之道
而已矣以臣愚謂宜推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特立一
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因罷天下學官
啓聖一祠進顏路曾皙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
十哲則降於兩廡路之長也點之廢也鯉之趨庭也正不

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纘始於五代後儒往往非之且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今降兩歲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所爲毫無假借者也抑臣有進焉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太學者天子之學卽古之明堂亦曰辟雍天子臨雍而釋奠則踐天子之位矣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矣降天子之禮樂而用侯等肅皇帝始自貶以尊孔子耳臣以爲孔子不王誠不常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自不妨槩從侯等以涖祀者卽古之封域諸侯也恭遇皇上初登大寶幸學有日行且紹肅皇帝表章師道追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千載一時臣媿未嘗學禮無以佐一得仰祈皇上勅下本部會同九卿科

道將臣疏與臺臣之疏一并酌議要於至當以定孔廟祀典則斯文幸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修舉中興第一要義疏

壬戌

邇者邊氛孔熾國勢瀕危冲聖在御宵旰靡寧然而中興之理未卜其要也臣竊謂救世者必先識天下第一義而操之往往於形見勢誦之外別有轉移而收功甚捷則今日之學政是已昔我高皇帝用夏變夷加意教化于戈甫定卽立國子監及天下郡邑社學博選天下儒宿有道術者爲學宮師士至以起家學宮爲榮資製臥碑以訓士所爲董正率作之方備至若國家通經積分之法尤稱近古一時人才輩出化行俗美流風被於百年成化時軍興告誦許天下生員輸粟入監浸假而及白丁煌煌虎觀遂爲

錢虜賈豎子設肆雖有祖宗作養之法無所用之官師失職士習日圯推之天下郡國更可知已臣聞之先正謂人才之生弘治不如成化正德不如弘治至嘉靖又不如正德而今竟何如哉萬厯時征倭征播征寧夏猶彘彘乎得之葉夢熊李化龍宋應昌其人乃今邊事五年於茲而以經撫敗者踵相接河西旣陷沒聚天下之才推敲五旬日無一當守關者推者未必任任者未必才則人才於茲盡矣遼事之亟也當事者倉皇計兵食無所措通行天下郡邑例得銀百兩買一青衿下至有司類攷亦以貲升幾令天下盡化爲銅臭又何怪人才益日以盡乎先臣李承芳謂害天下人心莫如學宮壞天下士習莫如科舉率天下爲惡無紀極莫如學官則今天下之謂也今天下世道交

喪矣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節義爲何事平居以富貴爲壟斷臨難以叛逃爲捷徑至於國是日囂人心日競紀綱日壞刑政日弛封疆日蹙寇盜日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不日拱手而授之他人亦孰非此學宮不識字人所胚胎而釀之者乎則今日救世之微權亦畧可覩矣臣謹尊祖宗舊制修明學政首停納粟監生以端天下之士習倘以軍典故難廢事例臣請寬儒士一途優其資格得與粟監等而人之樂輸亦已衆矣雖然事例之開有十一歸朝廷者乎臣嘗聞倒批一弊至一杏而假監生六人通計近日監生假者強半他事類此所司莫問焉夫籌邊者舍樽俎而議兵食以飛輓爲嘉猷筭計者忽經制而事漏卮以條例爲長策皆計之左也必不得已寧賣官寧鬻獄

可也終弗以銅臭累士士習端矣而後論秀臣請天下下
第舉人必入監乃得入官而禁乞恩之例又令天下提學
官每三年一選貢其法以歲考行之歲考發落後仍集一
等生員再試經義策論選其優者一人貢入太學其有德
行著聞者特拔之必選通學不分廩增附舊制也近者本
部功令責成提學官三年中必歲考一周方待遷而終成
故事間舉小府以塞責如臣鄉紹興不歲考幾二十年今
以選貢不得不歲考而又省選貢一事是一舉而兩得也
選貢之年不行歲貢每三年中縣學一選一歲府學如舊
額而歲貢願入監者聽之於是國學士彬彬盛矣論秀矣
而後議儲養臣請亟復祖宗通經積分之法凡監生自廣
業歷六館而上至幸性爲成材咨送吏部撥歷授官仍揀

其不率教者或從革黜或發原學食廩非是皆得積分而
授官古者太學之教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計積分謁選亦
當以九年七年爲率消速化之心非有大故勿得告假至
所以教之之方除臥碑申飭天下士子外宜畧倣胡瑗經
義治事之意令士子朝夕學舍以明經爲主兼通世事如
兵屯水利鹽法天文地理算數之類就其質之所近各習
一事漸以類通官師以時考訊又以其暇行射禮及雅歌
琴瑟士因得以薰陶德性臻之大成儲他日之楨幹焉儲
養矣而後議錄用國初監生高等多得授給事御史郎官
而後稍陵夷也今請由上舍陞者舉人高等徑授九卿屬
官次等授府州縣正官選貢高等得徑授小九卿屬官及
府州縣正官次等授儒學訓導又次等授首領佐貳果爾

人亦不必以科舉爲榮而漸復古鄉舉里選之意若官生入監亦一體序銓不得概從資格士之待用於學者如此其重而師帥之地不得薄爲資格愈可知也於是乎議官師國子祭酒豈無有宋訥章懋南陳北李其人乎必極天下之選弗以翰林爲資格其六部諸曹必取新甲科與中行評博一體敘選并擢自教官之有聲績者斷不得以有司破甑爲借徑而提學一官尤宜選御史邸署之賢者如外任方面知府皆弗得調以簿書錢穀之困久而經術薄也所屬教諭必取諸副榜舉人及訓導之選貢出身者訓導用歲貢必限年年過六十提學官咨申吏部遙授訓導以充社師量支舊廩限年而報罷社旣得師而龍鍾者亦不至自廢以終身兩利之道也官師得矣而後議體統司

成學憲其體統固甚貴也獨郡縣教官非薄特甚每伏謁
上司叩頭屈膝不異胥吏何以稱師嚴道尊頃者教諭聶
雲翹建言請教官弗得行跪叩禮臣甚韙之自今教官見
上司請如京官堂屬之體獨得自別於他途以伸士氣教
官率天下爲惡無紀極率自奴顏婢膝中來也體統秩矣
而後議激勸人師難得先朝宋訥陳敬宗爲國子師皆一
二十年不改官或終其身今法宜擇人而久任但增秩祿
或至尚書師保其六館學憲皆議久任博士助教等得攷
選爲給事御史如舊例次亦不失部屬提學官聽本部考
成參其數而等之升京堂者數人超級而調者數人而最
下者劣取焉其教官自副榜出身者徑升主事評事等官
次得調國學其選貢訓導亦得升國學次得升府州縣正

官而歲貢者亦降等可也總之粟途之例格而儲養不得
不厚儲養厚錄用不得不優錄用優師帥不得不重師帥
重體統不得不尊而激勸亦不得不異其法有相因而致
者一舉而學政犁然復祖宗之舊矣夫學亦學爲忠孝節
義而已矣學政之教行則天下皆知子不可以叛父臣不
可以叛君四裔不可以叛中國舉天下之才蒸蒸咸奮於
朝廷人心繇之而正國是繇之而明紀綱繇之而肅法度
繇之而明政事繇之而立封疆繇之而飭寇盜繇之而屏
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繇之而固是冲聖中興之業不下
堂序而奏也臣所爲救世第一義如此宋靖康之禍太學
生陳東上書討賊留李綱諸士爭奮助之天子至用大儒
楊時爲國子師卒延南渡之業於今可以鏡矣臣蒿目時

艱不敢營心職外恭遇聖天子在御名世在堂張弛化瑟千載一時輒不揣狂愚一申蕩蕩之見倘蒙採擇酌賜施行邦禮幸甚宗社幸甚

奉差事竣兩間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

以原官趨任以安分義以肅國家官常疏

癸亥六月

臣宗周於天啓二年四月內奉命差往南京公幹沿途接邸報於本年六月內奉聖旨改臣光祿寺寺丞及事竣復命行至直隸滄州地方復接邸報於天啓三年五月內奉聖旨陞臣尚寶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先後望闕叩首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茅蚤蒙皇祖拔擢筮仕行人後先謝病家食有年一旦聖明踐祚旁求遺逸不棄葑菲遂以臣不肖濫側起用之典超序儀曹臣逢不可爲

不幸而所以致身於我皇上者亦既有其地矣不意受事未幾涓埃罔効一歲而兩蒙殊擢洊歷卿丞遂躋下大夫之列臣聞度德而授任者國家詔爵之典計日而効勞者臣子守官之法故虞廷考績必以三載崔亮停年不廢資格凡以堅豪傑任事之心塞宵小速化之路所裨世道人心非苟而已者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啓雲龍風虎之運仁賢輩集耆舊景從蓋嘗起以非常之禮待以不次之典忠信重祿度越千古迨爵輕而濫官冗而枝京卿如市清署無光每令言者有連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微臣之陋復事濫筭席未煖而輒遷班未列而又遷更爲近事所希有而國家詔爵之典幾以臣一人益壞矣夫今之所爲京堂之選者或起家謫籍或數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而當

之者安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家無一籌之展一割之効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猥與諸名德頡頏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爲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猶佩先臣莊景以三十年行人應召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肖不敢僭擬先哲而良心夜氣亦不敢自後於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仍以郎署効用前來供職他日累資序遷出入藩臬惟命之從從此羣臣不復懷微倖之心而皇上所以厲世磨鈍之道益已至矣豈獨臣一身分義之安已乎故事惟大臣得辭官臣六品小臣不敢上援然而廉恥之在人者終不以小臣而奪轉輾踟躕不勝狼狽倘以臣爲越禮控陳徑從罷斥庶不冒

以退爲進之嫌仰戴高厚曷其有極臣謹於途次候命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輿論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諡

以闡潛德以光鉅典疏

癸亥九月四任尚寶司少

卿

臣惟我國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於百年之後愈嚴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操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恃以彰不朽之節二百年來朝無倖典野鮮佚行煌煌盛矣而不有節已著於當年者且湮於沒世如故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乎於臣則從曾祖也臣請節畧平生爲皇上控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世廟登極與脩武宗實錄成賞銀幣稍遷左中允

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獄廷杖六十復原官尋出湖廣參政歷河南左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葬祀郡鄉賢先是張孚敬甫釋褐持肅皇帝繼統之議逡巡莫敢發而於先臣鄉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叩先臣且讓主名先臣正色拒之曰子老而博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壞名教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咸依重先臣曰是故首阻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撼門哭激肅皇帝震怒坐詔獄廷杖者若干人先臣以宮僚與焉創甚得不死已而孚敬驟貴改翰林涖任同館諸君子恥與爲列匿不見孚敬獨恚先臣曰元隆亦去我乎指先臣字也蓋孚敬猶冀以夙好相援而不虞先臣介絕乃爾以故坐恚反

踰他同館者頃之孚敬浸柄用出先臣外藩矣既參楚政
清眞持大體政事之暇文翰灑然嘗遊赤壁命駕層梯題
詩絕壁處閱者壯之竟以骯髒忤按臣意被論劾當事者
心知先臣不爲動反得擢沐轄去在汴多惠政不詳左轄
入觀脩贊朝貴人止青布二端朝貴人皆驚嘆服一時苞
苴之風肅然司故存羨鏹數千例入私橐長子乘閒言之
先臣故不應一日呼子出政事堂堂故懸占鏡如輪令其
子臨其下曰汝照面孔何狀能享此多金子慚謝即日去
官所任滿歸不持一錢清風兩袖而已人以此益重先臣
介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高絕不爲朝貴所援浮沈清署久
之始貳卿留都既去復起留都前後凡六年不遷官以去
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薛應旂佐之所斥皆權黨至今稱之

通籍四十年沒無餘貲家不擴一椽見於郡志張文蒸元
怵所爲列傳中可考而信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勗于
古未有之曩倫當是時豈不知將順可以希寵因人可以
附驥而諸臣引經泥古斷不少挫至不惜頂踵以怒明主
殉孝廟在天之靈一時人心士氣直與壬午諸臣勃發後
先先臣忝在櫻鱗之列九死一生或死或戍或不死特其
所遭之偶異而是因難以優劣定矣况先臣砥礪名行坎
坷中外清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始終一致出處無
瑕爲當世名卿之冠卽擬之鄉先達魏文靖謝文肅無多
讓焉獨不得與豐熙共事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亦忠魂
所以化碧而志士以之撫膺而長嘆者也先臣家無令緒
門戶久凋臣以支庶幸讀先臣之遺書以有今日儼箕裘

之可紹顧帷蓋以誰憐茲者恭遇皇上飛龍覃恩曠蕩澤
被枯朽臣欲爲先臣邀一命之卹而事在年遠懷疏而止
者再幸值茲五年議謚之日九原可作雖千載而上猶待
表章况先臣百年人物臣猶記先臣請祭葬時會侍郎董
玘亦請祭葬肅皇帝卽玘疏下旨曰棟固嘗以議禮哭午
門者玘何爲者耶遂格玘而獨卹先臣棟云然則先臣當
日一片血忠已獨鑒於肅皇帝不廢易名一節允矣臣查
議禮諸臣如豐熙馬理楊慎等皆後先與謚先臣事例委
與相同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
先臣錫與應得謚法庶先臣旣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衮而
國家徵信之典且有光於曠世持此以淑世教竊人心詎
口小補之哉又寧止臣一身一家生生世世之感已耶臣

無任激切籲懇待命之至

天恩愈重臣義難勝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

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疏

甲子十一月十

七日五任太僕寺少卿在籍

臣原任尚寶司少卿於天啓三年九月內蒙恩陞授今職該臣以分義自裁連疏引疾隨蒙聖恩准以新銜回籍調理并給與臣覃恩誥命種種隆施俱出曠典臣戴此高厚與疾卑門方期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以圖報恩萬一忽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吏部照會於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是劉宗周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於臣家廟特設香案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賤儒遭逢明聖一旦從田間廢

棄屢擢清華正微臣捐糜報稱之日而遽爾乞身敢於不
皇上之任使而不顧者凡以朝廷不恤高爵厚祿以待天
下士又開之以額外之途斷不使一切匪人庸豎廁足其
間以辱曠典明矣如臣不肖叨冒踰涯分宜先諸臣而退
以彰清朝甄別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處
者猶竊有餘地云耳何意思里居之席未煖也匝歲之間而
遽蒙顯擢仰惟皇上始終帷蓋之仁真同天地父母之無
量臣未嘗不感極而繼之以泣其如臣義不足以仰承何
哉臣聞古人之訓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
而足與有爲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
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爲亦既曉然自信
於平日矣一辭而退終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人

間事乎忽然而進忽然而退又忽然而進進既不成其爲
進而退終不成其爲退世有如是之脚跟可語於禮義者
乎且皇上所以過聽在廷諸臣之請亟於用臣者謂非以
今日之退於有守之義有足多乎哉果爾是以臣之退成
臣之進也臣愈無以自解矣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
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
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
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
矯節陸沈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焉
辭太僕之命猶以爲晚何意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
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
言何地通政何官而臣以無行義之尤者一朝而處之豈

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此臣所以輒轉踟躕有死不敢趨
命也仰祈皇上鑒臣前日求退之心本非假托原臣今日
已退之身萬難復用仍量臣未任太僕亦萬無躡躑通政
之理收回成命勅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臣邀
天之貺或終得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而皇上之
所以全臣末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隕
首死圖啣結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控辭之至 奉聖
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爲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劉子全書卷之十四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五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二 奏疏 崇禎

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

仕以全晚節疏

崇禎己巳復職通政司右通政在

籍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厯辛丑進士筮仕行人不
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啓改元錄
用廢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三年
歷光祿尚寶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
拜命引疾以歸天啓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司右
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奉嚴

旨削籍爲民追奪誥命自後屢掛彈章坐臣奸黨無所逃
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遇我皇
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肅清宮府因念先朝屠毒播棄之
餘悉行昭雪一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
荷天恩感激之下繼以涕零從此一丘一壑不終聖世之
戮於臣有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
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官事奉
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
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
不日發道以終任使少効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
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削籍以後目擊
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誓

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生來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痞結瘋瘍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間與死爲鄰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此良友所以心欲灰而身愈困輾轉臨岐不覺進退之狼狽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謂短淺在皇祖時旣以躡治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正可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効捐軀之義而又託之硜硜小節以去則微臣之伎倆盡於此矣尚堪再策清朝收駑駘之用於末路乎畿郡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爲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者當之其能免於燎曠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茲者內察屆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穢如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慚負平生侵尋老病正當

首從罷斥敢復濫今日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爲此萬不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致仕在籍調理俾臣得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歌帝德祝堯年則臣身雖退臣報自存而聖朝所以激勸臣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

宗周著遵前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

己巳順天

府府尹

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摠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猶念不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報稱陞

見之後踴躍懽呼仰皇上爲堯舜主輒不勝其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勲華而至於堯舜之道所爲繼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爲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遼事乎臣以爲遼事不足圖也

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苗乎往者敵得遼地不能守無意窺闕久矣卽我之不能驟得志於敵亦夫人而知之也神聖在御遐方來同永寧一捷已足爲東北之先聲今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稽首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用兵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幸而一戰復遼矣從此雄心好大日事干戈以敝中國如秦漢故事則亦近功之念有以啓之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

惻然痼瘼真無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
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
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
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敲扑日峻道
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盜轉而淪
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
官以催征爲考課而防黜之法亡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
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
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
言利之習有以啓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
其繁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
也於是名實觀而法令滋張頃者陛下嚴賊吏之誅自宰

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飾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輔臣劉鴻訓以犯賊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乃近者厯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爲贓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卽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

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棄遍天下矣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利口爲才諂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爲莫己若而不

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
讒諂者因而閒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託
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
不得闢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
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
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
奏雍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案爲國本死也而不蒙
身後之卹至今誣賊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挺
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
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瑞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
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
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莫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

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願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

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可爲昔者宋神宗用其臣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財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己以用

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
直接三千年既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方今陛
下有爲堯爲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
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啓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
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
於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
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
節亦爲亡身殉國之事幾何而不率天下於戾乎世教不
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
陛下不以爲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臣愚與有榮施臣不
識忌諱限字過違明例然欸欸愚忠必如是而少盡并祈

聖明矜宥臣無任感激披陳冒干斧鉞之至 奉聖旨這所奏不無迂闊然亦忠懇該部知道

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

以奏郵隆疏 己巳十月初八日

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畧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優異時或判以親王遇事專決卽刑部御史臺不得衡抗焉蓋輦轂之下藉以肅清奸宄奠安黎庶爲天下樞非斤斤簿書錢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頗倣前代然共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參罰首及順天將謂本府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異時外解不前徒費文移絡繹卒無當於緩急之數往往呼

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
所言者止因各屬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
血脈不貫又因本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
而舉劾難行至是而京兆之權陵夷極矣又何以彈壓輦
下爲一人承流宣化表率首善之則於天下乎以故履斯
地者率視爲傳舍人懷苟且之志或計月待遷或卒歲而
遷曾未有以三年淹者誠如是則雖有趙張包歐其人亦
無以自見而胥吏轉得以長子孫習爲奸利若大興宛平
二縣尤稱親民之職也處勢愈卑在事愈難亦惟以錢糧
一事奔走於各衙門如奴隸而傳舍其官甚於臣府上下
之間相率爲偷惰日甚一日地方之事遂以日壞義輔之
民遂以日疲茲者聖天子恢宏三五之理思得吏稱民安

與天下更始因惓惓於久任之法更調化瑟千載一時寧獨遺此首善地臣不才謬承簡任受事伊始日夕冰兢思得一當以圖報稱義難默默而處於此敢祈皇上深維天下治化之所自起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屬吏如樞按其平日查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仍自臣掌印官以下酌行久任之法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縣徑諭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憲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旒植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

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勅下該部酌議久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內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

以固人心以張國勢疏

己巳十一月初三日

臣惟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一旦有事之際乎方今羽書告急合衆犯邊漸事深入致聖主焦勞於上臣工竭蹶於下亦旣調遣四出兵勢漸

張敵不日將自退而無知所在人情洶洶四方之民麇至而入京師煤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飢號寒之衆填塞道路此輩半係賊徒遇奸宄不逞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營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羈凌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飢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上聖明不世出天寶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聲靈赫濯廟算全操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用命亦何有於深入師老之敵人而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舖煮粥以惠熒民仍收養之各舖中

一以賞京營守陴者一以賞營兵出援之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出預給軍士月糧三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將一舉而京師之民懼動若雷然後迺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之法以戒不虞隱然有寓兵於民之意環京師之民以衛一人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而折衝禦侮之威卽在於此所謂聖人有金湯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實爲臣外屬臣與城院固共於地方者也必彼此聯絡一體上下相呼應而後可以行法自臣受任來兵馬坊官無一至臣府參謁者臣雖有區區文告固已令之而不行聯之而不合一官亦贅旒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臣書生不能籌邊而責在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

姑効此欸欸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採納施行

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拯畿輔黎遺疏已巳

臣待罪京兆目擊地方飢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則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爲己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遇有疏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卹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饕民深可痛恨順天府及各撫按查明修復積穀備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拯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本內稱諡諸臣還各稱名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災獨真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責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

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
旂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
備也而後稍湮沒已臣請倣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各
坊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鬪毆平民爲阱於國中
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其露處宵殞之患且
簡殘疾老弱之不能就食者量給以粥餌俟來春查入養
濟院其壯者除遠方流至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田死
者給藁瘞之約每歲一冬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
之爲顛運而無告者亦已無幾矣至今積穀備賑尤係祖
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恃以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
具卽臣府所屬開報動百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
無額設不過取之贖緩捐之公費而近以遼餉雜項皆有

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平糶一項以裒之是竭澤而漁也
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此三項爲地方備賑地俟賦役
書成儘有冗濫可清以補餉額倘舍是而令有司以設法
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之民所以日困而日瀕於死亡
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異時朝廷一切大典禮大賞賚
率給輦下勢不得不加派民間及事已而所派不除遂爲
成額後事復然畿輔之賦遂甲於天下可爲不均之甚矣
如鄉試錢糧當派之八府會試錢糧當派之天下一切上
供之費何獨不然則加派之令宜公也至富家大戶一經
報商千金立盡有預買之苦復有加墊之苦曷不令各衙
門官任之而苦小民爲則編商之令宜罷也錢糧之有火
耗也自臣府而上解戶交納每百兩必加兌三兩小民已

不堪命矣若進宮子粒每錠五十兩又明加滴珠七錢是
皇上身自爲壑也上供之七錢民間之七兩也而火耗之
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
贖銀之有透支也詞狀不得不愈濫以爲民病臣查大興
一縣前任倪卓兩按院透支至五六百金奸書因爲奸利
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數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小民而
已一縣如此各縣可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
宜斷從撫按禁也行此數端亦足以少甦畿民之困矣而
其要在慎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
實自轍下始誅求之令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奸數
變易不嘗卽有不肖之吏以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
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不滿歲輒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

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
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一國之饑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
寒誠能慎選良吏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
一切久衣人食之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於仁壽之
域矣臣所爲仰承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
皇上勅下該部一一行臣之言使恩波不竭於平日生意
不置於目前則一番明旨庶不徒託之空言而微臣亦得
以少逭溺職之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
無任激切控陳之至

遵旨回奏疏 已 已

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條陳兵事內及招集屯丁之說
奉聖旨近畿屯丁招集劉宗周議奏欽此臣頃因外患孔

亟令集諸生講求備禦之策有府學生員王廷禎言所屬州縣有屯丁可備調遣臣甚韙其言聞之兵垣兵垣卽以上聞臣隨訪求掌故漫無可考惟據科臣劉道亨有議復京屯之疏言選屯爲軍鑿鑿可行臣謹按我成祖文皇帝奠鼎幽燕有山後降夷四十八萬內除十二萬入三大營剩有三十餘萬安插內地散處順天所屬州縣地方各給以屯地編爲戎戶近衛神京其自朝陽關外南北六里及於通州三河寶坻曰城東屯自東安霸州及於永清固安曰城南屯自懷柔及於武清滌縣曰城北屯凡三屯共二百八區自來原隸京營至萬厯二年始附所在有司管轄臣念此輩受國家豢養二百餘年生齒日繁豈無一日可以恃緩急而此數十萬人者按族而求亦豈無一人足備

干城之選近者時勢孔亟勢將招募天下勤王以張敵愾之氣此輩近在畿輔一呼可集道里之便資糧之省實相倍蓰惟是年久事移尺籍隸於有司歲有巡按御史經理屯政必能洞其原委仰祈皇上特飭屯政御史速行查訪如果屯丁可用令兵部行文各州縣逐屯挑選精銳計三十六萬人中每三十人而挑一人亦可得十萬人星給資糧器械或遣官領送軍前効用或存留該州縣自爲城守之計事定之日有功員役一併優敘仍世世復其差徭亦今日救時之一急著也臣以迂疎叨有地方之責日夜傍皇莫知所出惟有心聯信義爲無形金湯少紓報稱茲承明旨不敢不據實回奏伏惟聖明鑒察施行

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以贊廟謨疏

臣頃以邊報告急具疏條陳大旨在固人心以張國勢請
皇上發帑大賚優恤軍民先爲城守之計未蒙省發計廟
堂之上羣策已集萬無取於迂疎之說乃今敵入遵化告
矣我援兵猶未集也意寇鋒甚銳不敢向邇勢且漸逼而
南臣有地方之責處勢倍亟於羣臣蓋嘗熟思審處而知
天下之大計終不外乎人心臣雖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不
揣迂疎請復以安人心之要爲皇上備陳之其一曰安民
心京師五方雜處一切大奸大宄隱匿其中旬日前臣衙
門首有白晝殺三人者爲捕官執去則此輩之待時而發
者何可勝詰也況又有數千饑民挾以逞乎今五城業行
保甲之法令居民自相保聚而猶未足以相使也京師之
大無賴之徒饑寒之衆一呼而至者不下數萬人苟能有

以用之卽成數萬精兵化一切奸細爲腹心又何必過爲之慮而罷召募之役乎今須亟立義勇營令各甲開報給以資糧器械統以大將使成一軍一旦有急可以相使民心之所恃以無恐者此也其二曰安軍心京軍素稱疲困自奉旨清汰之后稍生怨咨近蒙皇上發帑優恤人始有挾纊之懼乃烽火未望國門而盡驅萬衆以城守業已過於張皇矣猶不更番休息一夕以風雪死者三百人則總督李守筠之撫循其衆果何如也臣請皇上嚴勅諄讓仍一面親臨聖駕弔死扶傷以感動之視此鵠形鬼貌之徒終不可用以戰鬪但得安其反側而已人人干城矣其三曰安士心臣聞保甲鄉約相爲表裏既有保任之法則不可無約束之法而鄉之能約束其衆者非士而誰臣請令

每坊中各舉老成行誼之士爲約長用以訓戢里中兼察奸宄講求備禦之術舉比閭族黨之民翕然而聽命於士以待上人之調度事定之日擇其勞著者不論舉監生員題請優錄其有鄉紳富民率家丁上城打擊有功者另與優敘以此爲令而士有不感發而興起以圖報稱未之有也其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時事之極也大臣務觀望而無一方擔當之勇小臣工議論而鮮卓然可舉之策一旦敵薄都城欲得鎮定如于謙忠謨至計如葉盛張寧輩可若而人此無他忠義之性不立而一往才具亦無繇以迸露也今請亟下令敵至通州諸臣中有倡爲邪說以誤宗社計者立斬以殉敵至近郊諸臣中有倡爲訛言以搖軍民心者立斬以殉彼諸臣者進有死而退無路安得不并

心同力以報一人所謂彼與我死我故得與之俱生是也其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昔張巡以縣令抗安史兵數十萬卒全江淮乃今日前鋒一逼而石門驛官以牛酒迎矣則州官縣令轉相效尤可知也臣請皇上先遣一上方亟誅開門而迎者并望風輒逃者至鄉官生員人等降敵者亦如法乃營一大軍於通州營一大軍於都城近郊或於孫墩地方隔水而陣後以待援兵之集前以收潰卒之必兼可十里列隊遞輓漕糧而進則收拾遠近人心之一策也而其本尤在皇上自安其心昔寇準決親征之策澶淵之後保及百年亦賴其人主信之而不疑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宗社大計惟皇上斷然主持以宋事爲鑒合上下爲一心聯遠近爲一體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又何有於

燎原之撲滅臣所謂固人心以張國勢者如此臣草疏已畢有府學生員毛銳陳城守之策於九門外掘品字坑復遠以土埂使彼不得近而我可施其堵拒之力袁督師嘗行之雖出下策亦可用也謹以其所具呈詞上聞并祈皇上勅下該部施行

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祈聖鑒疏

己巳十一月

頃者有生員劉斌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緋衣一慟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闔邑之衿紳弁笄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妻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真足以制敵人之死命而趨之東歸使所在地方皆得一教官如上達者爲之倡則進之必能殺敵退之必能嬰城天下事奚抵於壞繇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哉夫字

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
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
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可以不
立及夫世衰道微臣弑君子弑父仲尼始單提直指之爲
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脈爲君父
閑大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唐有韓
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過寥寥數子遞衍其脈
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於天下或遭讒被鋼以死然世道
率賴以不墜亂臣賊子時或制其欲而不得肆功亦偉焉
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
表章紫陽氏使人奉韋絃家傳布菽二百餘年人文背項
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厯之

季有高攀龍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
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推晚年
一出卒遊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
駢渙攀龍已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
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詎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
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鮮與通臭
味者卽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遍天
下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之大倫以衛
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疾之必殺之而後快今
其骨已朽矣更誰爲黨者卽有之亦且嚙指相戒改換頭
面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不過如斯
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朝於問業夕於省成如焉

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提醒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
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借上方劍討君側之奸如楊
蓮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諤諤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
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
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
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
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敵騎之從橫無能建一奇出
一策以紓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路乎故
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
特患人主不能燎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爌
之再入中書也曹子沐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副
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爲

羅織此外若張鳳翔之綜覈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
方胡世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
或次第罷去或以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
惜且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
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
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
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
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寇禍之亟也正臣子臥薪嘗膽同
舟共濟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輒乘機逞報復
之端卽大任有戒心焉謂非一罵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
林免異日之禍而不知其立論之外所闕於世道人心非
渺小者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此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

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乎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真魏之徒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攀龍之學業已蒙皇上表章不得不千古請弗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此時艱尤不敢以口舌滋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生心害政將來寇患之禍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節而推言之惟皇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隗始請皇上先用特典旌卹安上達進翰長宮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庶幾我國家金甌無恙之天下不令

天下不識字人相率而壞盡臣不勝跂望祈懇之至

冒死陳言開廣聖心疏

今天下何時也寇壓門庭環京師四面數百里之內無不受其蹂躪而僅以斗絕孤城聽皇上之自爲守幸且夕無恙已耳於斯時也臣子卽欲私其身家性命不與君父共安危不可得乃皇上且得不與臣子共安危乎念及此而君父一體之情已在目前一時理亂安危之大計可得而言矣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者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爲國今天下恨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面二字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疑關中往來日積月累結爲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

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嚴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爲皇上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勃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稟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殺敵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卽召對時屢率皆落落不合以罷如征討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而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出戰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

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侯世祿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靈詎可令天下見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託國者必將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沽恩自結於上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闔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矣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慮所恃皇上特加申飭以勝厥任況再事推轂而進乎自古來

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
鑒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
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
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卽內臣可信人主義不
得獨私第還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
事也漢臣諸葛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黜陟臧
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
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敗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欲獻飲
泣痛恨於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託重
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自轉疑闕以親
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一
舉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

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以一身計利害故不憚冒死垂涕以聞惟皇上垂察抑臣聞寇本不多皆亂兵逃民助焰而日張今或出師有期當先下招降之令降者待以不死一切軍民優與安撫又多方設閒以疑之如此而寇勢自解也并祈聖明採擇施行

徵臣奉職無狀束身待譴以明臣紀疏

庚午二月二十六日

臣不肖承乏順天一月而遭邊兵之變自尊化以南涿州以北其間城池之壞男婦之屠戮畜產財帛之搶掠廬舍之焚夷官與吏之或死或逃或降不知凡幾而臣忝居輦下撫有二十七州縣保釐重寄之謂何例以封疆之罪亦何辭焉且臣自受事以來一籌莫展以錢穀則徵發後時以刑名則奏報失實卽近者臣府有積書舞文而發覺

不早致一豈奸宄之充斥則紀綱法度一切廢弛可知此
尤其罪狀之彰彰者止緣臣迂疏性質試之以事而輒困
重以軍興旁午百責攸萃今日之京兆非復前日之京兆
而臣愚處此有不勝其瘵曠者矣方今敵氛漸退正國事
鼎新之會如封疆失事諸律業已次第昭布多用重典臣
方在待罪聞近又奉有御札惓惓以理事安民爲訓益用
悚然於心無以自解至指斥庸鄙之狀尤爲臣一人寫照
尚能覩顏在位不早服厥辜於聖世乎爲此席藁上請仰
祈聖明亟賜處分念此封疆失事不得獨寬於京兆賜之
顯戮惟皇上之命或以臣事權不屬罪止瘵曠姑從末減
亦惟皇上之命總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紀固然此義
不明異時臣子有偷生以辱國者封疆之禍所以未艾也

則亦臣之所不敢出也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奉聖
旨京府職事正嚴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
部知道

敬陳地方善後事宜以祈聖鑒疏

庚午

臣惟國家不幸而遭兵革之變十餘年來漸入漸深至今
日而我內地二十七州縣之間屠者屠破者破圍者圍擄
掠者擄掠所在幾無完膚已而轉攻他郡勢益張甚幸而
卽退地方之事已不忍言若不及今亟加整頓巨細料理
將來之禍恐不止此而此地之不化而爲異域者幾希臣
叨地方之責夙夜憂惶莫知所出敢以一二善後事宜爲
皇上告卽諸臣有已言者臣職掌所不廢也以臣之愚今
日第一宜慎選有司地方之寄有司也視撫按司道而綦

重有司不得人則平日無以撫循其衆衆無固志聞警潰矣今各州縣士民有斬關而出城者爲非良有司也宜亟選才品兼優之士更置之自今州縣官缺預令京朝官各舉所知或於銓注之日另行甄別考其身言試以書判必用甲科而甲科爲長其朝氣可乘前途可策也至於撫按激勸之方必撫字爲先催科爲後教化爲先刑罰爲後乎自有良有司而地方之事可次第舉矣其一曰招撫流亡大兵之後斯民之轉徙於四方者不知凡幾也業已下招撫之旨矣而招之之方與撫之之具安在法宜先設粥廠次計版築次給牛犁種子勸以農業惟是錢糧無可設處請捐自內帑昭朝廷弔死問孤之意量縣大小與所傷重輕或萬兩或五七千遣官齎詔徧加慰諭仍捐租三年以

優恤之小民庶有樂生之望乎其一曰清除道路南北通
衢商旅之所出入冠蓋相望自經外患所至雲擾地方諸
不逞者盡化而爲兵衝突不常是處梗絕延及中原九塞
大可寒心法宜令所在地方官於通衢處所五里十里設
兵巡哨遇有前項不逞之徒立與擒治仍令佐貳等官不
時稽訪以防禦之其各村堡務自相團聚有能擒捉送官
者立行賞格而通衢之地所設驛遞夫馬尤宜量還原額
稍寬行旅以餘地蓋此項錢糧朝廷原借以惠養貧民而
此項役夫地方亦藉以流通血脈貧民無所養勢必化而
爲盜血脈不通勢必壅而轉生他變不見西砲之留滯
濟寧數十日以驛遞裁革藉口乎則今日利弊之源與興
除之故正未可以一言盡也其一曰選練民兵古者寓兵

於農後世易之以召募至有養兵之費今國家物力單匱
安得盡養天下之兵分畿輔而棊布之惟籍民爲兵猶是
民耳一旦有急可以相使不至如前日之無備宜亟令州
縣官稍乘農隙勵衆講武大縣籍五千小縣三千編以部
伍給以器械較以騎射節以進止行以賞罰就中推才力
出衆者爲之長以次而上立以名色訓練既久人人于城
之寄矣臣考各州縣有屯軍歲久化爲民而其籍故在臣
嘗言及之說者以爲屯丁終不可軍也曷不等視民而籍
爲兵乎此曹居守則免其繇役入衛則給以行糧環州縣
拱護京師而京師安州縣舉安矣其一曰通行保甲夫保
甲之法未有不行於平日而可驟得其效者豈有事可行
平日反不可行乎有事而行之亦文具耳城門一開而文

具已不復問矣。謂宜勅所在地方官於前日所已行者再加申飭要於可久使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擇賢者一人立爲長以約束其衆朔望讀法誦高皇帝大訓訛訪賭盜不得相容犯者連坐行之既久化行俗美國家有道之長恒必繇之卽一肯有傲而奸細盜賊固可按籍而問已凡此通爲二十七州縣言也有獨詳於大宛者焉一在罷加派之令以甦民困異時朝廷遇大典禮大繇役皆通編省直弗專坐兩縣可也一在罷和買之令以甦商困異時朝廷有大供億大物料皆召買自官弗簽商富戶可也又有獨詳於京師者焉一在命五城各立煤廠使民間緩急有備一在禁坊廂坐舖之法使地方不得乘機阱害一在逐優人小唱土娼諸色人出城回籍使一切奸宄

無所出沒可也猶未也有司良矣而州縣官有邊俸之例每三年行取至大窳不滿一年矣誠念其煩苦也將地方何賴若臣衙門固天下首善地也必大法小廉各舉其職而後稱師帥之任乃速化之習更甚於兩縣自臣到任以來屬官遷去者五員問其俸多三五月耳更何職業可稽且迎新送舊費復不貲近者本府推官到任兩縣供應至百餘金使一年而三易推官費且三四百金矣每署而季遷一官歲費數千金矣無怪兩縣之叫苦稱難而不能旦夕待也今請亟於一府兩縣以外通行久任之法如兩縣委稱煩苦不妨徑論部俸或及期之日治效彰著先加部俸以示勸而人情有倍於鼓舞者矣方今聖天子痛懲喪敗之餘人人悉飭事事責成媿臣不才不足以稱任使亡

羊補牢審能行此數者於一時善後之策未必無小補統
祈聖明勅下該部酌議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敝習與時艱交困懇祈聖明特加中飭以少效京兆

職掌疏

庚午三月初七日

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待罪聞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
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
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處聖明之世卽不從封疆起
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
職事殷煩勉以用心料理正微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
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於料
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於才

也且窘於勢京府之職莫殷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臣口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日軍興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諉於催斗之拙至今日檄催明日守催今日提經承明日提解戶臣握三寸管已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在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買料豆部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懷等州縣又派凍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疲有素是固然矣其如軍興之幾誤何哉此臣所爲早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司雖非臣屬實與分地方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違玩之習更有甚於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發價三月前遲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尤後一

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
三城此外併其空文杳然矣一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
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愈化
浮土就堅臣累次行文令其加土加築未應也不得已躬
行踏勘前至蘆溝見中城之役覆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
法廣其基高其封以示永久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
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
臣所爲窘於勢而難於料理者也況重以臣之不才狼狽
其間乎哉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
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敢復加吹索以遺不測傷一
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烙印應
轉相擔誤臣不足惜如國事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

於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得臣
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愚厚幸再炤京師首善之地
尤在大法小廉風清弊絕臣雖不肖誓當關節不通以肅
輦下其有大奸大宄壞法亂紀者終不敢藉口於勢之難
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申飭奉聖旨府屬錢糧文移漫
不遵奉豈成法紀劉宗周還嚴行申飭再有違玩參來重
處該衙門知道

酌議屬官之去留以重地方疏

庚午五月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吏部題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這遷
謫各官准炤今銜降一級調補外任內除李逢申見在究
擬外其高鏞監兌完日再行考核并魏尚賢王守履都著
以降級炤舊管事欽此臣查部疏臚列如本府通判黃廷

鵠俞昌言推官李雲鵬及大興知縣楊樸宛平知縣蘇希
轍皆在降調之列一時本府兩縣幾於空署所繫地方安
危非淺鮮者今何時也患在門庭軍需旁午重以輦轂之
下奸宄生心卽臣府衙門非得分猷共理之人亦鮮克有
濟而況兩縣有地方之專責者乎先是去冬外患洵洵兩
縣新推正官皆到任無日臣不得已具疏請就近陞補且
素知樸之才而及之吏部因改推樸與希轍於資格實爲
少屈而二臣受事以來亦頗手口拮据不避勞怨以佐國
家之急乃今日禍患未平也遽使之卸擔以去繼二臣而
來者未必盡才如二臣況在外則曠日之難期在京亦識
途之未熟何如姑留二臣以資幹濟而炤王守履例以行
之卒亦未嘗顯戾明旨也至推官李雲鵬士民有保留者

矣詢其故僉云折獄平允雖保留或近時之濫套不敢遽
行其說而都下人情與外省直不同非可以要結得之總
之在事諸臣其當年降調之故多有本非其罪者故當事
者往往量從優處以至於此而今者巖旨已頒臣亦不敢
槩邀反汗惟是地方之事爲重輾轉踟躕不敢不冒昧上
請仰祈聖明勅下該部再查諸臣勞勩或酌量人地緩急
以分去留使一府兩縣不至於空署無人則地方之幸而
微臣所藉手以免於尸曠之罪者亦在於是矣

敬陳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疏

庚午六月

臣自敵兵宵遯畿輔一塊土重洗■■卽海宇頓解倒懸
之困生靈已悴而復蘇宗社瀕危而再安說者謂此番匡
攘天寶祐我聖明啓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而

臣獨悚然於天難謀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克己之端
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
永命之說進唯陛下試采擇焉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
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朕刻之私不得而
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
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
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
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已足爲天下創矣猶未也又
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
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
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

寵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煅煉爲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院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煅煉之門業已聞於臣子又何有於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卽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爲教民無所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卽位以來軍興

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遺既誅見征必盡已足爲天下病矣猶未也又攢及來年之預征者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污吏卽邇者御史蘓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於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吏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緩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贖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尤而效之釜魚蠶塵之風遂空谷於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附於國中又何有於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稚轉溝壑壯者散四方竭澤而漁之卽令苟濟國事乎其如腹心已

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方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勘蘇瓊賊證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聞於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於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爲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

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
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
終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
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重斂之政所
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引躬自責迺流窮源復進之
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秋金鑑屬者恒陽不雨上
殷睿慮齋祓有加冀有以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
有大馬之疾久在註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又
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鈇鉞之
誅臣愚幸甚宗社幸甚

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

周職司長收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違實
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

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想與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庚午六月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爲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事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席藁待罪外理合遵旨回奏臣乃得竭其愚悃以畢區區未盡之說

仰副聖明之萬一臣惟天下事有本有末如治病者察症
有標本而後可施其針砭之功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
也卽國勢之強弱亦無與於軍需之足不足也臣卽以遼
事言之敵人之初發難也一總兵失事何足損國威萬一
直度外置之可耳而顧急急於興問罪之師自此而失開
鐵而失瀋陽而失遼陽廣寧及於今日浸入內地孰非當
事者一念貪功喜事有以階之爲禍哉袁崇煥之圖恢復
也哆口五年而思踐其說度無剪滅之日勢不得不借款
以結局卒啓難端此二者近事之明驗也繇是觀之經國
無遠圖而欲徼倖於難必之功未有不坐困天下者也今
而後請姑置恢復二字不言可乎誠不言恢復二字則遼
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

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保敵人之不窺我虛實也莫若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就民壯快手名色而推廣之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而退可守乘今日死傷相弔之後人人飲血驟與以鼓舞之方而所在成有勇知方之衆今日民不可爲兵必俟召募必俟調遣而用之則前日昌黎取勝當不出白徒之手矣至於口糧器械之資聽以本縣錢糧自行設處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審如是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而況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哉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

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臣復操何法以從總之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如此而於節省之方已思過半矣若此外更言節省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豐約士大夫不言多寡言非無賄之患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陛下第躬修明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人行節省之政事事有節省之規又何患財用不足至所謂屯鹽之策鼓鑄之宜頗關今日措餉急著則有司存焉而臣以爲今日聖明在上斷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卽國計邊防總在所後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

富者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又安而四夷不從之賓服者
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乃者聖明軫念民瘼遇災思警眞
不啻痼瘵在抱其所以從事於根本之地者固已無所不
至而當事之臣不能仰承德意一時紛紛計慮多出桑孔
下終不免再尋覆轍以禍人國臣竊痛之臣迂腐書生不
敢不以六經之道事陛下願報主有心司牧無術誠不能
逃瘵曠之誅荷陛下原而赦之不究臣敢不夙夜乃心勉
修實職稱一日之任使伏望聖明矜察

奉聖旨

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濫觴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

以垂永久以裕國用疏

庚午

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觴
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

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於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蒞任卽知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發積書奸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賊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圖入寇羽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厯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啓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逋未銷後逋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於舖行稅契大興每年兩

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典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有嘗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投以濫觴至於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透支禮儀每年至三五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兵工三部檄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隸舖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舖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卽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庫染墊外之如五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八差及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鋪陳等項

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厯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額設七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額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元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宮府非嘗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遂得以因緣爲奸轉手之際朦朧開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遺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爲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皇上特設科院董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皆國家惟正之供猶總總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不載爲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

所無者當裁之以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
以義悉行釐正可也如鄉會兩場皆當亟行樽節以復舊
規或加派省直以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
頃者兩縣正官並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
臣府而後行一時漏卮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興
稍不應輒鎖縣役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吏豈能一力
抵權貴人爲朝廷守此金錢則爲縣官者不亦難乎昔孔
子簿書正祭器而獵較之風息於今亦有簿正焉臣請皇
上特命賦役科院將兩縣經費冊逐一磨勘可汰者議汰
可減者議減因刊定例款書冊附於全書之後凡非冊中
開載一槩不許應付從此經制既定雖有貪官污吏不得
開乾沒之門雖有權勢私交不得假侵漁之路將一年而

那借塞三年而物力盈還之於下可寬編派之額積之於官且輕物力之差於以造福畿輔之民豈曰小補而宿遺之銷不銷可無問已臣迂腐之資目擊帑藏匱乏無能措手不敢不力行撙節爲天下先舍此別無他術仰祈聖明勅下該部會同賦役科道酌覆臣疏立賜施行輦下幸甚臣等府縣官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竭愚悃仰承德意

以固邦本疏

庚午九月

臣待罪京尹有日媿無絲毫補於地方頃從邸報中屢繹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殘破之後亟欲起流離瓊尾而置之生全以爲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於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

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間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於心苟可以爲民請命者臣終不敢放過也如大宛則稱有僉商之苦中人之家一經報商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爲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舖墊累故領價雖倍於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聽各衙門官收官解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料豆之苦旣運津矣又運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坐派之細戶猾者多乾沒焉紛紛科斂雞犬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疆事尚無了期此後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糧戶勒耗至

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申飭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尚忍言乎至進宮子粒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宮有滴珠有舖墊是明坐加一而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爲有司倡而兌耗之弊不革自罷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大命而奪於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卹皆另行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罰贖緩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免者一昌平等州縣嘗請典舖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力不任質卽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酌分者勢難望門懸坐也間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舖復增一番子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堪況此

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祇候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留以助餉乎於此而必取盈焉恐本官點金無術也一州如此他州縣可知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三至各州縣庫吏之告苦也大率半年而破家蓋州縣公費無多又額存節省勢不得不坐筦庫以賠墊而此賠墊者有司又多以迎奉上官如豐潤一庫書在事一年而墊撫按關三院交際卽至三百金能不轉輾償之小民乎則新餉之當免者四至輿隸人役之紛紛見告也業虎而翼矣猶恃有僱役錢少塘其齒吻卽僱役不無虛冒近已釐之賦役全書中又加抽扣焉是翼餓虎也委吾民以魚肉又孰厭之則新餉之當免者五而臣於此而重有感焉民生至今日困極

矣惟畿輔之困視外省直更甚外省直之民困於徭繹者
役有嘗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
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墳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奸
黥瑄得以轉輾肆虐遂不禁日朘月削以趨於盡況重之
以兵燹更問子遺自非爲人上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
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
軍興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能寬此湯沐子孫乎邇者
盜賊公行犖轂之下不時見告孰非饑寒所迫以至於此
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
薄賦外莫若有司躬行教化講鄉約以蒸善良行保甲以
戢奸宄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
不可謂不密而奸愈起盜愈甚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

宜爲都人倡而權在五城動多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居民多感動者至問司坊官以保與甲位署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教之詳條教且不解何論身教蓋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於是知今天下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民生之困何日之瘳惟聖天子毅然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之惠此畿輔以綏四方天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羸病日久恒恐一日報恩無地不禁款款之愚倘蒙聖明不以爲迂勅下該部院行臣之言未必無補於地方萬一自此而放臣之身臣有餘幸原係列款條陳字數逾額并祈聖恩矜宥

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昭分義

疏 庚午

臣叨中萬厯二十九年進士筮仕行人天啓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奪崇禎元年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於茲而實在仕籍僅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羸半生多病不堪自效犬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遭削籍若將終身何意晚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擢以今職辭病不允黽勉趨朝處首善之地竊欲躬行教化爲天下有司倡及乃蒞任未幾卽遭邊釁兵事倥偬動關陞麻籌萬狀遂不暇問京兆職掌而地方殘破早已闕罪於守土爰於本年二月有東身待讎之請蒙皇上不加顯戮勉臣以著實用心料理臣感激天恩從此益

矢乃心竭乃力無一事敢忘料理冀少圖報稱乃臣素忝
羸怯之症拮据一載心血盡耗又因水土不調漸傷脾胃
時嘔時痢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調理未及痊可因事
見朝又復註籍會祈禱雨澤奉旨切責旋復見朝繼之以
補驗煤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數日以來吏書之抱牘
而前者臣昏憤無以應輒報罷而去更何問料理之能蓋
臣心可以許國而力不能以從心臣其敢不早自引決
以重遺地方之咎爲此萬不獲已懇禱聖明念此輦轂重
地終非病臣可効瘵曠已深亟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今日
之分義者實於斯爲至而區區首丘之私始終得遂銜結
固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
至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

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

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疏

庚午

臣於本月十七日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爲天下之劇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殘破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職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視民家視事乎肅清輦轂稱首善乎於此有一毫之或歎便已積成痼曠開罪聖明死有餘媿不幸又繼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甚卽今沈痼之身氣息奄奄腹堅如土上下痞隔臣猶日勉強

對吏書遣發諸案而精神恍惚照管難周百弊乘之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贄身非已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不世出一旦從草萊起崇班何忍遽爾言去卽臣三十年病骨久與溝壑爲緣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未敢果於忘世黽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者犬馬之力已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通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爲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簡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自爲地方計委出於此而亦臣之所以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

展轉於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職在京尹正當實心幹

辦以遵屢旨何得堅求自便頻請不已該部知道

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疏

庚午九

臣因患病不能供職於本年七月內兩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辦職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見朝會科場在事拮据正殷臣以疴然病魄日夕飲冰惟恐開萬一之疎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閒或得優游臥理一面便於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授於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於膽汁上溢膀胱下遺

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於心脾人不嘗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奄奄坐斃以身殉官已耳然其如尸曠之日積何哉時方多事畿輔重地政須彈壓之得人內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臥理也前者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接臣董羽宸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於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不服問也獨何至於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他伎倆止此一片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性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無異視卽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於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於劇皇

天后土寶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勉效之君父則臣終不敢爲乞骸之舉況屢旨在前凜然斧鉞臣寧不知所以自處至於一請再請而不已臣之心有不勝其若割者矣總之臣身不足惜而地方之責終不可負伏望聖明鑒察儻念臣前後悃誠委非矯飾亟賜允放使臣雖不肖不致以尸曠之罪久遺之地方則於綜覈職業之中而寓典成人才之道亦勵世磨鈍之一大機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閩豎毆辱縣官疏

庚午

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瑄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隸穆貴張登結煽欺官故悞公務向因悞事本府左堂供辦具呈府丞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解見禁未結豈期張

登拉弟內官張進忠於本月十九日闖入經歷司罵詈不遂於二十日統衆數十人箭衣戎扮哨入衙門公堂案座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弁職冠裳一應器用什物打碎一空聲言要銀二百兩方息見有郭內相進衙勸解并遭扭打碎衣可證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輝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挾勢陵官固無辭於戎首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所至語難至闔縣官之私室毀器裂衣公行毆辱明與縣官爲難實與京兆相讐此其日中尚知有朝廷乎以闔豎之賤而陵侮有司既難乎爲有司假隸役之忿而報復上官更難乎爲上官此其所關係紀

綱之陵替當何如者而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戲子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於文票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孫國用之辱臣因其事不若邦理之決裂故不行題參今本官竟以此爲城院所劾曰不繇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詬本官爲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不一端而卽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爲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士紳不如奴隸乎異時倘有闔司空之堂圍閣臣之宅以逐大僚如天啓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繇縣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肖受事輦下竊爲皇上持風紀將一切豪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於司

坊致一受侮於宦豎今者少府之威又不能行於輿皂致再受侮於宦豎將異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伊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默仰祈聖明勅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參疏究孫國用應否爲梨園戲子欺凌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訴以去則所以肅清輦下爲四方之則效維萬世之治安實於是乎在在臣等與有榮施 奉聖旨

劉子全書卷之十五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六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三

奏疏

崇禎

力疾赴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迨違玩疏

乙亥原

任順天府府尹

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爲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銓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措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具刻日就道趨赴嚴程凜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爲反顧謀矣惟是臣以犬馬之疾乞恩在告者五年於茲而竟無起色乃者夏秋以來復以

暑濕交侵驟染瘧症江南之人獨此爲虐每間日則寒熱
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
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黽勉就道猶虞風
露之不時爲羸體所中因而延緩日月仰辜聖明盱衡求
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爲此據實控聞敢祈聖恩
少寬程限容臣一面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違
玩受罪而聖明帷蓋之仁於此益著臣無任戰慄顛懇之
至奉聖旨劉宗周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卽祇遵前
來陛見不必又請寬限該部知道

微臣再被溫綸力疾萬難前進懇乞聖恩容臣回籍

調理疏

乙亥原任廣天府府尹

臣以久病在告又新經患瘧方在伏枕間於本年八月

三日恭聞召命義不敢不興疾就道隨一面拜疏乞恩寬
限調理去後比臣行至山東地方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
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卽祇遵前來陛見不必又請
寬限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汗惶益加叱馭而兼程旬日
遂至德州已與直隸交界而臣病萬難前進矣緣臣夙有
脾症積痰成痞已爲痼疾至此患瘡日久而失調劑胸腹
如塊兀兀上冲挾以往來潮熱致飲食日減精神日潰此
而不徑以苦情告之君父欲再事遷延僥倖萬一又如煌
煌嚴旨何乃若臣樸藪之才浮沈之品自反平生無一長
足錄而誤爲廷臣所推皇上從而過聽之遽叨此破格之
典尤臣所捫心欲絕而轉不禁其狼狽者爲此萬不獲已
冒死瀆陳仰祈聖慈鑒臣不能前進之苦情委非矯飾容

臣仍還原籍調理栽培傾覆總荷大造之無私而微臣之
所以感恩圖報者又豈止與生俱盡而已乎臣之瞻望闕
廷曷勝迫切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趨召兼程既
近京師著卽前來陛見不必引疾陳情該部知道

微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疏 乙亥

該臣蒙恩欽召來京隨因力疾中途不能前進具疏控辭
間奉聖旨劉宗周趨召兼程既近京師著卽來京陛見不
必引疾陳情該部知道欽此益不勝惶悚義不敢不與疾
而前已於本月二十日酉刻抵京師彰儀門外臣擬亟遵
屢旨卽日見朝仍念臣以草茅之跡造此曠典未敢徑自
冒昧謹此先具奏聞或容臣偕同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
鈺禮部尚書孫慎行到日一併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恭

候命下以便遵行臣無任戰惕屏營待命之至奉聖旨劉周兼程前來請旨覲朝具見敬慎著俟同召林鈺孫慎行到日一并陛見該部知道

乞恩認罪疏 乙亥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拜疏爲微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事越四日至二十五日忽傳臣疏以奉旨許臣見朝臣倉皇開卽赴鴻臚寺報名於二十六日早進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訖仍出崇武門外另候進止至二十七日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兼程前來請旨見朝具見敬慎著俟同召林鈺孫慎行到日一并陛見該部知道欽此不勝感激伏念臣既請旨陛見而竟以身在國門之外傳聞有誤卽行叩門之禮不敬不恆莫大乎是以至瀆瀆朝儀且跡涉於

違旨臣之罪真不可勝誅者仰祈皇上原臣敬慎之本
心鑒臣草野之罪狀賜之斧鉞幸而及於寬政則臣之非
望也臣謹除一面遵依明旨外席藁待罪爲此具本專差
義男劉誠賚本具奏謹具奏聞 奉聖旨奏內稱本月二十
五日忽傳奉旨見朝傳自何人著據實奏明崇武字訛併
改正行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乙亥

該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具奏爲乞恩認罪事臣席藁靜聽
聞於本月初六日奉聖旨奏內稱本月二十五日忽傳奉
旨見朝傳自何人著據實奏明崇武字訛併改正行該部
知道欽此臣不勝惶悚謹據實上聞者先是臣初抵都門
業已請旨陛見矣時邸報尚未及臣臣恭候累日恐有失

誤因遣臣僕進城聽候適吏部旨意官范仁傳語臣僕臣僕遽以傳及臣謂臣疏已下明日當見朝矣臣遂信之明日爲二十六日正係嘗朝期致有倉卒見朝之誤總之旨意官與臣僕既輾轉傳訛以誤臣而臣咫尺天顏方切媚茲之忱兼之數千里扶疾以後益坐周章之狀又適中其誤則臣之罪實有不容追者臣謹據實奏明如此仰惟聖慈准臣認罪卽賜處分以肅臣紀臣愚幸甚臣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奉聖旨范仁著刑部提問嚴訊所傳情緣明白速奏

聖恩洊及非嘗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

鑒疏

丙子

頃該吏部題爲欽奉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

郎欽此臣不勝汗懼不勝驚墮臣謹卽於城外私寓設香案望闕叩頭訖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於茲一旦蒙恩召起方身在牀褥之日而竟以支離就道兩疏控陳未蒙鑒允扶掖至京賜之陛見親承天語之琳瑯曷展臣愚之揚扈草野寵榮至此而極千載一時何意遂降恩綸自庶僚而躡九列之班繇特簡而側司空之署臣何人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殊恩苟頂踵之猶存雖捐糜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卽因誤聽人傳致有誤朝一事簡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部再擬再奉嚴旨范仁見在覆審間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之不暇而遽叨此殊嘗恩命臣亦何敢冒昧而處於此卽聖明方開使過之仁其如微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

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重任而臣尚有所未暇及也
爲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臣前日與范仁一體容臣仍
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
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憲旣彰君恩非倖臣無任激
切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卽祇遵供
職其范仁事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

微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

俯賜遣還原籍疏 丙子

該臣具奏爲聖恩渥及非嘗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控陳
仰祈聖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卽祇遵供職其
范仁事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方席藁待
罪間莊誦溫綸再申特簡姑置臣罪不問而趨臣供職臣

不覺感而繼之以泣雖前案未結分宜祇承新命以從事
矣而無奈微臣狗馬之疾千苦萬苦有不能勉承聖恩者
伏念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痞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坐
使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臣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
年原非有恬退之節足以過人激亢之操至於忤俗止因
一病字結果一生而臣反用以獵取不次叨冒至此慚負
君父若何可言一旦有欽召之命則適因患瘧而前症作
楚日甚臣不敢不輿疾自前勉抵國門數月以來無一日
不藥無一日不因藥加楚至於氣隔胸而不降痰閉脇而
不升目眊耳鳴時時昏暈止因前案未結靜聽處分未敢
乞骸幸而勉成陛見之禮已不負微臣數千里赴召之本
懷矣乃司空何地貳卿何官今天下又何等時而可以五

官不靈百骸如偶者尸位其間卽臣不足惜將遂如邦土
重寄何此臣之所以聞命若驚感恩欲絕而終不容已於
言也倘臣不從國家起見而徒顧此殘喘以乞恩自便聖
明在上斧鉞在前其能寬臣臣故不敢再以假請而直述
其乞骸之惴仰祈聖慈鑒臣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
以原銜回籍調理臣一日餘生尚矢啣結於世世臣無任
戰慄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昨已有昏著卽祇遵供職
不必引陳該部知道

先生枚卜召入對上問人才糧饟流寇三事奏曰人才
國之本計清問及之社稷之福也臣愚竊以陛下求治
大急布令大煩用法大嚴進退天下士大輕遂使臣下
智數盡用之蔽辜飾非而不復單心於職業所以有人

而無人之用有饑而無饑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竊以必盡改前日之所爲方有太平之望至於流寇若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要以收拾人心爲急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彈罰小民困於加賦已不可言困於有司彈罰更不可言蓋彈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自然不得其所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臣竊痛之

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

丙子

任工部左侍郎

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

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侵內寇相繼十餘年於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強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子焦勞於上前後減膳撤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於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徵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之所以得而苟不直鏡治理之原亦終無以握轉亂爲治之術臣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誦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

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恢遼而賊臣遂以五年平遼之說
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外氛孔熾震及宗社朝
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
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
於壞者故自厥衛司譏訪而告姦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
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
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
犯者目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
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
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扑日
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
理任而臣下之功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

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開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急矣天啓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剔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顛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解淺者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詛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至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職矣夫皇上之所持

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疇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埽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塗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慮乎外侵內寇哉顧此蚩蚩潢池言勦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

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
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
境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后而又奚煩於觀兵
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者
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入之道非事事而求之
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
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爲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
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至於用人誠爲平天下要務尤在
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
中陳啓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
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信乞皇上先令
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

奇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礪世之權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爲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痛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效已見於今矣此非臣之所知也伏念臣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款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

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惟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臣言可采得一一見之施行卽與臣以出位之誅臣雖身膏斧鉞亦所以畢此報稱之職分也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歸咎朝廷如流寇辭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方謀窺逞虛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任所爲此無三疊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

徵臣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疏

丙子入

任工部左侍郎

頃該臣具奏爲痛憤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
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
占地步盡歸咎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
■方謀窺逞虛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
任所爲此無三釁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
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
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臣方席榮間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虛懷盛節雖於
微臣之言出於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逐事商求
藹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涇涇之能臣乃不覺
撫心欲絕繼之以泣轉輾迴環而尤不容已於對揚之忱
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

事業之巍煥也與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於黎庶風動蠻方率從堯舜之道所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纔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於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凜之只此一念謹凜間便是道心爲主是精一是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日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然夷考其

時洪水爲災昏墊阻饑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滅於今日之勢而堯舜不以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於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時已不啻數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爲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患若明綸所云貪欺成習真不能自遁斧鉞而臣以爲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爲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爲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子其人而顧以爲不足畏一時君若臣惟賡歌喜起於一堂之上而已流寇之爲中原毒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皇

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卽四裔非吾族久而兵革之威終不如聲教之訖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准中國耳不患四裔之不終歸我戎索也夫宋誠不必備有宗藩方鎮宦官之釁而播遷之禍實始於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幽燕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於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決計圖遼卒以見賣於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嘗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而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

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繇然矣一日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聞終致人才之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而受錮典朝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慎行之垂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以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爲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於是廣起廢之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媒進者庶幾士風有不變之日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上操幾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昔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斷之曰有爲者亦若是乃知堯舜人人可爲此性卽堯舜之性此心卽堯舜之心苟非從此信及安能立定一必然有爲之志而不惑於雜霸之私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身之無甚高論其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開唐虞之治也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本迂疎未諳時務仰承天語之戒飭敢不夙夜黽勉以期遠於自誤誤國家之譴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至

奉聖旨奏內惠世揚已有旨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疏

丙子四月未上

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

一身然必其血脈先注於腹心之地而後暢於四肢達於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痼瘼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嘗用閣臣矣八九年之間而或以金甌或以廷舉或以特簡又錯出之以票擬至於票擬而爲術愈以疎已帝心既未可憑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從特簡識者猶以爲內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於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後多獲罪且有昔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是皇上終日用閣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既辨官而論之又代爲官之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靡不巨細綜覈羣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

才之摧折日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濫刑繁
兵驕將懦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
人之用也若乃召對時塵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造膝之談
仍令以所未盡者投匭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矣然孰
爲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焉皇上出言以爲是而
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卽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
而得其是非之實國是遂終於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輅
建鼓以來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
可與共天下者閔閔焉訪宗潢羅草澤搜免置之英參中
涓之任備極一時苦心皇上固曰吾第不得天下賢者而
用之臣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而不能
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

聖人不敢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聽所以決壅閉之路也以今日求賢若渴如皇上而天下之爲賢人君子裹足而不入於廷得無有壅皇上之聰明逆閉其途者乎語曰君門遠於萬里堂上遠於千里堂下遠於百里言壅閉之易生也願皇上之熟察之也雖然皇上自有其聰明而天下皆愚矣天下皆愚而還以其愚者當皇上之心曰此庶幾可以教而臣之也是皇上終日用賢而轉用愚不肖之士也若是者又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有我之私或累焉故也皇上亦去其聰明聖智而已矣語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歸於慎獨是以聖人跼蹐凝旒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淡然無爲而天下治此之謂皇極之要臣嘗見廷臣中慮皇上焦勞太過

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亦稍啓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爲
推明之如此惟皇上於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
而於時保之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蓋獨體者用人
行政之本也存於中者誠寂然不動之宰而發於外者自
有感而遂通之勢是故耳則無煩聽目則無煩視夫無煩
聽非止得聽之本然乃實有兼天下之聰焉無煩視非止
得視之本然乃實有兼天下之明焉當是時皇上出至誠
以選閣臣而閣臣皆一時之弘儒布大公以任九卿而九
卿皆一時之偉器降私顏以求直言而天下忠讜敢諫之
士口集於左右擴虛衷以訪賢士而天下懷才抱德之彥
彙征於寮采又何必如向者操其詭術一一而苛察之而
網羅之也漢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今日皇上慎獨以治天下之謂也夫在在而擇人至勞也慎獨而求治至逸也在在求人宜賢者徧廟堂而實而按之無一賢之可任慎獨求治宜治之難致而舉而措之實有效之可據一勞一逸之間皇上亦可以覽其大槩矣寧俟臣言之畢而後知所從事耶惟聖明裁察幸甚

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治安疏

丙子四月未上

臣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古之聖人達而在上則以大道濟時艱窮而在下則以空言持世教故孔孟布衣也而功過禹周乃其所汲汲焉託之空言者亦惟是生心害政之說蓋三代而後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人心者也又十餘年而有宋諸儒繼之爲力愈以艱已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用夏變夷重開混沌卽位之後卽表章朱熹之學以
上遡孔孟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於時世變風移人心
之正幾於三代列聖承之遞加培養其爲人心世教如一
日至於崔魏之世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公擬孔
子人心漸滅殆盡此固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上受命
中興世道復還祖宗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
時艱轉迫外侵內叛至八九年於茲而未殄其故何也臣
嘗按往事如萬厯中有寧夏之役有朝鮮之役有播州之
役又遡而前之有荆襄流民之役有霸州流民之役其大
者有前已已之役有寧藩之役皆兵不血刃而定之曾有
今日之敗衄者乎猶是全盛之天下也其士大夫之才謂
膽智非必盡怯於前日也然而成敗異致功烈殊施者豈

非人心升降之機與此一時也大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於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情營於救過言官不務持公道而論主於占風封疆之臣不務定大計而功冒於殺良凡若此者皆人心先受病以至於是也以故皇上惡情面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餽遺則諸臣引袖交權以致敬設厥衛之機卽以厥衛爲夤緣立懸銷之法轉以註銷塗至尊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在門戶之說而諸臣又借以誣善行私議論偶違必推求其主使風聲夙囿益踪跡其疑似雖彼此各有依傍而究竟總費調停勢必至盡逐正人再起大獄追貶羣賢以成紹聖之紛紛而國祚繼之是亦先朝士大夫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臣於是而痛人心之爲禍烈矣一申於崔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

以機械變詐之巧鬪其富貴功名之捷使國事幾於再壞若疆圉而披心膂赤子而背父母士卒而戕主將則氣類之相因而至者也然則操救世之權者如之何亦曰正人心而已而欲正人心莫若明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道以道之而本之終在皇極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下之要必推本於用人至引秦誓所稱大臣容賢妨賢兩等人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人蓋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反側乃其功夫必從格致來倘非獨知之地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於皇極請自皇上躬親聖學始方今經筵日御便殿日臨其於聖學思過半矣願臣特以

爲循舊章耳卽其得之於講讀之後者亦不過少資聞見耳於反躬切己之地又奚補與必也首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其崇儒重道之念乃始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於格致之微而繇是進之誠意以審其機要之正心以踐其實己之明德旣明而人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恥而不知有機變詐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脩中國自此而乂安四裔自此而賓服在反掌間是皇上繼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爲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繇於學此之謂也至近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等仍乞下之廷議酌與從祀之典并論

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累朝之曠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其益有裨乎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之良而曰吾姑以法繩之計所以防人之誇詐者亦已無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真情愈隱伺察勝而苟免反甚民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溝斷之餘一日遭際聖明捐糜何恤惟是半生羸病無絲勉效犬馬輒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至三感念時艱聲淚俱盡惟聖明憐而鑒臣臣死且不朽

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勅禁天下言利以

挽回世道疏

丙子四月三日

先是聞囹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今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勳臣朱純臣各報捐助矣將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甚者鞠躬盡瘁而已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卽破家徇國亦利也故卜式輸邊公孫弘以爲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外侵內寇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爲匪躬自效者卽今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牆以及於馬價亦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此臣所爲利也且夫輯端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免倘遂行之辱國滋甚傳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賊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

不重者辟輕者戍一時士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聞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割之養廉之餘者也卽內廷之臣苟奉皇上約東亦豈有私藏而短牆之役率先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爲邀寵地終將取償於朝廷而息之耳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於是而重有感矣皇上自卽位以來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軍興圖所以佐緩急之計有出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箕歛之說進過此說鬼說夢無所不狠褻益復申法律之教尚介冑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璠蘆斷之行率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

之世界而天下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以不謹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誠有見於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千古以爲炯戒卽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尤惓惓於聚斂之戒且以爲甚於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卽是聚矩與民同好惡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今天下旣以橫征之故日驅民爲盜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爲晨桑衣食之計以有此子遺而又轉輾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胡爲乎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愛

養起見而不徒爲粉飾太平與倥偬禍敗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堞天壇諸興作衡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造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儻歲省三分之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勅戶兵工三部合局打算立定規模萬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國與敵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明乎大道之要本其先慎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斂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機明示取舍之極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捐助以長言利之習庶使微臣不至以偃蹇獲罪臣不肖竊有聞於義利之辨願與廷臣交勗之耳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軍國

要役原非得已好義終事何云懷利免觀暫蘇民困奉旨
甚明數金重辟曾有何人大臣進言豈得矢口任臆該部
知道

遵奉屢旨仰佐錢法未議疏

丙子五月上

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回
奏間奉聖旨是奏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俱於錢法有
裨至國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恪實勅
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奸的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參拿
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吳國
仕參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問擬
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例行制錢及參罰
事宜依議但不許衙役乘機生擾官經紀應否設立該部

核議具奏欽此國仕尚未經回奏復於本月十七日見邸抄戶部接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槩禁絕是不足周流通著戶部及錢法侍郎詳詢確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詔旨皆責成戶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爲專職者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以該本部尚書劉遵憲劄行管理寶源局員外許國楨遵行去後而臣時訪之民間爭不便於新令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情難於慮始故靜聽彌月未敢遽有陳瀆而不意聖明已再四迴環猶以前議爲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敢無說而處於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國法之所不能

強也況錢之爲泉也又謂之圖府本以流通上下而成制
卒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於上者大哉王言錢法本取便
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王者與民同利之德意矣
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爲闡釋之如曰新錢六十
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強之使行也聽其自行而已如
曰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臣謂不必強之使定也
聽其自定而已如曰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槩禁絕是否
足周流通臣謂不必禁之使絕也禁之且以滋擾但嚴其
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嘗貴舊錢嘗賤低假錢
獨嘗禁乎有法於此請姑因人情之便而利導之一在酌
收法如收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收舊錢亦有收而若
事例若稅糧若贓罰皆例收新錢若房號若門稅若贖錢

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放法如放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官吏師生俸廩衙役工食皆例放新錢若三大營軍需特從優卹皆例放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放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又一在酌行使法凡民間交易估自一錢以上者許用新錢估自一錢以下者許用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從時估既分其貴賤而用之民未有不安於貴賤者也於是禁濫惡之新鑄臣查近日所鑄制錢視萬厯以前良楛懸甚而臣部近用鉤銅一項爲鑄本銅低而制益劣亦何怪民間之賤值乎法宜加增銅料更定字樣如萬厯時錢式且進而視嘉隆則體質既殊制

錢不期貴而愈貴矣於是禁低假之舊鑄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假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舖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則私錢漸盡舊錢不期賤而自賤矣於是議設在官之經紀每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舖必報土著之有身家者聽其新錢舊錢分別兌換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通上下之血脈制新舊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爲擾者也至於舊錢絡繹相入京師臣頗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而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壅并京鑄而艱矣今請除南京戶

工一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必使外省直新
舊兼行悉如京師例而外錢自不禁而漸絕矣臣非不知
隨產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權太體不當較
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注
於彼者必挹於此乎凡此皆於行法之中而不礙人情之
所便所爲因其勢而利導之絕無事於一切把持之術者
也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已經戶部
條議見在遵行者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疎自愧一
得仰祈聖明采擇施行

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効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

調理以終帷蓋疏

丙子五月三日

臣明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

事光祿寺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皆未任削籍恭遇皇上登極於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府尹叨任一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來京本年正月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皇祖作養以來洊歷四朝屢進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非嘗之典從此溝斷餘生誓當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命慳動辜恩遇在京兆已然卽今一日受任輒不勝其支離困頓之狀有勢難終隱而不以告者緣臣中年以脾胃受傷腹內遂成痞積百法難攻攻之愈峻則愈痞而體亦愈羸以至血脈閉塞痰火怔忡其來有漸一旦叨茲劇任黽勉在公疲勞口甚忽於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

息醫生王弘科錢頴咸謂元氣在絕續之間非一藥所能驟起則臣雖有區區狗馬之心亦不能仰圖報稱可知爲此伏枕百叩懇祈聖慈憐臣久病未痊復感新蓄萬難供職特賜罷免仍鑒臣受事未幾負恩深重姑許以前任府尹職銜回籍調理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悛憤不知所云臣無任迫切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工務亟需佐理

劉宗周著卽出供職不必引請該部知道

臣病日久未痊再懇天恩特賜罷斥以重官守疏

丙

子五月二十八日

頃臣於本月初三日因驟感危症具疏控陳旋奉溫旨著臣供職臣感激天恩義矢盡瘁會逢郊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於執事之列幸而告竣其間啓處不遑者

發子全書 卷十一
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夫臣所謂驟感之症在臍虛暴
下則驟感者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絲來已三十年浸
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於夏秋兼之積痞如盤積痰如
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雲霧中近自
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與藥餌爲緣而衰齡日逼療法日
窮旣而蒙恩起用一時狼狽之狀臣後先披露御前未邀
省察溫命重宣臣遂不敢固請以晦臣子之義而今也福
過而災愈生任重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不勝其瘵曠
之虞者如臣職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事則工程之
勤惰難稽又管理錢法比較銅商而一限不比較則奸商
之宿逋莫問卽皇上能優容一病臣在司空之堂而臣不
敢以司空負也頃臣見科抄有民本許瑚者論及於臣一

則曰才諳不足一則日經綸無能視臣近狀可爲實錄蓋
瑚爲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謬相引暱者臣亦不受也總
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於幹濟本疎
而處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之惟是
叨冒逾涯終鮮報稱負國負恩且仰累聖明知人之哲臣
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問煌煌三尺仰惟聖慈鑒臣溺
職罪狀憐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永錮田里倘臣
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造則所爲生當隕首歿
圖啣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

前已有旨諭留著卽祇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

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

疏

丙子六月十五日

該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爲臣病日久未痊等因奉聖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著卽祇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於私寓恭設香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本以夙嬰羸疾驟劇一朝輒有引請實出萬難無已乃蒙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惓惓勉延斯夕繼而思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責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之虛拘也臣而念及於職掌則司空固天下劇司佐理分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鬱痰成眩旣受困於神明積濕成瘋復受攣於肢體其爲日羸日憊之狀有萬難再試於鞭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日甚一日而臣乃不覺愴然於去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陋之姿浮沈善病將四十年曾無寸豎可錄一旦荷聖明

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躡九卿自初進而凌左席甚者不
繇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
承恩凡以平生有未効之犬馬至此冀得少酬萬一耳及
夫報稱無能種種殊恩總成辜負臣始不禁抱頭鼠竄而
況欲假聖明之屢眷以曲蓋其溺職之事則臣義愈有所
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
慈鑒臣曠溺未深姑從老疾側量與致仕名色則極辨之
朝終無倖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材臣雖從此溘先朝露
亦將瞑目九原臣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

周履旨諭留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

部知道

感激天恩恭申謝悃疏

丙子六月二十二日

該臣於本月十五日拜疏爲微臣兩奉溫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臣恭設香案於私寓力疾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茅半生蒲柳早年通籍已輸膂力於方剛白首出山復逮桑榆而罔効荷累朝作養之恩洊躋卿寺辱聖王非嘗之眷遂佐冬官叨冒之榮至此而極報稱之義曷其有諉何意福過災生從拜命以後無日不支離抱痛其如事弛官曠卽乞恩之中無言不狗馬自傷循此連章累控乃蒙俯降俞旨諭留至再方寬臣誼於無逃調理需痊尚沐君恩以罔極捧誦之餘能忘感激推隕不已繼以涕零理合趨朝而未遑敢申微悃以陳謝一息螻蟻亦荷無私之大造

百年環草曷圖有盡之生涯臣無任力疾屏營稱謝之至
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遵旨回籍恭申辭悃疏

丙子七月朔日

該臣於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
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具疏間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
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臣謹於六月二十二日拜疏謝恩奉聖旨覽奏謝知道
了該部知道欽此臣謹遵旨回籍禮難力疾叩闕望闕徘徊
瞻天咫尺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丘忍負致
身之節伏願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
是分理欲而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
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

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乘隙終開門戶之爭此在先朝已成殷監至於匡勳中外之畧動關廟算則筦樞之責難輕更以勦撫順逆之權分在地方則邦本之圖尤亟參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更張多一事吏增一事之奸倘能事提其大綱自可種種詳於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增鋪張之治具焦勞日昃未聞交儆於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之原而危時尤切泄沓之戒臣雖奄息願效哀鳴忍死須臾庶見太平有日齊天萬壽永隨草野呼嵩臣今拜表言行無任力疾屏營控辭之至

奉聖旨覽奏辭并陳蓋憫知

道了該部知道

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蕩蕩

之獻疏 丙子九月八日

臣宗周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次天津始知邊庭不戒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臣不禁摧心欲絕者久之因臥疾津城月餘經敵鋒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塵列祖之痛下切萬姓之警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其誓臣又不勝痛絕比聞敵勢飽颺漸思北遷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芻蕘一言爲當宁獻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疆圉之禍一至於此追原禍始丁魁禁之久以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朝廷不聽其去卒至於敗事不聞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

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日敵人闖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
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任可知也朝廷又從而嘗試
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
臣尤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臣以爲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往者已已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爲法受
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槩
坐以煥黨日中蜚語於上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
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於人主馴至
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則今
日之禍實己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
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
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而其階之爲後事之禍愈有不可言者矣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口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炤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

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保妻子之計而已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今誠欲得天下之君子而用之據臣所知如原任大理少卿惠世揚亦一時君子之領袖也而廢籍中如張鳳翔之弘毅李邦華之英敏竝稱未易才倘蒙皇上破格起用天下將有昂首而奮者然世揚十年禁錮業已奉有起用之旨而終從寢閣果誰爲逆閉其途乎則益以知君子小人之不同量矣夫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

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益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則必無舍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而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洵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甲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斧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

兼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主亦有思徐生之徒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指佞請南昌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又往往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鄭鄭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
皇上念亂圖存豁然永爲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
爲挽回世道之根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
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
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
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於苟
且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戎心叵測憂患重來天下
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
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
之路卽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鈇鉞之
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臣無任激切
望闕呼天哀控之至

本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

嘗不專奈平時一味欺蒙過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
大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
心是謂何語且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
有何異同黨比好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蔑論罪
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舛又率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
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處姑著革了職爲民該
部知道

微臣再伸去國之忱敢陳今日善後實著以濟時艱

疏

丙子九月未上原任具官

臣惟我國家不幸而有封疆之禍至今日而極也蓋已岌
岌乎有宋人之勢矣乃者戎馬漸退舉國君臣驚魂甫定
正古人臥薪嘗膽誓圖雪恥之日則今日所爲懲前毖後

計誠萬萬不宜緩圖而臣請姑從已事求之我皇上自登
極以後銳意邊防迄於已已之變深追既往之愆廟堂之
上所爲鯁鯁過計隨事而講求者不曰恢復則曰城守不
曰增兵則曰補餉而且厲以賞罰懸以重典已非復往事
之廢弛矣乃敵兵數入輒數利益復越重邊踰兩鎮寂然
無聲一日而下昌平縱橫四出所至畿輔重地無不殘破
再匝月而我師會天下勤王盈數十萬日往來尾敵會無
一矢相加遺者終聽其飽颺而去視已已之役抑又甚焉
真國朝二百餘年未有之變而亦二百餘年未有之恥也
則八年以來所爲講求而過計云者果安在臣乃知前日
之講求不過文具耳上以文具施下以文具應止博一註
銷而止求其真功能不可得也前日之過計不過虛聲耳

上以虛聲聳下以虛聲誑止博一周章而止求其真幹濟不可得也嗟乎此國事之所以不競也今誠欲反前日之文具虛聲而一一歸之實著請自廟堂之上始臣聞漢汲黯告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我皇上聖明天縱仁昭義立未嘗不以堯舜自期唐虞爲效而至於淵涓宥密之地所謂人心道心之辨精一執中之功容或有所未繼也敢遂謂無欲可以行王道乎且欲不必聲色貨利也卽一念偏倚偏倚不已而流爲乖戾一念執著執著不已而滋爲紛擾或聰明之太露或頓笑之輕假皆欲也有一於此皆足爲仁義之累而於此毫釐於彼千里尚能推而準動而化乎夫以堯舜之聖也猶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仁義易

襲而欲心之難化可知臣願皇上卽殷憂以啓聖穆然深
念反求出治之本日從事於湛然無欲之地而保任之以
明天下之真皇極皇極立於上而天下之治可次第舉矣
乃其大端在於開言路臣聞羣言淆亂折衷諸聖然大要
不出僉諂兩途而僉者時近於佞諂者多出於忠皇上慮
懷下善無一日不啓闔闔之聽至不難以側陋登清華其
於求言之心可爲痛切而惟是逆耳之言有足以格君心
而定國是者前此時或以賣直沽名棄之卽輔臣且不免
焉自此廷臣遂鮮以忠言進者又誰與決理亂安危之至
計乎臣願皇上亟遠佞人旌狂直以開天下之真言路繇
是而推之用人臣聞一代之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之聽狙詐近智

告訐近忠刻薄近公恢張近任而君子皆無是焉程才之
世往往棄之然而表樹風聲託孤寄命之任恒必於此屬
之況有進於才者乎方今朝廷破格用人期得一人焉付
以緩急之任而終莫有應者卽居恒沾沾自喜無不人擬
平良家傳韓范一旦感之以緩急而束手坐困十居八九
矣此無他程才於才而不程才於心也臣願皇上亟進君
子退小人以用天下之真人才至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惟二三良有司耳吏治之壞也築城濬濠器增兵修政
立教百方責備總成故事而第一義尤在催科乃至參罰
之令行而賢者以掎克取能聲不肖者以漁獵爲本計胥
天下而爲蒼鷹乳虎矣况錢糧之完欠撫按自有舉劾考
成自有殿最奈何朝廷親吏治以一參一復紛紛異政體

乎至於鐫及數十級絕於本官之品級無當罰由各衙門
又於銓部之陞遷無礙法玩人偷莫此爲甚臣願皇上亟
罷參罰以明天下之真吏治吏治得而民生安無奈加派
一事日有新而月有異也民窮盜起恒必繇之臣念此番
軍興所費不貲不免又煩大司農仰屋之籌無已請開事
例以通之又或停興作罷賞賚一切祭祀宴享之類皆以
凶荒之禮處之如是者三年而後復亦可稍紓物力無徒
復犯此不韙之名以起天下之怨也臣猶記己巳之役計
臣分遣京堂以催各省直預征而預征至今爲民害況又
重之以加派乎倘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加派之多終不足
抵惟正之逋孰若先清其正供而漸滌淨額乎此收拾人
心之大端也臣願皇上亟停加派以明天下之真撫字民

生安而教化隨之惟鄉約可以教民睦惟保甲可以化民
頑此則先王已試之良法而聖明所累勅地方官舉行者
藪未能設誠致力焉耳假令此法行而前日京師之守何
至日查奸細畿輔殘破何至皆係內潰蓋平時故事舉之
而有事輒掉臂而去遂有目爲迂濶者矣臣願皇上勅天
下有司通行鄉約保甲以明天下之真城守於是招天下
之流亡以歸農流寇之就撫者久以室家田里之不保苟
無所以安置之必復爲亂而北地拋荒儘有不盡之地力
是在有司設法招徠卽以開荒之多寡定吏治之殿最至
畿輔之地先臣徐貞明原有成績今當次第推廣法宜特
設農田水利使者而行以久任之法視十年以有成則成
稻田一畝卽可省東南之三十鍾而阡陌錯綜尤可以備

戎馬之驅馳此百世之利也臣願皇上亟重民事倣古人
井田之意以明天下之真積貯於是聚天下之農以寓兵
三代以後養兵之費至今日而愈不可繼矣且也召募徧
天下而人人有揭竿之思征調徧天下而處處有騷擾之
虞臣請所在地方卽以鄉保之任行什伍之法仍給以募
兵之貲卽爲牛種春夏勸農三冬講武則盡天下之兵皆
化爲土著而所在皆金湯之固矣說者曰寇氛日競天子
而欲自守邊爲陵寢一塊土計非畿輔之民盡化爲兵不
可而臣以爲欲畿輔之民盡化而爲兵則非寓兵於農不
可至於九邊之地在在皆以是推之則人自爲戰家自爲
守尤安攘禦侮之長策也臣願皇上亟訪古兵制以明天
下之真武備至於近日時事之最舛者如大內佳兵必釀

將來之釁中官紛遣終掣當事之肘大臣典衣以市廉而狙詐之智長小臣握敬指銀幣袖中相授受以交際而廉

恥之道喪懲貪而廉吏以強項成指成德禁鑽刺而賢方

岳以株連遣指申紹芳警官邪而詞臣以莫須有之案長

繫指鄭鄭以門戶傷善類而輔臣停身後之郵指文震孟

以私交斲公法而封疆寬失事之誅指張鳳翼丁魁楚等

則皆已已以來上下相蒙之積弊牢不可破者臣願皇上

一一更弦并勅當國大臣溫體仁等痛洗肺腸以明天下

之真人心真風俗真紀綱法度審如是也自朝廷以及天

下繇一念之微以及於萬事萬化無往非真精神之運量

以莅中國則爲真順治以撫四夷則爲真威嚴尚何外患

之足恤而雪恥除兇不在且晚間乎計不出此而第求之

前日已成之轍事事而講求之過計之則亦猶然文具而已矣虛聲而已矣將天下事豈堪再壞乎臣嘗通論國家大勢封疆之禍始於前已已歷庚戌以來至於今日莫不繇人事之感召前已已之禍召於王振庚戌之禍本於嚴嵩已已之禍亦中於政本之弱而召於袁崇煥則今日之禍內外廷臣必有任其罪者矣而皇上獨不難爲廷臣受過然皇上今日能代臣子受過臣子異日終不能代皇上受危亡之禍臣尤願皇上之深念之也臣殘病之軀迂疎之識本不足以籌時務而一日去國之忱展轉踟躕終有不容自己者雖至於上之切劘皇躬下之直刺時宰有所不恤蓋惟知國家之爲重而不知身膏斧鉞之是懼也惟聖明鑒臣愚悃賜之采納併勅下所司次第施行宗社幸

劉子全書卷之十六

劉子全書卷之十六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七

門人董 瑒編

文編四 奏疏 崇禎

罪臣驚聞簡命揣分萬難仰承謹席橐剖心懇祈聖

鑒疏 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原任工部左侍郎爲

民

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內開吏部具題爲欽奉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是劉宗周起改吏部左侍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戰慄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於崇禎九年以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卽聞戒嚴臣因遷延通津之間拜疏陳悃隨奉聖旨封疆重寄

卷十一
朝廷委任邊臣何嘗不專乃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致疎
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
乃謂恐傷宦官之心是爲何語且己巳諸臣各有罪案此
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好生悖謬成德等貪酷
鑽刺壞法滅倫罪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外又牽捏首輔
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究姑
著革了職爲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乃戴罪而南謝恩
里門席橐於今幸保首領於牖下何意聖明以求治若渴
之懷宏開使過之途誤及微臣驟蒙特簡起自卿階晉以
銓貳仰見聖明雷霆雨露真同大造之無私卽草木何知
敢忘鼓坼獨念臣前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
者他不具論我皇上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滅倫一案

業已早懸睿照而臣猶惟恐爲輔臣溫體仁所賣姑據律
文謂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則明旨所指亂政之大者
也其後詞臣黃道周特以自謂不如鄭鄭終于嚴譴臣獨
何幸罪同譴異一日遂叨起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
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爾則事涉朦朧寧不轉甚微
臣之罪臣爲此凜凜不敢剖心自陳再聽君父之生死
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薄譴在籍徐俟論定臣死
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
得罪者不能枚舉倘蒙槩與甄別儘堪策厲將來亦何取
於臣之老憊無能最出羣臣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相遇之
難也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
作人允垂萬古綱嘗之則而臣下轉以綱嘗之說掩君父

之。美以是屢激聖衷。致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
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爲諱。積成睽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
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撫心內訟。哽咽隕
涕。幾欲籲天而無從。輒不禁款款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
無任激切惶悚待罪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本以清望起。改
佐銓。著卽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劄陳。該部知道。

微臣再荷恩綸。力疾終難赴任。懇祈聖慈。俯容在籍
調理。疏

臣於崇禎十四年九月內奉旨起改吏部左侍郎。隨該臣
具奏爲罪。臣驚聞簡命。揣分萬難。仰承謹席。稟剖心懇。祈
聖鑒等事。奉聖旨。
云。欽此。欽遵。到臣皇上既赦臣罪。而
不問且復鑒臣朴誠。趣臣以供職。臣亦可以慨然就道矣。

而猶有不吝已於陳乞者伏念臣通籍四十餘年其間里居強半卽遭際聖明初起臣京兆而臣不終其任一去六載繼起臣冬官而臣不終其任一去又六載此豈臣動有所詭託以負皇上之任使乎緣臣生而羸薄中年以後服藥過傷遂成痰痞積爲痼疾故受事未幾卽經委頓以乞骸皇上亦往往憐而許之迨臣年愈衰則臣病愈劇一日奉茲特簡徬徨引慝拜疏之後忽以癡閉欲死晝夜呻吟日久未解彌增困憊醫者環視咸謂老年得此多犯不治則臣之不能力疾趨朝亦已審矣夫吏部固人才進退之關也而以臣爲之貳有何寸長足副簡任況犬馬之軀業已窮於報稱乎乃者中外多故九重方宵旰不遑冀得人以資幹濟將首責之銓臣臣雖不才豈忘捐糜而命與時違

心隨景邁辜負高深死有餘恨然臣寧負恩而死終不敢
遷延里門以不進不止之身誤官誤國而死爲此輾轉涕
零仰祈皇上垂鑒臣愚始終非有詭託特賜兪旨以老疾
罷斥遺下缺員亟行銓補如同推三臣皆極一時之選臣
雖隕首無期尚圖啣結於生生世世而已臣無任哽咽惶
悚待命之至

奉聖旨佐銓亟需眞品劉宗周著作速赴任
不得固辭該部知道

微臣不能以身報主敬竭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
疏

臣以老病誤蒙聖簡拜疏乞骸旦晚溝壑長負聖恩死不
瞑目卽後之人有以臣爲口實者感茲不世遭逢而報稱
缺然能不益重其有君無臣之歎此臣所以賜一日而九

迴者也臣聞古之人恥其君不爲堯舜若撻市朝故雖以定哀之衰庸齊梁之僭亂孔孟猶不忘惓惓之誼苟非若數君者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自中主而進爲聖人當日所謂市朝之恥如責左券然況又有進於二君稱大有爲者乎臣不肖遭際聖明十五年於茲仰窺皇上希堯軼舜之資前無千古卽位以來孜孜訪落臣嘗數以堯舜之說進而終媿所見之陋非擇焉不精則語焉不詳亦何以仰裨高深萬一乃者時艱未艾交警方殷幸以宵旰之憂勤稍起班行之泄沓而治功猶然未奏得無爲之臣者猶是吾君不能之故習乎臣雖不肖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而道則卽是堯舜之道堯舜之道

卽皇上之道亦卽臣子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只在學不學之間臣因備演聖學三篇爲當宁獻少畢臣前日之志雖猶是鄙儒勦說而當宁苟或推其端以竟天德王道之大全則坐奏昇平之業已卽此而在又何時艱之足慮臣且藉手報恩萬一也謹力疾口占以聞如左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則人主之心是已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原也聖聖相傳迄於文武不離執競之說其後孔門備衍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舊言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非是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子直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卽意誠之

真體段

諸指正心義云知此則知未發之中非是

故皆以慎獨爲本教

正心本於誠意

故曰本教知本者知此而已

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二書

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

慨自聖學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

意之功而道心竟濶於危殆

念有克罔意無善惡以念爲意何啻千里

言中庸

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

書自相矛盾

未發爲本既以靜生動誠意爲本如何又以動生靜

學術浸以支離從

危則近於功利偏執則蔽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佛

老與申韓遞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流禍

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恭惟陛下以生知之資

建反身之極契聖歸宗得之心悟端無取於章句之紛拏

而政恐章句紛拏或得或失時有異同致陛下之心反受

其熒惑者有之往者臣頗得之傳聞陛下崇信佛法退朝之暇口舉佛號遍及宮中又以天仙菩薩等各並加聖母繪爲圖像虔禮齋供以表聖孝一時得之所感甚摯因有三教一理之說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特詔起正一真人處之京師接以恩禮益復佐以禍福之術轉相惶惑天下且有望風而奔走者矣昔者楊墨禍仁義無父無君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又千餘年而得佛老之說卽楊墨之說之深者於是有宋諸大儒特起而排之以爲其害甚於楊墨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懿哉斯言乃者陛下表章諸儒進以隆號補千百年之曠典爲熙朝盛事聞者莫不興起夫諸賢之於佛老果何如者而云三教一理乎臣於是仰窺陛下之心矣忽焉而宗儒忽焉而奉佛或合之或離之

方搖搖而無定也豈陛下求之吾儒而不得其說不免依傍於二氏至求之二氏而終不得其說乃還歸之吾儒乎夫陛下而不求之吾儒則已苟求之吾儒之正也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慎獨之說也而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臣觀凡人之情大抵有喜怒而無好惡有好惡而無是非是以任其情之所發無有不陷於一偏者感之以可喜而喜喜而不已偏於喜感之以可怒而怒怒而不已偏於怒偏則好惡或爽其則是非且失其衡用人行政之間且有次第決

裂而不自知者卽今疆場之禍三及宗藩而專閫元臣尚以恩典終帷蓋奪情之舉一無成效而斥邪諸論槩以明比蒙呵譴豈非喜怒偶偏之一驗乎而今且次第有事於轉圜矣喜怒平而好惡之公乃出好惡公而是非之理自著也此之謂不遠之復天心見焉成湯所以改過不吝也總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者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慎獨而知心之所以爲道本一誠以畢貫慎獨而知中之所以爲執合四氣以交融所以與之不近於功利高之不入於玄虛也故曰慎獨可以行王道願陛下深信於斯而篤行之臣聞之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夫以陛下十四年講求治道之餘猶或失之搖搖而無據甚矣定

志之難也倘於此而遂求之學問之要折六子之衷而宗孔氏紹百王之統而祖唐虞則其於道也亦庶乎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乎而治功之奏度越千古有不待言者陛下遂爲千古集大成之聖主矣又何有於二氏之說則夫九蓮智上等號仍還彼法無以褻九廟之靈齋醮之舉盡放彼徒無以污法宮之地宜亦不待臣詞之畢矣臣所謂明聖學以端治本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有要焉此又本計中所爲提綱挈領以其至簡而御天下之至繁卽以其至靜以宰天下之至動者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不於其要而泛焉以圖必至以侵官溺職此正虞廷所以誠叢脞也昔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

得禹臯陶爲己憂夷考二聖人在當時竭一世之焦勞惟
有得人一事而絕不以分於他務卒享無爲之治則萬古
扼君道之要者莫有過於二帝者也雖然知人則哲帝且
難之矣故舜攝位首以四目四聰徹壅蔽之門而其法在
先能舍己舍一己之聰明以盡天下之聰明則雖邇言有
所必察惡言有所務隱以爲用中之地乃稱大智焉此知
人之學也而卽精一執中之實用力地也然則人主之聰
明果不可恃乎人之賢不肖未可以耳目盡也上用耳而
天下遁於聲矣上用目而天下遁於形矣耳目旣窮於形
聲而吾猶察察焉務致其詳則神明之地愈受其疑矣語
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千里故君子舍其耳目
而不用專求之道心之微不見之中而獨見曉焉所以明

目也不聞之中而獨聞出焉所以達聰也此明哲作則之至也陛下以天縱之聰明留心治道事事躬親日所裁決萬變動越羣臣意表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陛下孤立於上而莫之與卽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事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豈其知人之學猶然未之或講與一番黜陟又一番是非今日以爲賢明日以爲不肖者有之明日以爲不肖他日又以爲賢者有之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故也且陛下所積疑不化者非朋黨之說乎率天下之人而樹私交以背君父豈非人主之所甚惡而其事實有不然者君子以同道爲朋以能自絕於小人爲黨故十六相舉於虞而四賢集於宋古今以爲美談卽顧廚

後及洛蜀紛紛皆天下名賢適遭阨運雖磨廢戮無負朝廷讀善善惡惡之論千載而下爲之破涕是故如其道則左孺可以死杜伯非其義則酈寄可以賣諸呂朋黨亦何負人國哉若小人安得有所謂黨者各營其私競濟其惡耳及其一日見外於君子輒自謂之孤立而轉以惡名加君子曰黨人主卒中其說而莫之省也且今之所稱懷奸誤國罪惡貫盈非罪輔薛國觀乎國觀陝人也關中風氣近古異時士大夫雅多自好者獨國觀一人敗羣爲其鄉人所唾而朝士之爲小人者正喜其能立異也而引之進之惟恐不加膝一旦以僉堂入政府果誰爲之地乎而此輩遂得以驅除異已動激陛下以黨人之說上自縉紳下及蠻序紛紛藉藉日以窺陛下之喜怒而中之至稍持正

論者必使之削迹於朝迄於空人之國而國觀猶然無黨也然則陛下之聰明幾爲此輩所罔久矣何幸離照當空罔兩立殛聿開衆正之途漸卜太平之兆而臣猶不能無慮於往復之數正恐一念之疑關不撤則羣陰之投開未已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固所宜辨之於早而知人之地尤不容不致其力者矣仰惟陛下躬先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罔非徒舍聰明并舍喜怒哀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爲衆正之阨絲是以天下才任天下事首得人以處政本隨得人以處六曹之地下及百執事無不得人乃慎守祖

宗法度次第布之有位仍不至以聰明亂舊章自此陛下
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雖然此非特人主之學也陛下爲
天下而擇一相已足握君道之要矣自一相而下遞有知
人之責則遞有知人之學雖所學未嘗不同而人綦衆而
且詳職綦分而加變有未可以一端盡者夫惟合天下講
知人之學而事事皆得其要領下至一卒之微亦無有不
稱任使者矣此今日救世第一義也臣所謂躬聖學以建
治要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其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臣
謹按大學所謂明德至終篇始指出仁字蓋天地以生物
爲心而人卽得之以爲心則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視天下昆蟲草木皆吾同氣九夷八蠻皆吾肢體顛連
殘疾皆吾痛癢無不有以扶持而安全之渾然天也故德

曰天德道曰王道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臣又請追宗於堯舜矣史稱帝堯曰其仁如天舜德協帝則曰好生史臣實之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止耳極其效至時雍風動施及蠻貊二聖人以德化天下其盛有如是者陛下撫有成業承神光兩廟積弛之後不難振之以明作庶幾得揀時之權矣而邪臣遂日導陛下以申韓之術致訟獄繁典犯者日衆傳染海內遍是殺機兵刑交壽上千天和無歲不罹災沴至此民生國命內治邊防次篤快製岌岌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聖天子乃發憤更化舉十四年以前一切繁苛之令一朝告罷臣民鼓舞

天舜日氣象而臣猶以爲未可徒求之政事間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自先朝學禁以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趣之益習爲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天下皆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不特寬之以文網而且樹之以風猷令天下爭自見其本心焉側隱之心勝而君父之戴堅矣羞惡之心勝而身家之計奪矣辭讓之心勝而進退取與之介審矣是非之心勝而成敗利鈍觀矣合此四者可與事君矣而仁其大端也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乃者陛下隆三五之業不難進股肱大臣降以殊禮一時風動中外計無不灑然易慮者而

第恐禮貌之虛拘無以遽作其腹心之報臣請因是而推之如詔獄之典祖宗以來固所不廢然亦借以懲大奸大逆而未嘗槩及士類也今者東廠之譏呵雖罷衛尉之鍛鍊猶存請自今廷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而至于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辱士尤甚士可殺不可辱仍願陛下推敬禮大臣之心以及羣臣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禮義廉恥之坊設而惻隱之良愈著矣繇是化羣臣以化兆民流寇之遍天下也原其始禍之日莫不本之朝廷嚴刑重斂使然迄於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卽陛下非不下哀痛之詔時與此曹以自新而所司莫承德意卒未有以天地父母之心相感喻者一撫再撫每同兒戲惟其恩信不立是

以負固愈生自此廷議一意用兵日驅數十萬生靈於鋒
鏑之下無不玉石俱焚益堅天下從賊之心而今者勦與
撫而兩窮矣計莫若有以化之而化之之術仍本之陛下
父天母地之心推誠而致之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
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捧朝廷尺一詔書宣示德意一面
經理農田因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
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所在督師等官
明示天下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俟賊勢旣窮賊徒漸
散渠魁未有不授首者也且賊之攻城不已凡以求食耳
搶而得食猶之朝廷食之也莫若遂來而食之曰吾以父
母食赤子可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化之之說也
化兆民遂以化四夷令兆民之衆輦戴一人而天下之勢

安於磐石四夷誰爲伺隙而生心者東方不靖從前半係
邊臣開隙以速之禍而至此已仰中國有聖人有不漸消
其桀傲之氣徐圖效順者乎臣嘗考古今備邊之策惟戰
守和三者若李牧之備趙邊趙充國之制先零郭子儀之
折回紇與韓范之經畧西夏皆以善守卒奏膚功過此非
漢武之窮兵則宋人之金縢其爲禍敗不同而失策一也
而不見近者部臣一出而督戰遂以全軍覆致有松杏之
圍則亦後事之永鑒矣臣願陛下及今早定廟謨絕口不
言款戰平遼嵩意以固圉爲事命邊臣時舉漢唐故事施
行之而陛下但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兩階之化至此
見大聖人德教覃敷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舉一世而甄
陶之歸之至仁此真學問之極功聖人盡性之能事所繇

始與霸者申韓之效何啻天淵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旦夕
幾也王道無近功至治非小補若規小利圖近功不旋踵
而害已隨之臣願陛下從事慎獨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
之私而日就月將以下化成倘或責效且夕又以爲迂濶
而置之紛紛改作臣恐天下事從此去也統祈聖明采擇
奉聖旨這所奏有裨治理劉宗周亦見效備該部知道

聖明圖治方殷草莽憂時轉切敢再披愚悃以資匡

濟疏

壬午五月二十日未上

臣聞人臣之事君甚無樂乎以言見也至於不得已而有
言固已疎於計而薄於效無所當於致身之萬一而況本
之以疎薄之資出之以迂遠之計百言而百不當乎然而
臣心有所不容自己也臣雖以病自廢而猶然身託於江

湖之遠目擊世道之陸沈其敢遂忘君父臣臥疾里門於五月初間傳聞松杏錦諸城已破嗣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堅城臣不勝撫膺欲絕一日上道輿疾而前行至揚州地方復傳流寇破廬州巢縣等處遠近戒嚴仰惟皇上宵衣旰食不遑寧處舉朝震恐計莫知所出而臣以爲天下治亂之機總係之人主之一心未有陛下纘三五之緒兼性反之功聖德方新徽猷允播而天下事猶底於壞者陛下第自信此心爲天命人心維繫之本主之以誠而出之以正無爲一切好題目所動一切新議論所移則匡濟時艱之第一義也漢臣有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夫多欲不必聲色貨利但一念未誠或慕古而失之迂或矯時而失之驟或求治而朝慕更始

皆多欲之類也故曰王道本於誠意臣願陛下三致意於斯自此而與廷臣講求佐理亦曰誠意而已矣臣觀十餘年來廷臣之所建白中外之所推詳何一非好題目合之以新議論而中情一毫不繼以故聽其言可喜求其事轉謬日日言兵而兵愈弱日日言餉而餉愈虧日日言人才而人才愈乏至於守於何而固戰於何而勝將於何而御兵兵於何而戢武官於何而治吏吏於何而撫民平時毫不推究臨事惟有張皇貪功卸罪徼倖百端甚者爲修齋誦經以惑聖聽人心之不正未有甚於此者時事之壞夫豈偶然卽間有一二近於真者其或不幸而與假者處則真者反敗卽間有一二正者其或不幸而與邪者用則正者亦敗今誠欲求善反之圖爲亡羊補牢之計請士大夫

先誠其意誠則念念誠事事實兵爲實兵餉爲實餉人才爲真人才守實守戰實戰官爲真官吏爲真吏百姓爲吾真百姓一真無有不真者但問其真是實不患講求之不至講得是真是實不患力行之不前夫賊之所以取勝於我者真爲賊也使一心以爲賊又一心自詭於良民以求我兵之不殺則進退皆死矣夫真於賊猶有賊心焉不真於士大夫則士大夫而無心矣無心之人豈可與久處賊有心故一變可以爲良民士大夫無心故千變萬化伎倆終不能及賊念及此誠可哀也已然而士大夫平日相聚而謀亦必曰真心真事功誰甘居假者而孰知良心掩覆之下往往千層萬節不可推討近而爲聲色遠而爲官爵濁而爲貨利清而爲聲名小而爲得喪大而爲生死激

而爲意氣浮而爲文章濫而爲交游護而爲局面無不足
以陷溺其心而趨之假假之極并其假者而真亦何真不
假苟一旦欲翻然洗滌立地見此本真卽豪傑之士當亦
有所未遑而獨其良心之不容自昧者無不時見之夜氣
平旦之間使於此而擴充之則仁義有不可勝用者矣無
如且晝之牴牾之反覆何則請以真賊與假士大夫提衡
而勘必有爽然自失者人亦何苦而不爲真士大夫臣聞
之君孟也臣水也孟圍水圍孟方水方陛下旣以誠正之
學先天下而立之極又何患舉世一片浮情邪氣不翁然
從而丕變乎夫如是而天下事尚可爲也夫治病者急治
標緩治本其嘗也至於病而轉亟九死一生卽肢體臟腑
皆無可療計惟有提掇元陽之一法可以起死回生又安

知治本者之不足恃緩急乎而不然者終日調兵終日轉餉終日治器械終日繕城池亦何益於成敗之數且也巡撫不治兵而加設督師遂使功罪得以推諉藩司不治餉而加設督餉遂使有司益困催科此皆議論之最新者也而至今猶因仍而不知變題目愈多計畫愈亂目今寇氛猖獗如此而各省督撫曾無刻期會勦移兵近地紓九重南顧之憂又曷用此纍纍者爲乎今欲更絃易轍宜莫若從受病之源痛洗而拔除之而轉移之地仍自皇上之心始至於安攘規模尤當深維宗社大計萬勿徼倖苟且目前之計以墮寇讐之狡謀蹈前代之覆轍臣料外患雖深終不至決裂於聖明之世惟是邦本可憂始終以恤民爲至計庶足安集中原臣聞宋臣朱熹告其君必以誠意正

心之說卽上所厭聞而不顧臣萬非其人特以熟念今日
救世之權輿端有必出於此者故復本三劄未盡之旨而
痛言之若曰猶是勦說耳不誠孰甚則臣亦何所逃罪惟
陛下俯垂察焉字偶踰額統祈聖明寬宥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微臣遵旨戒途力疾萬難前進三瀝血誠仰祈聖鑒

俯容還籍調理疏

壬午五月二十六日

臣自拜殊恩旋嬰瘖閉之症不得已再疏乞骸於本年五
月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亟需貞品劉宗周著作速
赴任不得因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惶恐無地一日以
幙被上道冀少慰君父之惓惓奈前症未瘥自出里門日
增困憊沿途問醫行至淮安地方尚圖舍舟登陸而臣勢

難前進矣緣臣衰年患此劇疾積百日而不解迫瘵閉之
久變爲遺瀝日每十數遺遺必悶絕以至精血盡耗九死
一生抱此纍然之骨臣卽微倖於輿疾之修途亦萬不能
得之服官之日臣姑無問佐銓建監若何卽今動履蹒跚
試之一朝參公座且有不禁其隕越者而溫綸鄭重有加
無已不徒責之以官守抑又勉之以品格至望臣如此之
切則臣亦何以仰圖高厚於萬一乎臣雖犬馬有心終不
敢以一日未死之身偃蹇家園委君命於草莽而至此已
勢難竭歷萬不獲已敢遂仍申前請倘蒙皇上鑒臣踉蹌
就道之本心并原臣不得不繼續請之故特賜矜憐許還鋼
籍俾臣以骸骨終丘首臣仰戴高天厚地再生再成之恩
眞沒齒而罔極也臣謹於途次候命臣無任迫切惶悚控

籲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以清望起用著遵屢諭速來供職
不得再稽該部知道

感事激衷敢因席橐之餘聊切憂危之獻疏

壬午八

月三日

臣觀今天下大壞極矣而識者終卜其有太平之漸良以
聖明在上宵旰不遑十五年加一日動有以契古帝王之
心法則其爲宗社靈長之慶有斷乎其不爽者而終無奈
有君而無臣何也自國家多故以來士氣日消人才日壞
職業曠而不修功能委而不競遂致一人孤立於上以有
今日之禍則長養培植之法誠有不可不亟講者而陛下
亦已憬然有感於斯矣一日隆下濟之光講師臣之節自
三事九列以降無不進以股肱心膂之託諸臣始有昂首

伸眉以圖報稱者卽薄海外內咸舉首加額曰此真太平之漸也曾未幾而閣銓諸臣又相繼以重譴行則閣臣第坐後言耳若銓臣枚卜一事臣誠未知其詳如第曰濫舉而已微臣亦在待罪之列尚寬摘發因念人才之難得也卽拔十得五猶嫌見侈必一一而求全則今之立於交戟之下者果人盡臯夔稷契乎臣恐一時之詿誤終在入議之矜全而遽干霆怒連疊不已非所以通敬體之誼也且陛下已罷廠衛之役矣何自而流言布於道路匿揭遍於朝堂徒以枚卜之役也此輩鴟張狐狡實繁有徒君子乎小人乎不此之問而行其說乎陛下卽不行其說亦將中其疑矣廠衛之譏河昔猶孤行其意耳今也不難與宵小合謀暗作含沙之射明爲一網之收臣恐空國之禍端不

必外患內寇而決也且陛下方下欽恤之詔普天回殺運
矣而惠世揚遽以執法蒙褫斥又以枚卜之役也將必深
文周納煨煉莫須有以稱陛下意旨乎司寇所執者三尺
法耳法如是而止雖天子不能以喜怒移世揚敢以情面
奪乎臣意今天下有不犯情面者必世揚一人而陛下又
從而疑之則後之爲司寇者不亦難乎自陛下卽位以來
司寇之以失出坐重譴奪官者纍纍而失入蠲無一人以
此爲訓將胥天下爲溫舒俊臣而不足何三年刑措之幾
乎且陛下嘗下詔求言矣一日以枚卜之後重譴臺省并
舉朝之申救者皆置之不省臣恐自此天下復以言爲諱
矣小臣畏罪而不言大臣持祿而不言卽密勿重臣亦且
承恩固寵而不肯言天下事槩可知矣嗟乎時事之敝也

天變於上而不知何以回民窮於下而不知何以恤寇患
交訖於中外而不知何以安攘方且導佞口爲嘉謨指微
倖爲長策滋紛更爲治體長姑息爲軍政至使國論卑於
弱宋士節墮於臣虜臣恐不知禍之所稅駕獨憇遺一二
黃髮之老爲陛下集人心而養國脈今又不難一日成抱
蔓之勢長此不已陛下終何以託國乎諸臣已矣請姑留
一世揚以全政體之萬一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甚言保治之難也仰惟陛下痛念時艱之亟
動殷將伯之呼謹用舍以平情一刑憲以布德察鉤黨之
邪謀集盈廷之正論而要使僉邪不以傷善類新進不以
間老成則慎終如始臣有以知天下不足定也臣迂疎庸
劣不禁款款之愚倘蒙陛下恕其狂瞽少加鑒察得賜罷

盛子全書 卷一
斥以代世揚臣愚幸甚

聖德已開治象皇衷尤切時艱敢抒恭慰之忱少效

涓埃之獻疏

壬午八月十一日未上

臣日久候命遠在天末恭聞聖體少違天和不勝瞻戀計日就平尤不勝怵愉輾轉迴腸中情交迫一種芹曝之懷有不敢不自靖於聖明者臣聞商臣之告其君曰德無嘗師主善爲師善無嘗主協於克一又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一者誠也天德之本王道之所自出也故又曰王道本於誠意陛下以天縱之資懋日新之德孜孜治理十五年於茲其大端在敬天法祖勤民體臣備有帝王之盛善矣而至所謂克一之地亦誠有不易言者乃者陛下念天下之不治也數下詔書引躬刻責發於至誠所至人人灑泣

靡不誦王言之大則以王言之所及字字皆王心也而陛下聖不自聖之心政有加而無已也臣請因事而求之陛下方有事於敬天矣未卜其心果與天一也心與天一則靜而虛者卽爲天體動而直者卽爲天用安往非昭事之精而不然者知有蒼蒼之天不知有曰明日旦之天將謂鬼神可以誣矯災祥可以倖回或流而爲方術紛紛之說者有之今者法宮之地禱祀時舉致聖躬齋虔已甚方圖假是爲祈天永命之本而不知適以瀆於禮謂之淫祀淫祀無福則文成五利之徒所以遺譏後世者也願陛下之慎之也陛下方有事於法祖矣未卜其心與祖宗之心爲一體也此心卽祖宗之心則服高皇帝之寶訓勲華可以再作邈列聖之鴻猷漢唐可以陋覲安往非繼述之大而

不然者惟其法不惟其意或以開創之鴻圖爲守成之合緒徒滋紛更轉以洪永之嚴明廢仁孝之寬厚亦多蹊轍今者求治未免太急救時轉失時宜十餘年來刑賞無章用舍不一中外成觀望之局文武著齟齬之形論國帑於弱宋鎮節敝於晚唐大抵祖法之陵夷有以致之願陛下之思之也陛下有事於勤民矣嗟乎民生至今日尚忍言乎一死於寇再死於兵三死於歲四死於貪官汚吏五復死於廷遣之督促爲竭澤之漁徒以時艱之告急也雖陛下之心有無可奈何者而臣以爲民生一日未遂則兵事一日難問則盜賊一日難除今但得見在之民不爲寇見在之兵不借寇以殃民而天下事終有底定之機計莫若選擇良有司行撫循之政亟罷減俸行取之例要之以

久任使之家視事而身視民處之以異數超遷而善催科者不與焉猶可救萬分一乎今者蠲除之令雖下風厲之權尚虛將陛下愛民之心猶有所未全歟陛下有事於體臣矣一日讀九經之說曰敬大臣體羣臣明良喜起千載再賡會未幾而閣銓諸臣又相繼以重譴行閣臣之所坐者私言耳私言誠罪而在聖朝終不當以誹謗附深文則臺省之過於攻訐有以誤陛下也銓臣之所坐者濫舉耳濫舉誠罪而在聖朝終不當以曖昧傷大體則廠衛之巧於中傷有以誤陛下也誤在言官猶可行也誤在廠衛不可長也天下將謂陛下體臣之心又有時而或替矣凡若此者陛下第善反諸心果其猶有不誠不一之累則今日所謂引躬刻責之地端亦不外乎此而至於已誠而益

求其誠已一而益求其一亦愈有所不容已矣臣聞之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表裏之難一也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終之難一也是以漢武致譏於內欲唐文遺誠於漸思惟陛下深致意於斯臣有以知咸五登三之治可坐而致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備陳天下治亂之機以資匡濟以仰紓宵旰萬一疏

壬午八月十五日上

臣觀時事至今日而不可爲矣治標旣無急著治本又屬緩圖計莫若通論天下之勢以視其受病之淺深而其爲補救之方亦畧可得而觀矣總之不離本計者近是雖緩著賞急著也臣請次第推言之今日救世之權宜莫有先於定廟謨者今之籌邊者曰守曰戰籌寇者曰勦曰撫迄

無定畫也守不足而漫言職往事之敗已莫問矣戰既敗乃遂言款與且款爲何事陛下不廣集廷議決可否而獨使二三宵小得以行其計至屈膝穹廬議金議繪智出宋人下而終遺千古之譏此不行誅何以立國至於勦撫之說從前有可怪者殲渠散脇本爲一定之論乃撫則偏歸之魁桀勦則反行於徒黨卒兩敗而不可行今請扼定議論專以固圉決關東之策以平定安集還飢民而倡亂者殺無赦但能圖患效功卽與一體授賞庶天下事漸有可爲者乎廟謨定矣乃進而言法度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此帝王馭世之大法也頃自二三奸輔相繼用事往往以朝廷之命討爲臣下之威福故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至賞濫而刑亦濫司勦無銓政司寇失

刑章法守陵夷極矣今者幸而有反正之機猶未盡也賞罰之大者莫過於行開之役則楊嗣昌實爲戎首有楊嗣昌因有張若麒呼吸靈通中外敗事倘二人生前死後之戮不盡行於聖世則天下事終有不可言者矣法度明乃進而言紀綱國家之所以相維而不壞者徒恃此區區分義耳語曰廉遠堂高又曰指大於股脛大於腰此紀綱之說也自陛下有意輕文臣而積輕之勢至於堂廉不可辨且有意重武臣而積重之勢幾於臂指不相使於是文武終日爭體統互持觀望之局中外終日費調停釀成跋扈之奸今左帥逃矣全師覆矣曷不亟下尺一之詔爲更置之端失今不問尤而效之又何誅焉顧徒以一二註誤大臣應貫城之虛將終如輕朝廷何哉紀綱肅乃進而言政

事朝廷設一官具一官之職掌故典衣典冠各有司存職
詳職要不相假借此所謂政體也自陛下勵精求治事事
躬親不免下侵臣工之事遂開天下委卸之門三公不論
道六卿不分職百執事不供奔走朝夕之所經營不過求
詳於胥吏之役而止於是巡撫不治兵則添設督師而巡
撫曠糧道不治糧則特遣科員而糧道曠守土者不靖地
方則又特遣侍郎以護餉而守土者皆曠且也關陝而四
督撫江北而三督撫無不曠也則曷不罷冗員而盡責中
外以官守乎政事修乃進而言教化教化云者本王者之
心術而出之示天下以不言之教而民乃從好也易則大
繼在去利懷仁義而已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極其禍至不奪不饜此今日

之勢也自陛下首言遼事使賊臣得發難端兵連禍結繇
朝廷以及郡縣無不講於征繕之途而一時言利之習大
昌天下始有斬木揭竿而起者今第以聖天子子惠元元
至意練兵核餉爲後事圖再不起民間一徭一役庶足安
天下反側之心獨無如積習相沿官邪如故耳今天下雖
三空四盡而有司所漁獵者仍不乏田園妻子之計權貴
所誅求者仍不減苞苴暮夜之私然使臺省不黷貨何患
墨吏無解綬之風而不見今日者在在言減俸官官乞行
取乎古人授臺省而泣今講攘胡爲乎所恃陛下開之以
道備而不徒密之以譏呵厲之以廉恥而不徒拘之以法
網則仁義之效斷可計日而待也凡此五者遷而進之一
一皆治本之計然必有教化而後有政事有政事而後有

紀綱有紀綱而後有法度而後可制勝於廟堂之上天下之勢真如建瓴而及也豈非本計之中又有最始者與而其要尤在聖明建極於上亟講正心誠意之學諸輔臣啟沃於下益聯手足腹心之交則中興大業端必在茲合是臣無能爲計矣臣目擊時艱憂心如焚不禁款款之愚少裨宵旰之慮惟聖明所採擇宗社幸甚

臣病日久難痊臣罪日久滋深四瀝血誠仰祈聖鑒

亟賜罷斥疏

壬午八月十六日

該臣以宿疾未痊行至淮安地方拜疏爲微臣遵旨戒途等事奉聖旨劉宗周以清望起用著遵屢諭速來供職不得再稽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戰慄不敢不力疾再前取道於陸有不腸其狼狽者伏念臣病廢餘生荷聖明

再生之賜屢降溫綸彌增感泣心非木石命等螻蟻其敢
顧此頂踵不以還君父乃臣棲遲淮邸已經兩月而前日
所謂癘閉之症杳無痊可之期屢延醫生孫信等調理不
效愈傷精血迄於左目失明兩股如削徬徨岐路徒傷久
逝之魂悵望闕廷彌結來生之願而臣固非區區爲一身
計也念此時艱孔亟匡濟需人皇上用一人期得一人之
用矧佐銓充用之人銓不得人則所用之人皆不得人
其關係安危呼吸爲何如者而臣敢以病爲嘗試皇上亦
何取於病臣而嘗試之迨試臣不效始治臣以溺職之罪
晚矣臣不足惜將如國事何此臣所以終事陳請幾於負
恩負遇而有所不遑恤也至此而臣罪滋深臣心滋苦倘
蒙皇上俯鑒臣愚委無別故寬其欺罔之譴而姑錄其僣

竊之罪狀勅下該部察理具覆特賜罷斥以爲人臣不終受事者之戒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謹前次山東臨胸縣地方候命臣無任席橐待罪之至

奉聖旨批綢重地

卿新膺簡命著卽前來供職不必頻請該部知冠

微臣連叨寵命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

以肅憲紀疏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

臣蒙聖恩起陞吏部左侍郎該臣屢告在塗未蒙俞允行至山東臨胸縣地方接邸報吏部爲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星催到任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悚無地隨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草野孤踪荷聖明使過之仁寵以非嘗之遇佐銓華貫處非其據實切飲冰已不勝進退狼狽之狀乃臣既未經受事再

躡榮階進叨憲席揆諸分義有萬萬非臣所敢仰承者臣聞明主官人必循資而考績人臣受事務揣分以盟心故事都察院以侍郎轉者絕少而以一日未任之侍郎躡轉者自皇上御極以來亦未之見也而始見於臣臣其敢冒昧自處以辱官嘗且仰負聖明如不得已之盛心乎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百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聖政維新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其有展布之地乎如臣學本迂疎資兼非劣素無一割之長可奏匡時之畧而其爲中臺覆餗懼尤有不待言者矣仰惟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才如同推尚書臣傅淑訓而外資望多度越臣者以

充任使容臣仍以骸骨請得賜臣首則所全於臣子分義無幾而所裨於官嘗國紀實大伏望聖明鑒允臣無任戰慄惶恐之至

奉聖旨憲紀亟責表率卿貞標碩望有裨激勸若節遵旨受任不允辭該部知道

微臣力疾近畿再申前請仰祈聖恩允臣辭免殊擢

容以原官勉圖報稱疏

壬午十月三日

該臣於中途爲臣病日久難痊等事奉聖旨紀綱重地卿祈膺簡命著卽前來供職不必煩請該部知道欽此又爲微臣連叨寵命等事奉聖旨憲紀亟責表率卿貞標碩望有裨激揚著卽遵旨受任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並事欽遵外臣不勝戰慄扶疾再前兼程累日已次畿南新城地方而臣且彌增困頓晝夜怔忡勢難驟進容臣少假調理

臣因此而終有感於臣子進退之義也聖明在上誠不難以被格盡人才之用然何意不肖如臣遂得誤邀知遇俄而貳銓俄而總憲又重之以狗馬之疾萬難處以要地而猶然竭蹶不休似此起廢之曠典徒作梯榮之捷徑則微臣其最甚者矣將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昔孟子讀詩至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而首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者當之今何時乎敵寇交訐中外鼎沸臣雖不才其敢蹈泄泄之戒以自絕於天乃連疏控陳未蒙昭鑒轉被溫綸益用汗惶用是再披情愫仰叩聖明允臣辭職俟臣體少痊陛見有日容臣仍以原官供職或改用別部侍郎供職使臣得受成於主者以無大遺覆餗之誅臣之幸也統惟聖慈許臣寬假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奉聖旨覽奏知卿已抵近畿

憲務正殿著卽趨朝到任以副簡昇不得屢控稽遲該部知道

微臣恭承大對一時未展愚衷謹補牘以祈聖鑒疏

壬午十月二十一日未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宗周扶疾入京遂得面恩陛見旋賜召對惶恐之下不覺於語次有所不敢盡退而惘然若有失也皇上芻蕘不遺方切切焉引躬是圖而臣乃不能仰承萬一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者臣實有之矣臣爲此懼不敢不勉故述所聞以奉揚天子之休命臣竊惟三代以後王迹熄而伯圖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久矣所以然者良繇爲之君者徒以法制把持天下而從事於反身之地者疎也皇上而首念及此乎眞社稷蒼生之幸也今天下之亂亦云極矣

一日賴皇上發政施仁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詔書數下
凡在窮簷蔀屋無不感泣以此上格天心疊災之後忽見
有年小民始有更生之望自此和氣翔於城中尊親徧於
血氣又何患中外不次第廓清而今者卜之天時人事已
有底定之兆止在行閒一鼓氣色耳此皇上躬行仁義之
效也今而後臣乃知仁義之可以託國而前此一二小人
導皇上以功利之圖刻薄寡恩之道者真禍敗之階也然
苟非聖明天縱又孰與講求治道至此而皇上所以善反
諸身以爲出治之本者其功夫愈有所不容已矣必也信
道篤而立志堅必以二帝三王之治爲治而不安於凡近
之規則必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而不徒從事於鋪張之
盛亦曰學焉而已矣皇上孜孜聖學日御經筵其於古帝

王相傳心法果已盡得其要領否乎乃者臣每從用人行政間仰窺皇上之心矣廓然而無我春生秋殺分明天地氣象此亦心體之固然而無待於外求者也於此察識而擴充之更時時而葆任之則火然泉達之機益具有上達天德之妙而心體之在我者始於是以完復矣夫猶是心也而一息之昏明已爭天理人欲之途卽猶是聖人之學也而一念之操舍卽分出聖入狂之畛則古帝王從入之路益有可得而言者不曰兢業則曰緝熙合言之曰敬而已矣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其斯以爲修身爲本之極則惟皇上以身之之功復性之之道謹微於著顧行於言慎終於始而畢貫之以一敬全收仁義之效則學何以不勩華治何以不雍動乎臣嘗慨三代而下漢文有近道之

資而無其志宋神有慕古之志而無其學我皇上以聖人之資決聖人之志而又進之以聖人之學將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亘千百年以我高皇帝纘其微者不至皇上而益著乎臣犬馬微忱不禁披露敢拜手稽首以獻臣今謹已遵旨受事仰副惓惓臣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微臣草莽有懷敢因諮諏所及入告聖明疏

十月二

十一日未上

臣宗周幸得從陛見之後俯垂清問遂及臣沿途見聞仰見聖明軫念時艱營精治理冀得之臣子諮諏之暇以爲補救之方乎臣雖不敢無說而處於此而愚衷猶有所未悉也嗟乎民窮至今日甚矣臣鄉於江南頗稱樂土而今年春村中猶有殺其子以食者則所在四方可知矣臣於

五月初旬辭里門而北維時江南方事插種曾未幾而陰
雨連綿繼以霖潦新苗淹死復行佈種儘多拋荒米價驟
踊相傳人多枕籍死者行至江北水災相似淮揚之間二
麥尚多被野泔爛則插種益已後時矣時廬州所屬已次
第報爲賊陷賊哨前探至天長地方逼近維揚人情洶洶
漕撫先遣兵三百聲援揚州迨兵甫至揚卽行劫掠因而
擊去從賊者幾半上官亦未之聞也旣而賊騎亦限於水
漲不果至揚矣臣住淮安日久漕撫史可法間顧臣臣問
之曰曷不勦賊曰方事儼漕時漕撫旣以饋漕爲重而鳳
皖二撫馬士英徐世蔭又先後履任方新尚未有協勦之
議也至於漕事旣畢可法乃事練兵以圖大舉而彼此聲
息轉復杳然至今未聞有一旅向廬州一步者則所練之

兵果當何時用著乎而一時撫按諸臣遷延玩寇之景象大約如是矣區區數百里之間環錯以三督撫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賊護漕者止言護漕護陵者止言護陵守安慶者止守以安慶則賊亦何時辦乎說者曰正以督撫之多員也力薄而權分偷心生矣且非惟不能辦賊也而今者淮揚按臣又以殺傷老穉告矣臣嘗遇科臣陳泰來叩以時務之要曰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蓋亦有激乎其言之也竟東一帶行李猶有戒心臣乃遵青州而進見地方農事登場頗勝淮北但人烟往往斷絕故拋荒甚多而其地到處有水利可講屯種可行惜無人以經理之耳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爲盛額曰甫經招聚之民一見上官督賦輒思掉臂去苦無法以繩縻之於是紛紛陳告又向臣求

減十四年糧矣而最苦者以東三府而代西三府之米豆
百倍維艱且以東路而代西路之驛遞又百倍維艱上官
亦未有以處之也臣嘗遇督運侍郎王正志因言此差之
無當於事事云誠爲運道計莫若亟復西路驛遞之爲長
便矣驛遞復而運道通旣可以招集流移亦可以開墾荒
蕪而議者猶不免西路遺孽是慮見今東路有護餉之兵
若并之於西而已充然有餘地倘遷延日久終讓克東一
路爲盜藪扼斷南北咽喉徒使東三府并受其斃真計之
左也且也各省直藩司不催糧而另遣部郎徒歛鞭長之
莫及兵道不護鞘而特委卿貳轉多掣肘之文移亦計之
左也比臣行至河閒所屬獨苦無雨秋收告歉僅支眼下
畿南一帶復稱有年特小民以召買米豆爲艱多坐有司

不職所致蓋召買雖有官價而準以時價已苦賠累況給價不全賠累之中又賠累焉甚則有全不給價者矣總之今天下瘡痍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壞今但緩得一分催科便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騷擾因使隨處講屯田水利與人以衣食之望則流亡自集即可隨處行鄉約保甲絕人以爲盜之原則瘡痍漸起而所謂去兵之說古聖人斷斷乎不我誣也今日日言練兵而終無一兵可用日日言調兵而終無一兵不助賊以害民致反授辭於賊曰勦兵安民一時文武諸大吏何啻中輟之辱則又安用此多兵爲乎而且事紛紛多餉乎臣在臨朐相傳劉總鎮領兵過河未半渡而輒爲賊所擠以敗溺死者無算此豈兵少之罪乎又聞小袁賊聲

言就撫而該督遂遣一典史泣賊營反受其挫辱踉蹌而還繼以兵將多人盡遭屠戮種種舉動真成兒戲一旦驟遺河決之禍天乎人也則諸援師觀望玩寇之罪愈有不勝誅者矣臣雖一隅之見聞未足槩天下大勢而其端可以類推惟皇上獨觀萬化之幾深酌時務之要首念民艱多方收恤或量核災荒經減見年錢糧或深懲覆轍盡罷前日練餉因勅各撫按令所在官司各舉兵農錢穀之任無恃一切專官專遣從此本計修而勝算自握綱領得而條目自張坐見中州釜魚不卽自滅亡亦當終有向化之日而區區外患且有不待言者矣臣今據實指陳以聞

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

十月二十五

日

臣惟國家設立內臺與六部相提衡爲天下風紀之司固
理亂安危之所自出也惟是宮不得人則法久而夷令熟
而玩種種受弊之端遂開天下犯義犯刑之習所不至以
人國爲徼倖者幾希而臣乃凜凜於此矣臣聞君子之德
風也風無形而所及者神所被者逾廣故又曰知風之自
此其權固於皇躬之遠密操之而在臣衙門因以法紀奉
揚之故亦得繫風於紀顧名思義於端木澄源之說亦有
不可不亟講者則在諸御史且然況其爲之長者乎臣以
不才忝荷皇上任使受事伊始不敢遽求之官也而必反
而責諸身苟其一念不可以對君父與一事不可以質天
下士大夫臣不敢不席藁服皇上之大法法行自近臣乃
進而與諸御史約如是繇是以求之綱紀之地自朝廷以

及天下端不乏風行草偃之機惟皇上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臣敢不受成於下以庶其無忝厥職臣請指其要者而類陳之一曰建道揆臣聞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首善之地固道揆之所自立而天下以感發而興起者也先臣馮從吾嘗因舊址建首善書院於京師率士大夫之同志者而講肄其中會廣寧告陷人多迂之者從吾曰今日正不可不講學此其意固自遠矣而竟以是罷去卒遺崔魏之禍首善一席鞠爲茂草識者傷之天啟聖明躬先問學日御經筵方將闡明孔孟之奧以統聖真而獨不令學士大夫仰承教澤乎臣請亟復首善書院卽耐從吾爲瞽宗而令京師子弟之秀者專爲肄業地仰昭聖明典道致治之憲不亦休乎先是皇上特重孝經小

學二書頌示天下一時士習多鄉風者而臣以爲有小學之教而無小學之地猶然空文耳倘因首善之舉卽用之爲都人士小學因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舊制選名德老成士爲之師聚里中彥士而教之因而繇黨庠州序以達於國學將異日賢良方正諸科未必不因此而起而所裨於聖朝作人之化亦豈其微哉伏候聖裁一曰貞法守臣聞五刑五用繫之夫討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觀前代爲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於是錦衣之獄已讀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立命焚錦衣刑具事寬恤而歸訊職於法司至東

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於大逆大姦事出一時
權宜後目遂相沿而不復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致人
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猶不難肆羅織之威日
以風聞事件上庶容覽輦轂之下人人重足浸傷九重好
生之德幸今朝廷有清獄大典從前一切株連蔓引之寃
始得盡出覆盆中外歡呼聖德而皇上且已改定勅書不
復畀此曹以事權矣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
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猶有不公不法傳於道路蹤跡
彰著者獨許臣衙門以五城御史覺察廉其罪情之重者
送刑部究擬倘御史不行覺察事露併坐御史御史得職
而衛廠之譏呵可以不事自此耳目無旁寄之門鞫端享
清靜之福於以仰追三代刑措之風其庶幾乎伏候聖裁

一曰崇國體臣聞堂高廉遠古人借以喻上下之分亦曰體統正而後朝廷尊耳今天下之勢何啻指大於臂臂大於腰者所謂失今不治非徒病瘡又苦蹶鑿卽今中原寇亂士卒非不林立而主帥之約束不行何以故卽大帥非不葦布而文臣之節制不受又何以故則陵夷之勢其所繇來者漸矣推此以往部民而叛官長青衿而抗師帥僕奴而殺主翁皆積漸之勢也臣乃知今之號爲尚書侍郎者名位雖尊而語其權藉之地不過一吏胥之任耳朝升堂而受事夕繫囹圄矣方伏謁而趨承倏從維縲矣則當其在事之日而人人已囹圄待之維縲伺之矣曰此五日京兆者下陵上替轉相尤效等而進之玉公一噤耳此臣所謂寒心也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

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卽以其罪行遣此雖於僇辱之中而不忘禮遇之意豈其人之足念哉正所以尊朝廷也頃者皇上業已行九經之政敬大臣而體羣臣何所不曲致其恩禮而終有感於舊銓諸臣之一案頗爲聖度累不小則臣不得不慮及之以爲將來恣伏候聖裁一日清伏姦臣聞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同類而稱曰賊在外爲姦在內爲宄以見腹心之寇慘於裔夷爲明主之所慎防云今天下有夷寇之禍易解也而所難者乃在姦宄前此枝卜之舉何等關係而朝堂禁地忽有以匿名揭告者胡爲乎來哉賊在內矣則必有爲之外者矣此非一種罷閒官吏欲燃旣死之灰定係一時貪鄙縉紳冀覬非望之福因而關通線索表裏

爲姦至不難以門戶之說羅朝士而一網之動乘人主所甚忌乎此其膽大包天目中已無君父爲王法之所必誅而皇上亦姑置之而不問以全大體豈不適遂狡謀思以一逞再逞無已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臣請此後除匿名文字一切立毀不問外但有朝紳結交近侍蹤跡顯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事以呈身或假途以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竟以白簡從事立破姦謀庶魍魎不至跳梁於清書而保泰之業或不外此而得之矣伏候聖裁一日懲官邪臣聞國家之敗無不緣官邪者而官之失德自寵賂始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正道四之說識者已爲之穢嘔其後稍稍濫觴未甚也我

皇上御極以後加意澄清閒有以賂告者必罪不赦以爲是足令行而禁止矣而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贊輒袖手授受不令班阜見窺至列東投遞必託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此其事詎可令穿窬見乎其途必自臺省而上權貴入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爲恥頃自薛輔敗而人心稍有警惕次第改觀易聽矣倘其積習盡洗臣幸得與天下更始共奏澄清之理若猶未也但有犴金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卽單詞檄之立致三尺至於士路紛囂久成一講搶攘世界而近者復有起廢之典不惜紛紛陳乞廢者乞不廢者亦乞至廢而起者又乞決裂四維尤爲不小相應一併禁止以挽頽

風伏候聖裁一日飭吏治臣聞吏治之關於生民休戚自古而然矣矧今天下魚爛瓦解之日乎而察吏之責獨臣衙門專之則巡方之遣是也臣始先言今日吏治之汙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爲嘗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卽爲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卽爲科斂之藉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讎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而後乃知此輩手攫之金錢亦直以頭顱換耳至問其所以犯賊之故殊似有可原者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四應不給而至於營陞謝

薦坐之巡方御史尤甚卽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然則臣亦不必詳言吏治若而良若而楛矣而第專責之巡方但令巡方不要錢則自巡撫而下皆不要錢守令卽要錢無用處所不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者未之有聞臣嘗念今天下新政宜民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容少訛而臣乃執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風并亟罷減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自此吏治當有起色乎伏候聖裁凡若此者臣雖不敢盡謂有當於時務之要而於風紀所關大者以尊主而庇民小者以修政而立事亦稍稍得其要領倘聖明弗以爲謬勅下各該衙門特賜

施行世道幸甚

奉聖旨覽奏具見振飭講學明倫有裨風

教修復小學選擇師儒著該撫按著實舉行官邪吏治關
卿職掌卽嚴飭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失
職風憲受贓的指實來餘已有旨了

闕門大典澄敘宜嚴敢定流品之衡以裨激揚之憲

疏

十月二十七日

臣聞進賢而退不肖固銓序人才之法獎恬抑競尤轉移
世道之權乃者考選之役臣宗周特奉我皇上而諭不敢
不斤斤從事因思臣衙門風紀之司固清議之所自出也
而此一時也功名之路驟啟羈競之途轉捷如郎署中有
自行陳乞者矣推知中有減俸行取者矣臣以爲斯二者
皆不可爲訓者也夫郎署亦考選中階也薄郎署而不爲

能必考非耶謗乎且也以禮曹乞考將必徑改台郎而後
快以樞曹乞考又必并薄臺郎而不居是視臺省爲必得
之物也吏治之爲天下最也保障綢繆何所不事乎今之
賑濟也而減俸建城也而減俸防河也而減俸有減至三
年者與減至二年者是視臺省爲微勞之勩也嗟乎一時
人情習尚至呈身如此速化如彼而欲求後日有一切建
樹尚可得乎臣頗聞先朝名碩有授臺省而辭者辭而得
之遂以郎署顯辭而不得卒不難以臺省顯而其人皆炳
耀千古稱不朽今之君子宜何居焉此壤壤而來者無乃
以臺省爲貨將終如此番考選何矣臣於是而深有感焉
姑請以往事折之臣入長安人言籍籍如給假御史喻上
獻者居鄉不簡至短喪而起復尤爲名教所不容又如河

南巡按御史嚴雲京者前令山東至賄寇以冒功終見巡方之狼狽此二臣者亦孰非清華之選而至今不能不爲前人咎儻失今不慎又以匪人廁足其閒臣恐後之視今甚於今之視昔矣臣猶記大奸得路之日舉國寒蟬而二三松柏之節者自袁愷成勇而外亦未易多屈指臣謂必袁愷成勇其人而後始不負臺省之選可以搜鱗亦可以借劍今二臣身雖廢而道自光如愷已在起用之列無事臣言獨勇尚錮戍籍臣知聖明已有裁鑒且夕下賜環之詔亟復臺員以終後效所謂鸞鳥累百不如一鸞者也仰祈聖明嚴勅該部此番考選必以恬競分賢不肖之槩參功令而酌行之仍乞并勅該部將御史喻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籍成勇卽與昭雪則有此一番澄序永足爲

狂瀾之砥所關於世道汗隆有非渺小者而皇上饑渴求才之意亦庶幾其小慰云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奉聖旨覽與矣 臣惟深於激揚有裨考選誠体原以優勵軍勞非咨蓋及併部屬陳乞情亦各殊著吏部察核年休淺深勞蹟大小及生平品行詳確開列同訪單奏繳候奪驗上猷嚴雲京著分別議處成再袁愷速行議覆該部知道

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觀典疏

十一月二日

照得崇禎十六年天下官員例當入覲除一切官評臣等加意採訪外先期例行榜示如徵逐過從有禁逆程設席有禁山人墨客往來有禁捏款私揭捏情肆辯有禁計後潛住京城已經節年申飭內外官相應一體遵奉而其最干法紀者無如餽遺一事竊照近世士大夫不以苞苴及

門爲恥如外任官歲時問餽京邸亦既習以爲嘗矣至朝覲年則自守令以上必人輦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其截俸留考諸員又持有一番鑽營之費惡薄相仍愈趨愈下今聖政維新嘉與天下共奏澄清之理責成實在臣衙門臣請特設厲禁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兵馬司預加緝訪至期遇有入覲官員齎金如故事在各衙門餽送打點或轉託親知投入者不論與受立行開報城御史參送法司仍立限五城至期若無舉發本官卽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卽已經風聞有據而城御史不行舉發城御史卽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再聽五城御史兵馬互相覺察但能發奸一事二事御史紀錄兵馬優陞總之臣雖不敢薄待天下士而移風易俗之教豈能一朝而得之禮教

之窮也不得不佐之以法法在必行請自臣等及諸御史
始統祈聖明垂鑒勅下臣衙門遵奉大書禁約通將舊禁
各項款以下責各該衙門一體施行應拏問者卽行拏問
應糾參者卽行糾參庶舊俗爲之改觀而士風於焉丕振
所關一時計典之重亦豈其微乎 奉聖旨觀典亟宜清肅
申減奉有屢旨其餽送饋營等弊尤宜痛禁著該坊官屆
期嚴加緝訪犯者立行開報以憑參拏發奸各官卽移該
部紀錄優陞容隱一并論治仍大書榜約并舊禁各款一
體施行

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疏

十一月十一

臣等嘗深維風紀之說而知天下之治必有所自始則京

師其首善矣譬之振衣者必提其領舉網者必挈其綱綱
領之地得而天下之大可次第而推也臣請遂言所以風
京師者臣衙門御史之差巡城也專以肅清輦轂其下有
兵馬司官屬承之所至必令行禁止如埋輪破柱之風乃
稱厥職自城職不舉而朝廷一切發奸摘伏之權不得不
別有所寄致往者亂政亟行遺爲厲階無足怪者臣考之
故贖城御史不徒爲喧鬧設也進之爲禁賭博爲捕盜賊
爲參奏打點餽遺又進之爲裁抑豪橫爲懲罰奢侈遊戲
又進之察問九門官吏不法皆其職掌之大者臣宗周受
事衙門之日淺見諸御史日有報月有稽於諸條款纒然
具也而每項則註曰無犯果爾豈不比屋可封一旦有事
後發覺者將何以置對天下事之敗於文具類如此矣而

臣謂此固非可以武健嚴酷勝也臣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亦視其所以風之者而已矣王道之不行也一切良法美意蕩然若後世所稱鄉約保甲二事猶有先王之遺焉乃者業已累奉明旨申飭舉行而終未有著實舉行者何也本教疎而風厲之權弱也今臣等雖不敢不黽勉萬一與諸御史力以風紀自任推明德意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者有善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規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將先王化成天下之效不難再見於今日而行之自京師始則請自城御史始羣京師之衆五方雜處之民

盡收之鄉保之中遇有前項不法得遞相舉發重則題參如打點餽遺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拿問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驅逐不許潛住京師如私倡小唱戲子遊僧遊尼之類所不令行而禁止者未之有也臣等於是乃立責成之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發卽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臣因卽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發卽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且改劄差爲題差復季差爲年差以重事權庶幾無敢以空文應者而臣等亦得以風紀自效無忝厥職統祈聖明裁奪立賜施行其鄉保二事恭

候命下之日容臣等裁酌事宜先行所屬并通行省直各
地方一體遵依邇者邊警驟聞尤可恃以安集人心爲城
守要著則臣宗周已於己巳之警行之京兆府矣緣係申
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旨 奉聖旨這所陳巡城職掌深於整肅風紀有裨至
講明鄉約保甲尤得安民要領併一應禁奸除惡等事通
著嚴加申飭殫力舉行其甄別御史兵馬以示勸懲依議
改季差爲年差是否典制該部知道

遵奉明旨疏

十一月二十一日

該臣等題爲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事奉聖
旨這所陳巡城職掌深於整肅風紀有裨至講明鄉約保
甲尤得安民要領併一應禁奸除惡等事通著嚴加申飭

羶力舉行其甄別御史兵馬以示勸懲依議改季差爲年差是否典制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一面先行所屬外臣因將鄉約保甲二事通爲一事畧舉大綱布之方策使人皆易知而易從而至於推行之際又在臨時斟酌期於不爲民擾要之可久而已條列事宜如左再照巡城御史一差曾經先憲臣孫丕揚於萬厯二十一年題准定爲年差載有成書其後不知何年改爲季差或一季或二季漫無定例臣是以遂有復年差之請正所以遵典制也統祈聖裁

鄉保事宜

一奉高皇帝聖諭爲約典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

毋作非爲

一約誠

本蓋田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

一約禮

每遇朔望日地方官爲主約正爲賓保甲以下居民
從行講約禮設聖諭香案官長以下序立拜叩頭如
嘗儀乃卽席伐鼓司講者開講講訖司贊者出位而
唱曰某鄉某有善嘗舉某事某事舉畢書於冊糾過
者倣此仍伐鼓告成事禮畢回揖而退

每遇初八二十三日爲小講期約正爲主保長爲賓
甲長以下居民從畧如前儀而少殺遇農忙月則輟
其他歲節有會飲射有會皆從俗

一約制

一家定戶十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皆以才充十保爲鄉鄉有約正特以德充或以爵以齒有約副兼以才充合鄉爲坊坊有官合坊爲城城有城御史城御史治其坊坊治其鄉鄉治其保保治其甲甲治其戶戶有戶籍登其民數而遞總於官凡寺觀另編爲甲而同統於保其小菴刹卽聯入四民中

一約法

一戶有事一甲舉之一甲有事一保舉之一保有事一鄉舉之一鄉有事坊官舉之一坊有事城御史舉之匿而不舉及舉不以實者罰其縱惡者連坐

勸善條例

孝子 順孫 義夫 節婦 良士

以上或旌以花紅或粟帛或給扁或給冠帶或題旌各隨事大小

懲惡條例

失火 鬪毆 酗酒 賭博 挈訛 盜賊 私鑄

制錢 九門官吏不法 勢豪不法 宴會奢靡

器服踰制 打點餽遺 私娼小唱 戲子 遊僧

遊道 尼姑 道姑 訛言惑衆 罷閒官吏

夷漢奸徒

以上或笞或杖或枷號或題參或徑自拿問或徑行驅逐各隨事重輕

一約備

一戶有警一甲羣起救一甲有警一保羣起救一保有警一鄉羣起救一鄉有警官司羣起救至通城有警則甲守其甲保守其保鄉守其鄉各坐信地以聽命於官夜行無出鄉出鄉者各以盜賊論其訛言者以軍法論

每戶備兵器一事無力者或止木棍一條

每甲備燈籠一盞

每保備羅一面

每鄉備弓箭一二副善騎射者司之另木鐸一事以老而貧乏者掌之月行三巡木鄉各施以錢一文

每衛舖口有柵柵有守輪以甲長二人

每夜有更夫五人充以乞者

奉聖旨這所奏鄉約保甲事宜有裨風紀兼資防禦著嚴飭城坊官設誠舉行巡城原屬小差以半年爲期該部知道

特糾官邪行賄有據謹自劾不職以肅風紀疏二十

五日

臣於本月二十四日辦事衙門訖有起復加銜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者與臣素昧平生進而謁臣於私寓坐定手出書儀一封周方可三四寸許臣因問所從來則原任絳州知州今陞戶部浙江司員外郎孫瀨所齎以自爲打點外計地而育民其部民也因爲之過付時育民方左右顧而無人幾欲作袖中之緣而臣乃毅然揮之別去臣不覺處躬無地退而自思以臣忝列風紀一席而此

曹猶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然豈臣之平生固不足取信於人與昔人云人心如青天白日何至相疑臣實愧之又重以爲國憲辱臣真大負皇上任使矣乃者臣方奉皇上面諭責臣澄清計典一事隨該臣預行題准倦倦於餽遺之禁方在大刻榜文張掛開都人誰不知之者而不意令之不行首申之臣則自臣以往一時賄賂公行遍染各衙門當又有莫可窮詰者矣臣聞古之爲政於天下者令懸而不犯刑設而不施貴其所以感之者豫也若待其已犯而後繩之亦已晚矣臣真大負皇上任使矣仰祈皇上先將臣亟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仍勅下該部將孫順重行褫革王育民并與懲處庶計典於焉少肅仕路爲之一清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奉聖旨孫順營贖計典王育民代行幹送

俱著革了職法司提問具奏卿秉正發奸有裨風紀著安
意登肅以副倚任不必劄陳該部知道

遵奉明諭申飭憲綱以昭法守疏

壬午十一月二十

八日

臣宗周於本月十三日恭承召對隨於御前發下欽定憲
綱一書諭臣遵行以訓飭諸御史諄諄有加臣恭領而退
悚慄不勝隨該臣次第諭諸御史各靖其乃職一照憲綱一
行事并其在差者另行劄示去後訖臣等因恭釋憲綱一
書大都求詳於諸御史而於臺長不及一二焉意蓋曰諸
御史之職卽其職也則表率之地愈有不敢不勉者矣然
臣等雖自愧率屬無能而成憲犁然稍一申明聞耳目爲

劉子全書

卷十七 奏疏

七

之一新精神於焉煥發自臣等以及諸御史敢不灑然易慮精白自矢以圖報稱仰副聖明惓惓責成至意臣等爰取三十四條彙括其旨仰塵睿覽倘蒙鑒允容臣等再行所屬永爲遵守以竊附於不愆不忘之義將聖天子垂憲一世之風猷不至託之空言而無用臣等與有榮施謹具列如左

計開

一曰重臺員之建白臣謹按憲綱首重建言曰直言所見蓋謂御史處風紀之地爲朝廷耳目之官以言其直者也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其道與直而無遜古稱名御史往往繇此雖至貶竄誅夷而不顧天下卒收其言之利而不然者身家念重利

祿情深勁骨化爲柔腸矢口總成曲說或事出風聞或類從毛舉或顛倒是非或雷同附和或攻訐陰私或借題營窟或上言德政或濫薦私人甚者附下罔上比周爲奸招權納賄威福自恣有一於此皆直道所不居爲言官之溺職臣當擇其尤者而重事參處以警其餘此振揚風紀第一義也伏候聖裁

一曰定臺員之差遣臣謹按憲綱特申御史出巡之任則註差固有定例矣曰小差以試御史充曰中差以實授御史充曰大差以資深御史充不相紊也偶臺員缺人則或初試而註中差淺資而註大差推移之間因得以趨羶避冷舍難就易而成法亂矣至諸差之中其坐大差者自巡方而上若管理章奏若十三掌道尤不可

不重其事權如章奏不職則建白於何定流品十三掌道不職則省直於何稽文案而今也槩以故事視之沿襲日久卽欲問其職掌而不可得至兩畿督學一差地方之風教寄焉原係會同禮部爲特選此外有監軍一差兵事之安危寄焉又係會同兵部爲特選此則未可槩以資序論者以資序論而多至不舉其職矣今臣等請於成憲之當遵者必立爲畫一之規於舊章之已湮者必加以整飭之法而於時宜之當酌者又必通以遴選之方使所在各舉其職焉雖其間有題差割差不同一皆勒以成限不致遊移久近生畔援之端則亦鼓舞人才之大端也伏候聖裁

一曰正臺員之體統臣謹按憲綱御史主糾劾百司所

至地方自六品官以下得徑自拿問煌煌豸繡其重如此而又許內外臺得互相糾劾以共處於無私之地此體統之所以益重也然則臺員固以人重耳非徒以官重也而今也或官非其人狐狸是問而舍豺狼鷹鷂弗逐而同猫鼠其重安在且夫巡方在事固有定體矣藩臬之品級固甚懸也而執刺用手本知府之品級亦相懸也而謁見行跪禮至教官有師模之責而亦行跪禮郎吏以下出自貢監也而槩行叩頭禮皆非憲體之舊也乃巡方竟坐是以矜貴倨則日與地方官相趨以勢相取以利相與以迎送餽遺充其情或多乞墦壟斷之不若其重又安在而至於近日陵夷之漸尤有不可言者催科有考成矣詞訟增贓罰矣一切助工助餉日有

濫觴矣此雖一時功令之變局然乎而巡方遂得以行其誅求無厭之計則決裂又甚矣臣請自今爲御史者必以人重官爲百司表率而無取諸虛貴也庶不至下交而瀆轉開陵侮之端而且以催科還撫字以刑罰還教化以一切助工助餉之義量取之所有而盡捐成額於朝廷因使得益著其攬壽澄清之節夫如是而御史體統乃重御史之體統重而朝廷之體統益重則世道與有攸賴乎伏候聖裁

一曰嚴回道之考察臣謹按憲綱有巡方失職之條至舉劾不稱者遂以煙瘴成而尤重犯贓之法於是回道例有考察云乃後世相沿視爲故事率取養交避怨而已近趙南星以張素養舉貪吏也而處高攀龍以崔呈

秀犯賊私也而處一時以爲空谷聖明在上累經嚴旨
法在必行而臣等猶懼無以仰承德意也一則文具之
呈詳易飾一則採訪之聞見難真坐是苦無下手終成
曠曠者有之今請御史回道之日另奏一簡明文冊如
其察吏也果舉得真廉吏某人某事糾得真貪吏某人
某事臈尋嘗之舉劾不與如其安民也果於某地方招
集得流移若干人又於某地方開墾得荒蕪若干畝并
清察過糧差積弊若干件事拿問過大姓豪橫若干件
事表章得真經明行修真孝廉真儒幾何人而向來例
套所及者皆不與於是考其殿最登報一一及格爲上
等有舉有遺爲平嘗全不舉者不稱職而次第按以功
令姑酌爲改調降級罰俸三等真如執尺度以繩長短

握權衡以定重輕未之或爽也至犯賊者另事採訪特從重論而考察之法於是乎行矣伏候聖裁

一曰嚴臺員之選轉臣謹按憲綱選用風憲必取公明廉重老成練達之品而禁新進初仕者法如是其嚴也則臺員之所以自待者可知乃前此有以甫釋褐而聯翩蒙欽簡者此誠一時曠典乎而倖端既開遂有爭從速化者矣且有甫拜恩而卽自行陳實授者矣及其敝也既得思失何所不至臣稽往事臺省之遷轉或內或外未嘗有軒輊也自人情重內而輕外於是卿寺之途日競而外改監司者因有年例之名人多視爲畏途者臣觀前輩臺員其賢者多請出爲監司以自効兵農錢穀事事可觀一日肩鴻任鉅聲施爛然而今也不特薄

監司不爲且并薄督撫而不屑而其爲監司者反得借
邊才以攘之於是內與外爭鶩於榮進之途視一官如
傳合職業日隳人才日耗禍患日臻以至有今日嗟乎
難言之矣請自今選授臺員一遵憲綱故事至遷轉之
日除回道考察處分外并閏陞者另論外積至資深望
重築以一內一外行之而斟酌於才品之間罷去年例
名色使內者旣備節鉞之選外者亦配京卿之望庶人
情之囂競以息而於天下事有可次第言者矣臣聞之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而不張其何能國伏候聖裁
奉聖旨覽奏申飭臺規自屬職掌但憲綱舊制甚明而諭
已悉卿宜祇遵力行以肅風紀不必另託敷陳該部知道

關左道以正人心以扶治運疏

閏十一月十五日未

臣聞天下治亂之機必有所自始故孟子稱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人心之關於世運尚矣而人心之邪正率本於道術之晦明自古未有道術不明人異教家殊俗而天下幾大順之休者今天下皆知有異端之禍而不知異端之禍異端之教爲之也又皆知有盜賊之禍而不知盜賊之禍盜賊之教爲之也何謂異端之教則佛老而外今所稱西學者是始萬厯中西夷利瑪竇來中國自言航海九萬里而至持天主之說以誑惑士人一時無識之徒稍稍從而尊尚之遂爲南禮卿沈淮論列以去不意其徒湯若望等越十餘年復入中國遂得夤緣厯局以行其一家之說又有西洋火器逞其長技皇上因而

羈之京師至表之爲天學而其教浸浸行於中國矣臣竊
意麻家之說大抵隨疆域以分占候故四夷各有星官未
必盡行於中國也而今且設局多年卒未有能究其旨者
至厯法爲之愈訛况一技若火器豈中國有道聖人所恃
乎不恃人而恃器兵事之所以愈不振也若天何主乎天
卽理也今以爲別有一主者以生天而生人物遂令人不
識祖宗父母此其說詎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而近者且
倡仁山大會以引誘後進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
之歸矣此臣所謂異端之教也何謂盜賊之教則張道陵
遺孽所稱天師者是道陵在漢爲黃巾餘黨號五斗米賊
自言能以符籙驅鬼神愚民因而信之傳之後代累有封
爵或稱天師至本朝始改號真人曾經降革旋復至今襲

職者爲張應京一日皇上有事於禦災捍患爲生民祈福也暫許之來京事已年久輒留駐京師屢玷崇班之列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今者應京遂膽大心雄乞賜第宅皇上姑從而許之初不必崇信其術也而應京從此益得以行其禍福之說所至爭奔走矣夫應京非盜也而充其術足以爲盜不見近者無爲白蓮之徒蔓衍不已皆張道陵故智乎此臣所謂盜賊之教也而臣於此更有感焉今天下學術不明奇袤之士悉驅而入佛老其不入於佛老者不謂之道學至所在緇流聚衆說法動及數千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孕而繁殖天下安得不日趨於壞如臣鄉有普陀佛寺每年航海士女不下萬人山東有泰山神宮春秋道路往來每年不下數十萬人臣謂無論其邪

說足以傷風敗俗卽借此金錢下以養鄉井之流離上以
給公家之賦役奚不可者而此外尚不能以悉數也所恃
聖明表章正學罷百家而宗孔氏永遵吾中國君臣父子
之教憲萬世而淑來茲又何至遺此異孽盜孽以釀禍亂
於無窮乎仰祈皇上將西人湯若望等立驅還海毀其祠
宇悉令民間燔其文字將張應京立斥還籍罷其賜第姑
懸之以待有功并將普陀泰山等處凡係會衆說法地方
悉勅守臣永行禁止仍令勅天下無度牒僧人年三十以
下者盡行還俗從此人心正而世教明以爲息邪除寇張
本而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亦端於此可卜矣臣處風紀
之地不敢不特糾統祈聖明垂鑒施行

責成巡方職掌以振揚天下風紀立奏化成之效疏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一日未上

臣等頃蒙皇上頒賜憲綱一書該臣等具上條奏隨奉聖旨責臣力行不必徒託敷陳臣等敢不祇承無斃而其開猶未詳及於巡方之職也夫巡方之職在察吏安民其所關於今日理亂安危之故何如者則言豈容一端而已乎臣聞古之巡行郡國者所至使墨吏望風解綬何言夫風乎誠動於此機通於彼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今天下皆知吏之墨而不知察吏者之墨以墨治墨將何令之從而其所在爲生民遺厲有不及待言者甚矣巡方之爲天下壽也頃者臣已將風憲犯贓一語早爲揭出業奉聖明申飭有加諸臣亦旣曉然如大夢之獲醒將繇是以持斧一方必奏吏稱民安之績可知

謂其所以風之之道得也然則與其言察吏不如其先言風吏也而與其徒言安民不如卽以風之之道安之也臣因仰遵功令俯切時艱畧倣周官六計之說爲吏道取程而一一求端於風尚之地一曰風吏治以廉善善以言乎懷保之德也古稱親民之官必曰父母未有父母在上而其子他往者今天下何多流移之民乎强者散而四方弱者轉於溝壑致中原以北千里爲墟而天下且有無民之官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言招撫不論遠鄉近籍但有投誠向化者卽與一體撫養編入保甲之中老者養之幼者恤之鰥寡者配偶之而其武悍者卽隸之行伍以用之仍各還其生理生理未復不妨永免差徭以堅其歸附之心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善者與其二曰風吏治以廉能能

以言乎其才勝也而經理之最先者莫如農事今天下所至無民則所至皆拋荒矣益以賦役之繁重不特失業者荒卽有業者亦往往捐棄其業以就荒而生齒益盡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言開墾不論土著流移但有願佃荒田地者卽給與佃帖永爲世業一面假以牛種又從而時時勸相之以漸消其游惰之習仍蠲其子粒數年其在軍屯地方別聽軍衛衙門處置而至地窄人稠之處雖鮮失業之民尤必爲之相其原隰釀其水溢旱乾恒使一歲耕視二年穫如漢趙過之耕代田可也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能者與其三日風吏治以廉辨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而心計之纖委者莫如賦役一事今天下獨苦加派耳乃朝廷嘗降易知單以便民而有司亦槩無行之者一聽吏胥沈

閣以致糧額不清於是有額外之徵非時之徵疊年之徵
追呼騷計一切停壓有打點使費每科十得三先入吏
胥之手而國課愈逋見今十五年臣鄉百姓已完十六年
糧事且起徵十七年而解進戶部猶未完十四年則十五
年糧果歸何地至里甲之弊抑又有甚焉者萬厯初都察
院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通計每年銀力二差所需而均之
十年里甲使貧富無以相詭民至今稱便乃行之既久條
鞭之外又復科派科派之中轉生奸利則爲之放富差貧
那甲移乙種種坐不均之嘆而至於地方復有不時之需
徵斂益多頭緒至此小民告困乃甚於加派百倍矣臣頗
聞先臣海瑞爲江南巡撫盡蠲小民一切供應執里役者
終歲不出一錢而獨不爲勢家所喜在任僅九閱月而罷

臣生之初見現年里役亦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糧解戶則計畝約費三五兩不等而家盡破矣獨宦戶偃然處十甲之外不值現年臣鄉如此江南可知江南如此天下可知此今天下第一民艱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均賦大要在力清保甲使各鄉轉相稽核以糧歸田以田歸戶以戶計丁以丁科差以差科銀而一切詭寄花灑那移規避之計皆無可中之將民困其有甦乎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辨者與四曰風吏治以廉法言作法貴自上始也今天下民窮財盡矣又重之以風俗之偷刁誣百出訟獄繁興上官往往利其所爲以爲科罰地一承上司之歡一飽身家之欲小民之不堪命亦既所在而是矣最可恨者如臣鄉江南冠蓋輻

輳之地無一事無矜紳孝廉把持無一時無矜紳孝廉囑託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且亦有費起瑣喪而兩造動至費不貲以乞居閒之贖至轉輾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徑行賄於問官或假抽豐於鄉客動百盈千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於此者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簡訟毋誑告毋越訴除大事親行聽斷外如鬪毆婚姻財產等事皆行鄉約處分回報一槩不科罪名久之而庭無留牘民不見吏矣至於地方有勢豪不法土豪不法各衙門吏胥不法不妨一一申以三尺以備特訪而一切賣菜傭不與焉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法者與五日風吏治以廉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今天下人心之不正久矣人心壞而風俗隨之時則有降賊之官有附

寇之民又有倡亂之子衿紛紛籍籍至誅之不勝誅則皆庠序之教不明而吏道無以師帥於上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教化請分其四民治之以其士之俊秀者養之於學宮既有師儒之官以董正之矣而又爲之申鄉社之約特遵高皇帝大訓令以時讀法焉因得暇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也夫然後簡其善良而激勸之或以孝弟或以力田或以經明或以行修皆得據實上聞因而尊顯之而民俗日歸於厚矣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正者與六曰風吏治以廉敬今天下無武備矣惟文事可以寄之則封疆之吏有專責焉必也臨事而敬乎卽近日所行修練儲備四者未始非固圉之要著而行之以苟且之心往往急切無序勞民傷財反爲禍本久矣

其不講於敬事之說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備禦請
卽自保甲法始衆志成城修之至也以民寓兵練之至也
制擬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民間各置社倉以行其相
友相助之義則儲之至也而後以其餘力講求四事而次
第及之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
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敬者與於是按六計而行羣吏之
殿最焉請自縣令始通計三年內外一廉備六計具是真
賢令也或平嘗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邑矣於是進而
課二千石必其能率所屬之縣通行六計者真良二千石
也或平嘗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郡矣又進而課守巡
其能率所屬之府通行六計者真賢守巡也或平嘗不職
各有差而風行於一路矣又進而課藩司其能率諸道通

行六計者真賢方岳也或平嘗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
省矣又進而通課各監司其爲左右布政使於戶口錢糧
有專責焉其爲屯田水利諸道於土田有專責焉其爲漕
儲道於賦役有專責焉其爲按察使於刑名有專責焉其
爲提學道於教化有專責焉其爲撫邊防海清軍諸道於
備禦有專責焉其爲稱職平嘗不職一一各有差而風行
於天下矣則總之先操其風尚之地得也嗟乎今天下無
吏治矣其賢者日奔走於簿書錢穀以博能聲而不肖者
以溪壑爲得計上官樂與同濁耳等而進之藩司不治餉
臬司不治刑屯田不治田水利不治水軍不治軍兵不治
兵一旦有急紛紛廷遣耳而最可異者無如督學一官今
天下有督學出巡不受鄉紳囑託不行吏書黃緣不受地

方官把持一遵糊名故事者乎而況欲責之以道術繩之以名簡又何怪世道之淪胥以溺也則誰爲巡方而至於煌煌持斧山岳動搖之謂何寬大吏而摘下寮舍正官而繩佐貳所察何吏所安何民甚焉錢神有靈公道退聽情而爲重簡書可委則臣等有回道考察在矣惟是表率之無能而徒煩文具風勵之無地而徒事責成巡方之察吏與臣等之察吏者豈不受同病之相憐而臣乃終不能已於言如此所幸聖明有一番申飭則臣等有一番提撕爲此不避煩瀆仰祈聖裁倘臣言不以爲迂恭候命下容臣等通行所屬遵奉施行世道幸甚民生幸甚

計開

六計類要

劉子全書

卷十七 奏疏

七

一 招撫流移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登報本府訖

乙年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登報本府訖

丙年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本府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本道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某道

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布政

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某省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道某道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撫按訖

乙年督率某道某道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撫按訖

丙年督率某道某道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一開墾荒蕪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開墾過荒地山若干頃畝登報本府訖
乙年開墾過荒地山若干頃畝登報本府訖
丙年開墾過荒地山若干頃畝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地山若干頃畝聽
本府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荒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荒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荒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地山若干頃畝聽
本道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某道

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開墾過荒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開墾過荒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開墾過荒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地山若干頃畝聽
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某省

屯田道某任內
水利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軍屯田地山各若干
頃畝蓄洩過陂塘江河水利若干處所登報布
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軍屯田地山各若干
頃畝蓄洩過陂塘江河水利若干處所登報布
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軍屯田地山各若干
頃畝蓄洩過陂塘江河水利若干處所登報布
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蕪若干頃畝蓄洩過
水利若干處所聽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
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清察某道某道開墾過軍民荒田地山各若

千頃畝登報撫按訖

乙年清察某道某道開墾過軍民荒田地山各若

千頃畝登報撫按訖

丙年清察某道某道開墾過軍民荒田地山各若

千頃畝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蕪若干頃畝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一 清理賦役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

報本府訖

乙年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

報本府訖

丙年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

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完欠聽本府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解

過額糧完欠聽本道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

各做此

某道

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完欠聽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糧儲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徵解過額糧完欠聽布政司考

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鹽法道某任內

甲年清理過鹽運司等衙門鹽課解額若干登報

鹽院訖

乙年清理過鹽運司等衙門鹽課解額若干登報

鹽院訖

丙年清理過鹽運司等衙門鹽課解額若干登報

鹽院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鹽課解額若干登報布

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清察某道某道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伴徵解

過糧額幾分登報撫按訖

乙年清察某道某道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徵解過糧額幾分登報撫按訖

丙年清察某道某道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徵解過糧額幾分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徵解過糧額完欠聽撫按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一簡省詞訟

某省某府某縣某任內

甲年審豁過冤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府訖

乙年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連
紙贖若干兩登報本府訖

丙年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連
紙贖若干兩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
惡若干起聽本府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批發某縣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道訖
乙年批發某縣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道訖

丙年批發某縣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
惡若干起聽本道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某道

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批發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按察司
訖

乙年批發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按察司

訖

丙年批發某府某縣審諭過冤獄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按察司
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諭過冤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聽按察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某省按察司使某任內

甲年批發某道某府某縣審諭過冤獄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撫按訖

乙年批發某道某府某縣審諭過冤獄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撫

按訖

丙年批發某道某府某縣審豁過冤獄各若干起
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撫
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冤獄若干起擒治過積
惡若干起聽撫按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一申明教化

某省某府某縣某任內

甲年申明鄉約旌過善良若干人登報本府訖
乙年申明鄉約旌過善良若干人登報本府訖
丙年申明鄉約旌過善良若干人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人聽本府考成
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人聽本道考成
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道

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人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人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人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人聽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提學道某任內

甲年出巡過某府某府考試生儒不犯關節一事登報撫按訖

乙年出巡過某府某府考試生儒不犯關節一事

登報撫按訖

丙年出巡過某府某府考試生儒不犯關節一事

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歷歲考科考不通關節一事與否

聽撫按考成

某省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年督率某道某道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名口登報撫按訖

乙年督率某道某道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名口登報撫按訖

丙年督率某道某道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名口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名口聽撫按考
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一 修飭備禦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通行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本府

訖

乙年通行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本府

訖

丙年通行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本府

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本府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本道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某道

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布政
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

清軍道某任內
驛傳道某任內
海防道某任內
撫邊道某任內

甲年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撫
按訖

乙年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撫

按訖

丙年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撫

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清察某道某道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撫按訖

乙年清察某道某道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撫按訖

丙年清察某道某道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做此

巡按某省監察御史某任內

舉過六廉卓異自縣官以上某某共幾員又舉過

廉平稱職自縣官以上某某共若干員

糾過真貪自縣官以上某某共幾員又糾過不謹

浮躁不及自縣官以上某某若干員

舉過地方人才及孝弟力田廉節等各若干員名

口

糾過地方勢惡土豪及衙門積奸各若干員名口

申辦過地方冤獄幾件及解過罪名紙贖各若干

兩

督察過地方修練儲備四事各幾處

通一年限滿遵照憲綱事宜造冊復命聽都察院考察回道

應詔陳言仰慰宵旰疏

頃者邊警日迫恭奉皇上詔書首諭吏部都察院以禦邊大策令所在各衙門條奏一切機宜仰見皇上匡濟殷懷不勝其將伯之呼者臣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夫死封疆士死制古之義也臣敢不致死以報皇上所可言者惟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明之主必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得應變而無失之造次臣觀關門之役忽然而議戰忽然而議款忽然而撤薊督忽然而復薊督種種敗道無不出於張皇造次者則今日懲前毖後以定廟謨於萬全非皇上先自治其心其可得乎此匡濟時艱第

一義也至於目前下手急著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亟追戮諛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帥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殺賊以圖後效亟錄用張鳳翔佐樞將倪元璐仍歸翰學而補其缺以資謀議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河以備越渡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資召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仍令所在繼儲急則焚燒緩則埋窖此外臣意慮所不及者亦不敢泛事鋪陳其一切軍國機宜合應令各衙門所屬皆集議於下議定而後達於其長貳長貳以達聖聽庶可省議論而責成功而其專議兵事者仍令集於兵部兵部審而行之專議用人者仍令集於吏

部吏部決而用之皆不另事條陳又以表同心共濟之誼則濟變之策暫有出於此者而明詔所云集思廣益之道亦庶乎有以幾之矣統祈聖明一併採擇臣無任激切摧隕之至

奉聖旨

考試實授疏

閏十一月二十三日

刑科鈔出該本院題前事條因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閏十一月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院該臣等案察本年五月內該前院臣王道直題爲欽奉聖諭事等因六月初八日奉聖旨御史職任巡方察吏安民所關甚重卿等總司憲紀必須加意甄覈以期得人覽奏各款有裨釐飭卽著如議嚴加考試分別去留以副諭旨餘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職等恭釋明綸敢不公慎確

覈仰副皇上簡擇盛心謹於本月二十日將試御史張燦
爵陳純德吳邦臣周燦四員齊赴本衙門嚴加扃鑰當堂
由題臣等時刻監臨視昔加誌試以章奏判語各一道仍
遵往例將原卷封貯候旨遵行隨該臣等將試御史張懋
爵等考過章奏判語詳加品騭或根心以抒論或援職以
明守合之刑名多諳律法雖純疵有辨相去不遠而此抑
猶其貌焉者也又必稽平日之建白若何與在事之官守
若何而後定其器識焉則如吳邦臣周燦自列臺端累著
風議而且一差巡漕一差催餉皆已奉有溫旨考居稱職
矣陳純德論列少疎居心最實前按山西亦經回道考察
無疵許其復職此三員者並得列在一等進以實授御史
者也至張懋爵前按淮揚雖經回道而據臣所聞本官按

差三年澄序官方頗有遺議卽如舊准撫朱大典素以貪聞而本官共事不行糾劾安見持斧之風稜但回道以後能發銓司會亨應婪狀甚有裨於銓政功過相掩宜居二等之列例應再考而本官歷俸已久又與新咨試職不同合無姑與實授以策後效則恩典出自上裁而非臣等所敢擅便也總之以功試言一惟稟之成憲有覈無枉莫不定以公衡則臣等所藉手以報成事者如此仰惟聖明勅下吏部再加察理分別等第復請定奪照例施行官嘗幸甚奉聖旨吳邦臣周燦陳純德俱准實授張懋爵既稱例有再考還著續考奏奪吏部知道

恭承聖諭感激激時艱敬矢責難之誼以圖報稱疏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七日申救焦大行姜給諫未上

日者敵騎憑陵深入內地勦禦全疎致煩皇上焦勞宵旰
下詔求言宏開闢門之典益切引躬之思終之惓惓以責
難望諸臣爲人臣子處交戟之下不覺心膽俱碎況臣忝
列風紀仰承聖諭指及憲綱面諭之說計所以責備於臣
者尤切其敢不兢兢日夕與諸御史勉圖言責以當官守
而臣乃竊有感於今者禍敗之故矣我皇上聖明天縱嗣
服之初方將大有爲以光守文之業會國統自中葉以降
卽位之初首誅大逆餘孽猶延踵相傳護遂得以小忠小
信之計逞作威作福之私上搖國是則無人不罹爲門戶
下困民生則無法不峻以誅求至於天變人窮兵連禍結
益復懷奸不已敢效宋人和議之策以誤國事邇者有臣
鄉人自被掠逃回者備述情形止因前日有講款之役於

焉遂借以爲兵端臣已曾達之樞部則小人用事之禍其足肉乎所幸聖明屢摧大奸聿新庶政舉向來一切慘急煩苛氣象盡還之惇大朝野方喁喁想望太平有日而不圖前此諸奸之作孽已深後來在事之幹蠱不力禍敗相仍至有今日此誠剝復相乘之一會也而識者於此宜亦不無隱憂矣乃一日科臣姜琛司臣熊開元並以言事觸聖怒下之掖庭臣不知所挾何說而第於朝會之間拱聽御傳在熊開元則以指摘輔臣詰而在姜琛則以闢釋聖諭因追論舊事匿各廷揭詰臣不勝股慄退而思之如熊開元所坐正爲今日之幹蠱不力者言而第其奏對之際欲屏人密語以翹人之過此豈臣子進言之法此端一開而天下之爲告密者爭屢起而禍人國矣則其心可原而

其言罪也如琛所坐正爲前日之作孽已深者言而第於引詔之下欲盡避規卸出缺之名以掩人臣之罪亦豈臣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義乎此說一倡而天下之爲營私植黨者益弁髦憲綱而不顧矣則其心可原而言罪也聖明在上於諸臣是非得失之辨豈不洞若觀火推見至隱二臣卽有罪可原正不難借此一處以揚正直之氣發忠愛之忱而矯枉不無太過至以衛獄處言官自今日始所傷國體轉亦不小臣猶記枚卜會推之役干觸聖怒諸臣各得罪以去然若惠世揚章正宸者輿論至今惜之輒有言於皇上之前則夫大譴大呵之法終不可不慎所施矣乃臣於是而更有進焉我皇上旣以責難望諸臣矣今試思難者何在則必從所難受處曲喻於轉圜之地而逆

耳之中有利行則必從所難克處推究於意見之微而舍已之後有樂取審如是也又何必盡皆口道先王之言身爲禮義之則乃稱責難之恭以自當於明主乎臣聞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而夫子遂進之以知難之說其下文則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而典喪之幾於此決矣故子思子亦告衛侯曰君出言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則國亡無日今幸有矯卿大夫之非者矣又何意聖明於刻責引躬之下得聞狂夫之言乎臣願皇上姑寬此二臣以彰聖度改勅法司勘問少存言官之體以作將來怒蛙之氣則聖德於此益著而以之爲匡濟時艱之本亦
有餘裕矣臣素託愚戇屬蒙皇上優容之下輒敢不識忌

諱伏惟聖明鑒察

附 召對紀事

今上崇禎壬午之仲冬邊吏不戒東兵內入豫藩陷甯州越通津疾馳南下所過無堅城朝廷震恐下罪已求言之詔期與大小臣工交相咨警以圖匡濟誓欲迅掃狂氛以振國威內中復申諭言官曰言官以言爲責稱職非易緘默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諸臣中有大奸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前頒憲綱面諭已明以後俱著祇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斥革必不姑貸諭下廷臣疑懼禮科給事中姜埰上疏曰代人規卸爲人出缺

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并及二十四氣之說上怒收錦
衣衛時上開弘政門每日命諸臣面陳時政得失有行
人司副熊開元請屏人一作左右密奏上去內侍開元請屏
閣臣上曰閣臣乃與朕共圖國事者豈不得與聞乎爾
第奏毋諱開元遂劾首輔周延儒受賄事語多含隱上
怒延儒頓首請罪曰以臣在不敢盡言乞皇上令其補
贖以進上許之次日疏上舊作并疏又陰陽支蔓回譎并延
儒姓名不述上愈怒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與姜埰同收
錦衣衛獄仍詔諭延儒入直先生聞之懼然曰皇上方
開弘政門下詔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諫官何與雖二臣
優劣不同開元難與埰比然所指者時宰也時宰不可
言況天子乎當糾九卿以公疏救之入朝堂昌言其事

太宰鄭公三俊以下俱首肯屬少宰王公錫裘屬橐而謀以特疏繼其後次日鄭公註籍王公遲疑不敢上先生再過促之遂於二十八日進疏方擬次日再拜持疏至二十九日早朝畢適有去留督撫事上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對從首輔周延儒請也先生與諸大僚在直房候召以故不得歸寓拜疏鴿俟良久忽傳有密旨命錦衣衛置二臣於死詭以整杖聞先生徬徨謂同列曰果爾寧不上累聖德吾儕身爲大臣豈可坐視人主於過舉乎面對時六部九卿不可不力救如皇上不允伏地不起必得請而後已卽不可得或請改付法司衆許諾午刻上出御門各官隨輔臣行叩頭禮輔臣周延儒等謝諭入直訖上諭曰前有旨著卿等會議督撫去

留如何不回奏吏部左侍郎王錫袞奏曰會議督撫欽限五日回奏因冢臣偶恙不能面議移文各衙門令具單臣部酌定尚未繳單所以稽遲上諭時事孔亟即日直房速議來看禮部尚書林欲楫奏曰要地督撫關係甚重欲去一人必先擇一人以待之如未有其人而遽議去去者五日京兆置兵馬錢糧於不問而來者往往費幾番推敲而不可得詎不重誤封疆乎上曰朕前旨其才望堪任者會推來用不肖者即時更換總要大公至正上命科道官過來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奏曰臣等至愚極陋不能仰副皇上求言至意或言而不當或言而過激槩蒙皇上優容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無所逃罪但埰作令清苦居官勤飭身體孱弱不堪重刑

伏望聖恩優容上曰敵兵內侵將及四月從無一人敢逆其顏行者任其焚劫蹂躪慘不忍言外患方深從無一人禦之爾等止求優容而已乎時聖容惻然歎曰朕何面目見爾等又諭曰朕未嘗不納諫前王孫蕃能發奸豎不吝面從日者朕申飭言官爾等正宜警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乃姜琛反來詰朕二十四氣事同匿名至屢見章奏煩瀆不已不得不重處一人以警其餘聞近有續入之報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無廉恥儻大小臣工各盡其職滅此朝食何難之有麟徵又奏曰封疆失事皆繇督撫不得人言官多指及者先臣王恕馬文昇在吏部言官論列諸不職一疏中多至一二十人及下部覆必核某人應去某人應留言官亦無

敢譁此後邊疆用人言官專司糾劾吏部加之考察更得輔臣主持於上天下事尚可爲也上曰已屢有旨麟徵又奏曰熊開元奏劾輔臣雖不免出位妄言然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封疆失事不得不責備首輔并祈皇上寬宥上曰開元陰行讒語前旨已明麟徵退上諭今日以滅寇爲第一義此外俱可緩御史黃澍奏賑恤河南事上命速行戶科給事中廖國遴請宣督江禹緒戴罪以圖後效上不許曰禹緒兵無紀律豈得再誤封疆御史周燦奏曰行兵之要在兵畏將法將畏國法督撫鎮將諸臣多貪惰措克恩信先已不孚尚望軍法行於士卒士卒旣無軍法而欲臨敵用命未之有聞今事急矣聞敵又增將入口矣不能禦之於先又不能

防之於後徒以追尾欺蒙皇上霸州河閒並無一旅救
援坐視其陷而不之恤天下有如斯行軍司馬乎夫五
案大法皇上已行之成寅然事後追論無益軍紀請皇
上權其罪之至重者立逮一二以震竦人心此目前急
著也上曰今日召對正爲此事御史楊若橋奏曰臣前
有切實可行之效一疏舉遠臣湯若望製火器如西洋
無聞等砲可以設布城上亦可那用行閒上曰城守大
砲不便捷移動各邊隘口不患無砲總在用得其法若橋
對曰無如湯若望上曰爾與之講求先生出班跪奏曰
楊御史之言非也臣聞古之用兵太上湯武之仁義其
次桓文之節制以故師出有名動有成績今縱不能一
於仁義亦當以節制爲本乃紀律步伐全不討究但見

今日講火器明日講火器

乃紀律步伐至此一云未聞以火器爲長技邇來邊臣於

制勝固圉之策兵陳伎擊之法槩置不講而惟以火器徵萬一之幸

任彼到一城破一城

至一邑陷一邑豈無火器而然與先臣戚繼光在塞上嚴刁斗謹斥堠軍法明肅虜騎數十年不敢犯邊何嘗專恃火器此其已事彰彰可師也且火器彼此共之我可以禦彼則彼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閒反爲火器所陷乎今武備積弱而難言者正徒講火器而置兵法不問不恃人而恃器所以愈用兵而國威愈損一作頓也至湯若望西番外夷向來倡邪說以鼓動人心已不容於聖世今又創爲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還彼國以永絕異端以永遵吾中國禮教冠裳之極上意不懌曰火器乃國家長技湯若望非東寇

西夷可比不過命其一製火器何必放逐若仁義節制
之論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
之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闢
外用命今日法紀之大者無如行刑賞罰一事如大帥
之跋扈援師之逗留一作實王法所不容如何槩置之
不問上曰正召卿等會議先生奏曰督撫去留諸臣尚
無定議頃周御史所奏照五案大法逮治一二以震竦
人心此論甚正祖大壽見在敵營其家屬寄居京師彼
此潛通不可究詰諸臣皆言奸細何無一人指及者從
前因循而不及言今日畏縮而不敢言後來將有欲言
而不忍言長此不已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惟皇上立正
典刑以肅國憲庶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所戢乎此正臣

所謂修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固知之先生又奏曰今日督撫去留多有不敢輕議者上曰何故不敢輕議先生對曰易之恐犯臨敵易將之忌不易恐再誤封疆所以難議總因往日會推有以情面得者有以賄賂得者原不堪任督撫故今日有事於甄別如欲甄別請自范志完始志完身任督師關門三協皆其責任既不能厲兵整槩使匹馬不入又不能設奇制勝使匹馬不出反借入援南下以爲脫卸之地萬一自此續來備禦無人志完之肉寧足食乎此不可不首議處分上曰三協矢事范志完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之處分未安致有今日之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早明國法轉欲以今

日之敗局掩前日之敗局可乎今日當從頭做起從容

整頓以爲後事圖庶幾可及止也十五年來至此一云

所捷亂故國是無憑處分失當今不追原事始明正紀綱狼以一切苟且之虛文當追促補苴之實政臣恐弱

至之無日也一有又言叛孽之竊伏又上一有變曰從言行聞賞罰之舛錯朝廷用舍之謬鑿色字

前已不可追今南下之敵如何掃蕩從頭做起所做何

事一作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頓首言今日第一義

爲用舍較然永爲皇極主於是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

上問計先生對曰敵兵屢犯不得不以禦侮爲急務既

欲禦侮必先練兵既欲練兵必先選將既欲選將必先

擇賢督撫一曰此非賢督府弗任也督既欲擇賢督撫

必吏兵二部得其人一曰而其要則蓋吏兵二部用人

之樞要也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一有不然縱有韓范不能用也

請皇上首責二部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念念從國家起見事事從君父圖維毋以偏執廢衆論毋以情面誤封疆繇是擇天下賢者委專閫之任於以選將練兵可次第漸舉而外侮不足患矣然其要在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邇來主議者但論一作今持議者動言才望不論操守凡浮躁貪婪者爭起而推邊才酷吏墨夫驟膺節鉞泛駕踞弛悉典重權至釀成今日禍敗而不可救不知天下真才望皆出於天下真操守一作不知操守乃濟事之本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一作但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一作才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辦一作責事功則不足耳一作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

生奏曰正以前日

一作今之

敗壞皆繇貪縱使然故今日宜

勵之以廉節卽以濟變言愈宜先守而後才

一作先才

上曰大將自有才局非區區操守可冀成功先生奏曰

他不具論

一曰誠如聖諭但大將才局固不特操守以成功而成功未有不本於操守

如范

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得一職

一作凡補授一銜一職

無不得賄數百金

一作必以賄爲高下

所以

軍解體士卒無有

一有用爲之

命者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

守爲主乎

一作豈不益信操守之不可忽乎

上曰知道了

一作上爲色解可之

先

生退戶部尚書傅淑訓奏曰熊開元姜朶狂妄無知自

干罪譴臣等公疏懇請伏望聖明寬宥上曰面諭甚明

卿等不必申救時淑訓奏對畢無一人繼者先生乃奏

曰臣忝居法紀之地官守言責皆得與聞如熊開元姜

採一則詭託機密似開告密之風一則出語不倫殊失對君之體二臣誠不能無罪但皇上方下詔求言凡在葑非無不采納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從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臣願皇上俯念時艱擴聖度於如天得賜寬釋臣不勝幸甚如臣宗周向者累多狂妄罪在不宥底蒙作中道拜疏指陳得失極知無皇上不加斧鉞放歸田里復荷賜環連擢今所逃罪蒙職臣罪實浮於二臣乃臣何幸而蒙皇上之涵茹二臣何不幸而蒙皇上之譴責也再如黃道周直言讜論獻可替否有朋友所不能堪者而皇上能堪之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天下咸頌大聖人之無我度越尋嘗萬萬彼道周何幸而蒙皇上破格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

皇上法外之恩也臣所恨者正以二臣尚不能知道周之愷直儻如道周之愷直皇上自能容之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恩豈得與比先生奏曰二臣學與守雖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案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如爾奏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濶亂紀綱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臣敢以衰朽餘生保二臣無他上愈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曰臣有罪輔臣周延儒等禮部尚書林欲楫刑部尚書徐石麒兵部尚書張國維左僉都御史金光辰各出班一有免冠字申救上曰熊開元疏必有主使想

卽劉宗周兵部左侍郎馮元飈奏曰劉宗周頃在直房亦言二臣有應得之罪但皇上方下詔求言似宜少從寬典相約面對時求聖恩改發刑部不意宗周出言切直致干聖怒蓋其生平爲人無事不切直往往面斥人過嘗責臣以佐樞無能他若吏戶等部無不受其規切者今日所言實係公事如宗周獲罪而臣等晏然何以對士大夫伏乞皇上將臣等處分姑貸宗周幸甚金光辰又奏曰皇上疑熊開元疏爲宗周主使宗周賦性硜直朝士鮮有知交與熊開元素無往還前日恭領面諭宗周每言二臣有罪第幸逢不諱之朝一至御前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悃實從君德起見非有他也且宗周在衙門與臣振揚風紀百事整頓皇上所頒憲綱

見在奉行日進諸御史而董戒之欲與天下共奏澄濤

之理

底稟有父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寒霜宿郊關

若宗周者可謂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者終望皇上優容上曰金光辰也著議處

底

有光辰又奏曰宗周爲人清直在衙門不言不動人心亦皆振肅倘皇上留此老臣不特舉朝感戴卽薄海內外無不歌詠皇仁臣有一字之欺願甘斧鉞次工部尚書范景文五府勳臣

吳遵周等各請宥上曰卿等不必申救劉宗周金光辰

先出候旨九卿科道同在直房議事先生與光辰趨出

上暫回煖閣諸臣入直房議督撫去留定恭進御覽小

頃上傳旨劉宗周著刑部究問金光辰降三級調外任

用輔臣周延儒等

底稟有執旨二字

復至御前申救甚力上改

票劉宗周復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

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

著革了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
知姜琛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著
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諭諸臣退時漏下二鼓矣先
生在朝房初聞究問之旨毫無戚容與光辰談如故私
念曰出門之日早知有此矣後得今旨亦無喜色易服
歸寓深自負疚語家人曰吾初不欲出山一日時艱告
急輿疾趨朝然既出後輒思建立以報聖恩私心耿耿
今以語言獲罪辜負聖明多矣十二月朔日拜疏謝恩
初七日辭朝卽於是日騎驢出國門去先是有監錢
天錫者楚人營密雲巡撫行賄首輔省中廖國遴楊枝
起臺中曹溶爲之居閒餽黃金二百延儒謝之繼而賄
次輔陳演四百許之三人分金有差國遴六百枝起

百溢二百又有白金六千散諸臺省中外無異言乃移
撫王繼謨尚在任溶草疏授同官甯承勳劾繼謨去代
以天錫啟事者少宰王錫袞次輔主票擬焉時行賄者
皆用黃金而首輔爲最長安籍籍先生初入朝拜疏糾
之底案作條陳憲綱事宜
內借官邪以警勦之曰官之失德繇寵賂始其途
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久之白蠟易以黃金致長安金
價日高又曰自今以往但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倚門
風聞卽單辭檄之立致三尺首輔見之以爲指己志甚
而外廷又競以天錫事加首輔首輔聞之益懼曰總憲
方求多於我況可以他人事誣我乎乃進密揭悉天錫
事於上前因請甄別天下督撫以示公上領之故降前
諭戒飭臺省使各改行自新國遴等誦聖諭驚曰此必

首輔雪其事禍在旦夕盍嗾一人以脫罪乎一日攜酌過姜埰謬爲言曰聖諭內往事不許言近事恐蹈出缺規卸之嫌又不敢言然則言官終鉗口結舌乎俟將執簡以從埰曰某力任之卽有斧鑕非所敢避遂草前疏以上國遴等又向熊開元佯論首輔婪縱事開元以降謫起家不得調素憾首輔聞三人言輒請召對繼以補贖稍發首輔穢狀上方未得臺省交關主名而又嚴重延儒能發奸也見二臣疏震怒曰行賄之事埰實爲之而反致詰於朕邪若輔臣可爲公忠矣而開元毀之此皆大奸之尤者於是早朝畢進百官數二臣罪遂命錦衣衛逮治是時入犯至密雲屬三協之一爲西疆要衝天錫逡巡不敢前而舊撫王繼謨備禦有方信地無虞

國避等復令言者留繼謨上許之爲之票擬者亦次轅也陰規善地以待天錫先生召對時顛末未悉不及明糾事後有述其大畧如此嗟乎三人之奸橫亦甚矣初三人固首輔門下士雅相善也自密揭進而三人疑首輔賣已遂假二臣疏卸天錫於採謀逐首輔以爲德於次輔進私人巨瑜胡世安入政府使大權盡繇己出二臣不察而墮其術中皇上不察而墮其術中卽先生亦不察而墮其術中致非刑驟起國論沸騰正人退而僉邪進幾於空人之國而未艾小人禍人國一至此夫越數日上終以先生言反密旨改二臣刑部擬罪朝論咸謂先生之身雖斥而先生之言已用上成主德於無瑕下全諫臣於旣死厥功洵偉矣誰謂空言無益於人國

盛二台書 卷一
哉然而先生聞之滋戚矣男洵恭述

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

壬午十二月二日

該臣於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隨閣部諸臣後召對中左門以奏對忤旨屏息出次朝房隨奉上傳劉宗周復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知姜琛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著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初一日赴鴻臚寺報名今早恭詣午門外行謝恩禮訖臣戰慄之下感激天恩不禁耿耿伏念臣生逢聖世先後蒙皇上三起田閒皆出特恩爲一時諸臣中異數而臣以衰病之餘形骸漸廢神智漸昏報稱漸窮至此

晉與疾而出實爲感痛時艱不暇自揣菲劣叨茲重地日
久冰兢旣蒙面諭尤凜憲綱乃前後條陳多以草野之姿
載其至愚極陋之狀臣亦自知罪戾難逃幸荷優容勉圖
懲艾而氣質未經消磨輒於召對之際仍敢效其狂悖仰
干聖怒自分齟粉猶復念臣年老曲賜矜全天地父母之
恩真出臣之望外矣一息尚存犬馬知戀瞻望闕廷不勝
兩泣惟望皇上聖德日新聖躬時葆勅幾康於知要少抒
宵旰之憂擴問察以用中益裨高深之助庶羣策舉而羣
力益張將廟算周而廟勝自卜何近日寇氛之足慮臣未
見自古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無治平之望者也臣
溝壑餘生始終願皇上爲堯舜主而已爲此少陳謝忱冒
干慈鑒臣無任泥首請死以聞

奉聖旨該部知道

戀闕瞻天敬陳辭悃疏 十一月五日未上

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孝子幾諫不違其志臣每有感於斯言爲之飲泣伏念臣病支離不堪鞭策業已久徹御前況重以狂悖之罪乃蒙聖恩曲存帷蓋解其職事俾得以長林豐草再陶聖世從此遂當遠遯延瞻天尺五亦復何言而臣輒不禁其涕之流雪也百年頂踵畢於此臣能不少抒去國之懷乎臣惟自古國家治亂之數莫不有人事以感召之故曰或無難以喪邦或多難以興邦以我皇上有道聖人之主也而適遭時艱內寇外憂連沓不已一切匡濟之資勳無足恃致煩皇上下哀痛之詔爲之引躬克責以承天譴且也闕門訪落益與羣臣講交儆之道至躬親庶務不恤夜分習以爲嘗一日出行開火器戰

車手自演試以示羣臣如是者焦勞亦可謂至矣而臣猶以爲未覩其要領也夫人主所自託於天下者止此一心耳誠使操之無本而用之或失其要卽焦勞而已亦何益於成敗之數卽今聽政勤矣而紀綱之條布或紛求言廣矣而謀猷之入告猶濶用人亟矣而仁賢之奏效尚踈委任切矣而上下之猜疑轉甚防奸密矣而法外未必無遺奸慮患深矣而術中未必無隱禍無乃本原之地有先受其病者乎臣嘗伏讀高皇帝御製心問篇有神役心心役神之辨猶是一心耳而役神與見役於神爭在芒芴遂以判聖狂之路況役神不已轉以心爲形役乎然則皇祖之治天下亦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以神役焉爾甚矣皇祖之善言心也臣願皇上以法祖之心學爲救時之大權務

時時自格其神焉何以事神曰敬不顯亦臨無斃亦保無徒以焦勞代兢業可乎何以致敬曰誠願言於行慎終於始無徒以鋪張爲實事可乎敬則誠誠則神神則天惟天不言而信惟神不怒而威此天德之粹而王道之純也且臣聞之古者天子端冕而聽政則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其職皆主於論道故陳平不對錢穀曰自有主者丙吉舍盜賊而問牛喘宰相且然況天子乎以天子而親細務問宰相所不必問之事則宰相不復舉論道之職而六卿以下惟有奔走於文法而已矣是宰天下而曠其官也何治平之幾臣願皇上日進諸輔臣講求誠敬之學以爲萬事萬化樞無令輔臣下侵六卿權乃各舉其大政以奏一人而天下固已治矣又何必苦形勞神惟日之不足以重其敝

乎此臣所爲芹曝之獻不自知其仍蹈迂疎如此惟聖
寬其罪譴而賜之采擇臣死不朽

戀闕瞻天恭申辭悃疏

十二月十日科王應熊未上

臣宗周以罪蒙譴已於本月初七日辭朝出國門際此時
艱倦倦不能忘君父因而棲遲累日恭遇萬壽昌辰以草
野效封人之祝而臣乃遂巡行矣伏念臣通籍四十二年
前後仕於朝者僅六載有餘遂荏苒以逮老終攬罪戾辜
負聖明猶荷鴻慈俾得暫延耕鑿於聖世從此遂當永辭
闕廷而臣之頂踵與之俱盡矣臣能不泣然於臨岐之際
乎蓋臣每痛念時艱而重有感也今外患急矣言守言禦
萬無幾幸所恃一人克艱於上臣工交警於下相與一德
一心共奏臥薪嘗膽之效而事殊有不然者上愈艱而下

愈玩上愈亟而下愈緩上轉愈疑而下亦愈以解體於是上知廷臣之不足與有爲也而一日而起舊輔王應熊矣臣頗記應熊初進閣時曾經舊科臣章正宸糾參正宸因而下獄未幾應熊以罪去始召用正宸至今應熊之彈墨未乾也而陛下遂毅然用之諸臣亦遂付之無言將前此之彈者非乎是乎夫世道之所以嘗治而不亂者徒恃有區區清議爲維繫人心之本而下操之爲是非之衡上決之爲用舍之路合之卽所稱國是焉者也我國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幾三百年至皇祖之末小人始倡爲門戶之說以阨君子迄於熹廟在御遂有崔魏之禍賴陛下起而撥亂世反之正一時正人君子方彈冠鵲起而溫體仁復祖崔魏故智爲當門之鋤彼時廷推如孫慎行遂終身不

及用以死卽辛酉浙江科場實臣官儀曹時首發其事而
科臣惠世揚因而糾之其後累經法司勘問舉子坐假關
節而試官實以文藝中舉子亦旣水落石出矣體仁必強
坐之爲試官關節而甘心焉曰吾姑以破朝士之爲朋黨
者此正所謂一網正人君子者也自此體仁遂得進用益
以小忠小信自媚於上而外行睚眦殺人之毒其閒蓋亦
有託之公忠者矣實皆借以行其私也在政地十年引用
王應熊楊嗣昌薛國觀以及謝陞一脈殺機自朝而野而
徧天下致上千天和海內數百萬生靈次第驅之鋒鏑之
下不足又重之以連歲災祲以趨之盡嗟乎內寇外憂兵
連禍結天下無生齒世界成草昧果誰爲之者乎一日陞
下悟前事之非也因而慨慕古先哲王推明道術發政施

仁者種種海內如獲更生蚤已卜太平之有象矣而不意猶有今日之禍則前此諸人之作孽已深有非可以旦夕濟也然則今天下果足恃乎臣竊慮之矣情面破乎苞苴絕乎寵利捐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誰乎聞雞擊楫誓不與賊俱生者誰乎而最可痛者輔臣周延儒猥負救時之畧終無許國之積誠尤可怪者樞臣張國維動言集衆之思全乏濟變之偉畧則一時之曠職實多豈可盡委前人之過乎而陛下乃始低徊今昔之故不得已而有故劍之思一腔心事有鬱鬱無可告之廷臣者矣臣請平心而解之以流品而言君子小人自不能無夾襍之弊以學術而言孔孟申韓終不能無理亂之分故謂今之諸臣見攢於體仁輩者未必皆君子則可謂體仁一流人爲君子則

不可謂今日諸臣力不足以匡禍亂致太平則可謂前日諸臣終足以辦太平中興之業則往事之效亦已彰彰矣而可乎不可乎昔宋人再相蔡京或問之陳瓘瓘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伊周何以加臣於應熊亦云而今既儼然宣麻矣一日君臣作魚水歡幸陛下特勅應熊以隻手匡扶宗社無植黨無營私無報恩怨無流毒生靈無以聚斂爲長策培克爲嘉謨好大喜功爲遠畧則天下幸甚不然臣不知禍之稅駕也嗟乎清議之不立也與邪正之相蒙也所賴一二諫臣起而明其概乃自應熊用而向之侃侃而論者今何默默而容乎上之不可效補袞之職以爲近於謗下之不敢讀對仗之文以爲近於陵遠之不可折既死之奸雄以爲近於瀆近之不可袖新參之彈章以爲近

於黨凡終日言兵言餉言城守言隻輪不返亦幾如風影之不可幾以爲近於冗言路盡矣將是非於何而明舉錯於何而定人心於何而一世道於何而理亦甚非朝廷下詔求言之意而國事愈可知已臣終願陛下以好惡公天下而無徒恃一己之見以用舍卜人情而無徒徇一時之急任老成爲腹心集羣議爲耳目進君子退小人以清仕路明王道斥霸功以端治理而聖明且益從事於一帝三王之學以爲安內攘外之張本則太平之業可翹足而俟也臣六年朝籍望七餘生自揣無黨無援仰恃聖鑒輒敢開此不諱之口再冒天威死亦何憾臣聞古之人畝畝不忘君況微臣尚叨帷蓋之下乎臣無任冒死以聞